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研究計畫

結案報告書

「大甲溪流域(SLAMAW)司拉茂戰役
調查與研究」

報告人：尤巴斯 瓦旦

日期：2015/5/14

目錄	頁碼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3
貳、日本殖民台灣的大政策-----	4
參、台灣原住民之身分與法律地位-----	8
肆、日本理番政策「原住民(番人)」的定位-----	10
伍、文獻中司拉茂(<i>Salamaw</i>)族群族源、遷徙情形-----	11
陸、泰雅耆老口中的司拉茂群與司考耶武群-----	13
柒、有關司拉茂戰役的文獻-----	15
捌、大甲溪流域司拉茂戰役實況-----	20
第一次戰役-日本隘勇線前進司拉茂鞍部-----	22
第二次戰役-日本南北聯軍夾擊司拉茂和司考耶武群-----	32
第三次戰役-番人奇襲隊輪番攻擊司拉茂-----	38
第四次戰役-日本火燒大平台屠殺司拉茂-----	48
玖、司拉茂群歸順-----	56
拾、最後一擊-血洗畢茨坦駐在所-----	65
拾壹、結論-----	66
拾貳、田野調查訪談資料-----	68

壹、計畫緣起與目的

戰爭是人類社會一種無可避免的病態，人類文明的進步要靠競爭，而競爭的極致就是戰爭。史實見證者，在戰爭遊戲裡，少數民族極大部份都是輸家，外來入侵者進入少數民族地域，往往無視於在地原住民的存在，肆無忌憚進行掠奪侵佔。台灣原住民在清朝時期，清軍將原住民族由西部平原趕到高山；日治時期，日軍又以現代化軍事裝備，優勢的軍力，攻入原住民居住的深山，雙方在極懸殊兵力之下，日軍侵佔各個原住民的各大山脈，然後再以「集團逼遷」方式，強制原住民由各高山深谷移入平地，以利其掠奪開發山林資源，而且將頑劣部族予以打散，發配到不同地區部落，防制他們再團結反抗。至此，日本「理番計畫」終告完成，逐漸推行皇民化政策。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接收台灣，同樣遵行日本殖民政策，台灣土地國有化，並推行其同化政策，時至今日。

當戰爭的型態由部落戰爭轉型為國家戰爭時，整個戰爭的結構與結果也變了。部落傳統馘首(出草)，活動進行時，都會伴隨一系列神聖的儀式，包括準備期、組織、守禁忌、占卜、出發、厭勝、襲擊一等等歷程，部落人遵守 gaga,重視祖靈的構通，敬重敵我雙方的生命，一旦出草目的達成，即停止一切殺戮。日本政府進來之後，一切都變了，「親日番」被日本組織成專門獵殺「抗日番」的奇襲隊，馘首文化拋諸腦後，聽命日方貪婪、邪惡命令，如野獸一般儘行殺戮。

2011年9月，台灣上映電影《賽德克·巴萊》，重現八十年前台灣發生的霧社事件。台灣全島內心沸騰，票房直線上揚，賣座奇佳。電影《賽德克·巴萊》熱映，片中被塑造成抗日英雄的賽德克族頭目莫那·魯道，在台中和平區泰雅族原住民眼中，卻不見得是英雄。因為霧社事件發生的前幾年，大甲溪流流域沿岸泰雅族部落曾經遭到「親日番」所組成的「番人奇襲隊」攻擊獵殺。司拉茂地區的泰雅人曾經被日方所派遷的不同族群「番人奇襲隊」輪番奇襲，慘遭馘首殺戮。青山峽谷之內泰雅小部落也遭莫那·魯道率領的「霧社群」奇襲隊屠殺，老弱婦孺遇害共二十六名。當年逃過一劫、如今年逾八十多歲的泰雅族耆老蘇樣·瓦浪，以母語忿忿地說：「莫那·魯道不是英雄，當年他幾乎滅了我們的村」，原民會前主委、賽德克民族議會召集人瓦歷斯·貝林坦承，「確實有這起殺人事件！」(台灣蘋果日報 2011年09月12日)。青山峽谷小部落被屠殺只是一小部份，而大甲溪上游司拉茂群、司考耶武群的泰雅族部落更是被國家戰爭機器和奇襲隊輪番蹂躪剿滅。國家戰爭一旦深入部落，取代了以 gaga 為

核心的部落戰爭，殺戮不再是族人心目中神聖的「馘首(mgaga)文化」，「親日番」變成國家用來操弄大屠殺的戰爭機器。

當年日本進入泰雅族部落，族人為了保衛家園領土，保護家人，沒有一個部落不起來抗日，有單一部落性的出擊，有整條流域部落聯合抗日，更有跨越山脈、河流各個族群聯合起來對日作戰，大大小小戰役不下二三百回合，司拉茂戰役只是泰雅族在台灣中部地區大型的戰役之一。整理泰雅族的每一個戰役，將會發現這個民族的偉大，看見這個民族威武不屈饒勇善戰剽悍的民族性，明白這個民族背後所堅持的自由平等與尊嚴。清朝時期為什麼他們不敢入山征剿，日本人為什麼「理番」不成，最後非得動用國家軍隊，以極優勢的軍力與現代化武器，方能將泰雅族平定征服，這是有原因的。

部落耆老告訴我們：「殺戮不是很好，非不得已敵人入侵時，就要勇敢捍衛家園，起來戰鬥」。過去的歷史不能忘記，時時緬懷那些保家衛族的先人們。而戰爭所帶來的傷害是極大的，傷痕久久才能療癒。但是，不可以記恨，因為這是人類貪婪自私之心所引起，這是「獸性」，我們是人，不應該如此。我們必需朝共存、共有、共享很有「人性」的社會邁進。

一個民族的戰爭史代表一個民族光輝燦爛的冠冕，一個戰役一個冠晚，每一個都是族人用生命打下來的，相信台灣人的血液裡都蘊藏這個生命。在二十一世紀全球化大洪流裡，接續祖先的冠冕，懷抱祖先的榮耀，堅定民族的認同與內心永恆的歸屬，就不會迷失消亡。有朝一日「泰雅族戰爭史-大甲溪流司拉茂戰役」出版下來，就可以從讀者眼中看見淚水，看見希望與驕傲，特別是台灣人。

貳、日本殖民台灣的大政策

西元 1894 年(清光緒二)清日甲午戰爭，清軍戰敗，兩國於次年三月議和，四月十七日訂立馬關條約，清政府賠償大筆軍費外，並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附屬臺灣之各島嶼及澎湖列島予日本，後因法、德、俄三國干涉，乃將遼東半島以增加賠償軍費方式歸還清政府，而臺灣、澎湖則從由日本殖民統治五十一年。

臺灣(即清朝管轄之臺灣省)依據馬關條約歸於日本帝國(第二條第二、三項)，並於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二日由兩國全權大使授受完畢，(第五條第二項)。先是日本政府於同年四月對清國和談大使李鴻章要求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附屬臺灣之各

島嶼及澎湖列島時，李鴻章面有難色，且在第三、四次談判時對日本全權大臣伊藤博文伯爵之質問答曰：「臺灣除住強悍之潮、惠、漳、泉移民外，另有住於佔臺灣十分之六餘土地之化外原住民，由於原住民屢次反抗政府，以致頗難統治。」意欲推翻日方企圖，但伊藤博文伯爵答曰：「統治權既歸於日本後，政府自有責任維護其和平及秩序」。五月十日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子爵奉命擔任臺灣總督兼陸海軍司令官及接收臺灣全權委員後，搭乘「橫濱丸」至臺灣途中，五月二十七日於琉球中城灣與自旅順回航之近衛師團會合時，召集文武官員於船上宣告治台方針，其中有關撫綏原住民之事項如下：

「臺灣歸於日本統治後，不僅平地之人民尚未歸附，且在東部地區有蒙昧玩愚之原住民割據，所以抵達臺灣後應懷愛育撫字之心對待，使其感受皇上覆載之仁而有悅歸之心，但亦要恩威並行，以免有所狎侮行為--」。

日本佔據台灣，並非那麼平順，日本接收清國所割讓的台灣，遭遇西部平原漢民族與高山原住民族的阻擋，因此治理台灣有幾個階段性的策略與方向。

一、「平定漢民族」(1895~1903)

日本據臺之後，首先遇到漢民族強烈反對，各地抗爭事件風起雲湧，日本當局在戎馬倥傯之際，對於分住於崇山峻嶺之原住民只能採取懷柔政策，盡力安撫籠絡，而不為積極討伐，僅行數次威壓性之討伐而已。至清光緒二十九年（日明治三十六年，西元一九〇三），與抗日軍戰鬥告一段落起，至宣統元年（日明治四十二年，西元一九〇九），佐久間總督行大規模討伐為止，除了對南部原住民族歸順者延續安撫籠絡手段外，對於北部原住民族群和南部一部分不順從之部落，積極擴張推進隘勇線，促使「線外」原住民「自行」遷居「線內」，嚴格管制人員進出山地、物品交換（鹽、火柴）、槍、彈藥，利用賞罰回報的手段，迫使原住民歸順。另一方面則實施嚴厲圍堵及封鎖政策，增設隘寮及隘寮監督所、分遣所，配置巡查或巡查補，連接四、五所，駐屯警部或警部補。防禦設備除槍砲外，架設通電之鐵絲網，埋設地雷以阻遏為歸順之原住民，可謂置原住民於死地。其討伐之手段亦至為慘酷，先師猛烈砲火轟炸，再由隘勇、軍警聯合蒐山掃蕩，最後底定之後，又將殘存之社民強迫遷村至別地，令其失去重建家園之機會。其統治方策，可謂恩威並用，臨機應變。為了有效管理原住民，日本官方訂出另外一套有別於漢人的制度，以獲得山林資源與土地，因而在不同時期

定訂了不同的「理蕃政策」以行使其統治之權。

二、第一次理蕃計畫-隘勇線前進(1904~1909)

平定漢民族之後，日治前期，日本政府以壟斷的模式對山地資源進行開發，將原住民傳統領地沒收，歸為「國有化」，並以「集團迫遷」政策，強迫原住民遷出原居住地到淺山或別處，集中管理；同時延續前清於沿山地帶以武裝防備原住民的「隘勇」制度，擴大設置「隘勇線」，防止原住民進入隘勇線內以利日本樟腦事業的進行。

1906(明治三十九)年起，日本政府為積極開發與掌控山林資源，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更進行了將近十年的掃蕩威壓「理蕃政策」。首先採取「隘勇線前進」策略，以鎮壓、威脅手段企圖將隘勇線外的原住民遷居線內並實施撫育、授產等好處，使其成為線內的「歸順番」；相反的，那些留在線外反抗、不願移住的原住民，則以封鎖形式，縮小圍堵其生活圈，並禁止一切物品之交換，期逼迫線外番因食鹽、食物等民生用品的匱乏，而考慮歸順成為「線內番」。此時期，共計畫開鑿十條隘勇線及一條經中央山脈縱貫南北的隘勇線。對南部原住民族群歸順者仍採取安撫籠絡手段，對於北部原住民族群和南部部分不順從之部落，積極擴張推進隘勇線，促使「線外」原住民「自行」遷居「線內」，嚴格管制人員進出山地、物品交換、槍、彈藥，迫使原住民歸順。

三、第二次理蕃計畫-討伐隊征剿(1910~1914~1924)

1910~1914年(明治四十三~大正三年)，日方以武力圍剿為手段，定出鎮壓原住民反抗勢力的策略，運用龐大軍事力量進入原住民領域，一方面實施嚴厲圍堵及封鎖政策，增設隘寮及隘寮監督所、分遣所，配置巡查或巡查補，駐屯警部或警部補。另一方面又運用其絕對優勢軍、警力，進入深山進行討伐、掃蕩、剿滅未歸順之原住民。軍事彌平之後，沒收槍枝，並將殘存之原住民強迫遷至別地，令其失去重建家園之機會，打散部落的凝結力，切斷與原鄉的母帶關係。理蕃事務改由「警察本署」接管，透過警察系統建立其統治秩序，政策中禁止原住民擁有槍枝，改採「貸與」方式，僅於外出打獵時才能至管理蕃社的「駐在所」借貸槍枝與子彈，而想前往高山者得要登記取得「路條」(通行證)才能前往，徹底解除原住民的武裝，同時令原住民居住、耕種、生活在日方所設定的「蕃地」，限制其自由。

四、撫育、同化政策(1925~1929)

匪徒因日軍討伐日趨窘蹙，平定指日可待，但隨戰區擴大及為確保守備，斥候兵或哨兵難免與原住民發生衝突。原住民雖然蒙昧愚魯，但仍守古風，一旦對日本人心懷惡感，則難以撫綏，二百年來仇視漢人即其例證。現在日本要開發臺灣，如原住民視日本人猶如漢人時，必定遭遇甚大障礙，因此本關認為必須善加撫綏原住民，冀望各位官員體察本官之意。並訓誡部屬遵行，使其早日歸附。同時複製舊政府於光緒十三年前後為撫育原住民及墾拓山地而設之撫墾局所製地圖（由陸軍局刊行），並編輯由翻譯官就臺灣士紳調查而成之「臺灣制度考」（由民政局發行）供為施政參考。

隨著遷居隘勇線內「歸順番」的增加，及北部原住民的征伐工作大致底定，日本政府改以綏靖的「撫育」工作為首，對原住民採取「同化」政策，以開墾理蕃道路、強迫集體移住蕃社、獎勵定地耕作、普及原住民教育、推行觀光、改善易貨制度、增加醫療設備、貸借狩獵用之槍械彈藥---等措施，企圖改變原住民傳統生活習慣。

五、皇民化之路(1930~1945)

水野民政局長檢討總督府自開辦至八月底在軍政組織下施行之民政事務後，向總督提出題為「台灣行政一斑」之意見書，其中殖產部分關於撫育原住民事項下：

「教化原住民及開發山地富源為目前政府之急務，原住民雖然亦從事農耕，但仍以狩獵為主業。據說在舊政府時代漢人等進入山地採伐樟樹或開墾土地時，往往與原住民發生糾紛，因而在數年前設撫墾局，並設分局於接近山地之要地以掌理開墾山地撫育原住民及交換物品等事務，雖因官員貪婪發生各種弊端，但大致順利進行。如今至山地製腦、開墾、伐木、採礦及移民等之前，須要對原住民恩威並用，使其脫離原始生活遵守政令，原住民時常殺害漢人係因清國官民詭詐，欺騙他們。又原住民猜疑心及復讐心頗重，以致容易發生糾紛，但頗守信，對西洋人友好即其例證，因此如撫育得法，則使其服從政府絕非難事。本官認為設類似撫墾局之機關，時常召集原住民加以教化，並對頭目等給與酒食、布疋及器具時，必定對日本人懷好感，開發山地可以順利進行，而且撥出土地給與耕作時，亦可漸漸成為良民」。

1930(昭和五)年「霧社事件」爆發，引起總督府及日本國內政黨間的震撼。事後，總督府做了深刻的檢討，於1931(昭和六)年頒佈新的「理蕃政策」大綱，要求理蕃課

人員改以「愛」和「理解」為精神，將原住民視為「帝國子民」，以「同化」政策進行撫育、教化、醫療等工作，並注重警察之品格，以涵養原住民青年人具備「日本國民精神」為目標，引導原住民社會融入其所建構的「國家意識」「皇民化」之路。

(參考文獻：一 許瑞芳，〈日本殖民政策對泰雅族傳統文化的影響-以教習劇場《彩虹橋》演出為例〉，發表於「霧社事件-八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228-230。二 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番誌稿 伊能嘉矩等編)第一卷~第二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參、台灣原住民之身分與法律地位

關於台灣原住民之身分與法律地位，原住民在國法上之身分，我們可以從日本御用學者岡松博士於明治二十八年日清講和條約的論述而知：

岡松博士於明治二十八年依據日清講和條約論為：

「台灣全島、其附屬諸及澎湖列島之主權為清國依該條約的二條規定永遠割讓日本帝國之土地，且依該條約的三條規定該地區之住民在一定期間內，即該條約批准交換之日起二年內不離開該地區者視為日本國民。該條約所謂該地區之住民係指服從清國主權之該地區住民，而不包括原住民，因為依明治七年台灣之役日清交涉之外交文書可知清國從來視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當時清國對日本帝國支付之補償金係外國公使以保全善鄰之交誼為目的，居中使清國贈與被害日本人遺族之義捐，而非作為危害他國臣民之賠償金。清國不視原住民為臣民，而視為化外之民，繼承清國主權之日本帝國亦然。日本帝國與原住民在國法上並無任何關係，但有國際法上之關係」。其意為反抗番要經討伐征剿，投降歸順之後，方收納為國法上的關係。實際上日本討伐台灣高山原住民實屬視同侵略，侵犯原住民的生存空間與生命。高山原住民在清朝時期並非清朝國土之內的領域，馬關條約清朝割讓之台灣土地並不包中央山脈它所說的台灣化外之民-台灣原住民。

日本據台之後，完全接續清國政府對台灣本島人民分類接收，即不類為「熟番」、「化番」與「生番」，定義如下：

「**熟番**」為荷蘭、鄭氏及清朝統治之數百年間住於平地受統治者威壓化育而完全成為臣民，今已與漢人相同之平埔族。「**化番**」為住於山地而未完全成為臣民之半漢化平埔族，「**生番**」為住於山地之化外之民。---立法上區分三族之標準：

「熟番」為住於普通行政區域內，開化程度發達至同於漢人，事實上已成為帝國臣

民者。

「化番」為住於普通行政區域外而比較開化，雖有服從帝國主權之事實（例如納稅），但未能完全成為帝國臣民者。

「生番」為住於普通行政區域外而開化度甚低，全無服從帝國主權之事實者。

依上列解釋時，「熟番」為現今住於普通行政區域內擁有臣民權之帝國臣民，所以不必特別立法。「化番」為南庄之半漢化平埔族及恆春下群斯巴榮宛社（スパヨワン）人等，將來化育後開化程度發達至可做為帝國臣民時編入普通行政區域內，准予取得臣民籍。「生番」為毫無服從帝國主權形跡之上列以外之種族。「化番」及「生番」並非帝國臣民，因而自無對他們立法及適法之事實。

日本對「生番」之法律解釋-他們是叛徒

臺灣全島、其附屬諸島嶼及澎湖列島之主權依清日講和條約割讓日本國後，該地區除外國人外之住民依領土主權之原則可視為亦割讓日本國，所以割讓土地同時該地區之住民除外國人之外，原則上成為新主權者之臣民。---日本帝國佔據台灣之後，無視馬關條約內容，強勢對台灣原住民的說法是:「生番」無論是否為舊主權者之化外之民，新主權者在取得割讓土地及國民分限期間屆滿後得視為國民，所以他們與帝國並非國際法上之關係，而是國法上之關係。然而他們自帝國讓受台灣以來未曾服從帝國主權，反而繼續採取叛逆態度。叛逆態度不僅指積極之叛逆，亦指消極之叛逆，違抗帝國之禁令恣意殺人橫行屬於前者，不服從帝國之命令，亦不履行納稅義務屬於後者，所以帝國有權討伐他們，且有生殺與奪之權。他們並非帝國國民，因為未曾服從帝國主權，因而不能給與臣民籍。

「生番」為叛徒，他們之生殺與奪完全操在國家處分權內，但掃蕩殲滅他們是否適合作為政策，現今台灣之「生番」雖稱十萬人，其實不出七、八萬人。他們類似原始人，而且猶如猛虎，時常擄天險，恃地利反抗政府，以致雖已討伐殲滅，若強行討伐則非經濟上之良策而得不償失，而且財政上亦不堪負擔，因為討伐經費不貲。但因山地為利源之寶庫，事業之起點，開拓利源須要一面討伐膺懲殲滅，一面撫育使其柔順，捨去惡習提高開化程度，並將名實皆成為帝國臣民者列入「熟番」，給與帝國臣民之資格，同時視為帝國臣民，相信此為國家必須採取之政策。

台灣原住民之法律地位

岡松博士論說「番人」並無所有權，因為法律上之全力應受統一機關保護始能成立，他們卻無保護之統一機關，自無主張所有權之理由，所以「番人」並無山地所有權，山地屬於國有，此說係博士解釋「番人」所產生之結論。

台灣原住民幾千年來就是台灣土地的主人。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套自我統轄管理與祖先傳下自然法律的政治社會制度，民族與民族之間有明確的疆域與規範，相當於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法。台灣原住民各個民族「土地、人民、傳統政治社會制度與主權」四項國家要件，統統都具備，而且原住民各個民族在互不侵犯原則下，都實踐「天下為公」共享、共有、共治的大同世界，何來日本御用學者岡松博士所云、所論說，這是殖民帝國常用來侵略他者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詞。

肆、日本理番政策「原住民(番人)」的定位

一、否定「原住民(番人)」的存在

1895年四月十七日締結中日馬關條約，日本政府任命海軍大將樺山資紀為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在八月二十六日公佈的「訓示」中說：「若欲拓殖本島，非先馴服生蕃」，由此可見樺山又有用「馴服」的方式來掠奪山地資源的意圖。民政局長水野遵，於一八九五年五月至八月底在其所提出的在臺施政報告『臺灣行政一斑』中，更明確地把山地人列入「殖產」(農林)的項目下，而與作為「地方行政」對象的漢人統治完全分開。把臺灣居民分為「文明」的漢人和「野蠻未開化」的「蕃人」。對待漢人，臺灣總督府司法部擬定了簡易的「殖民地法」來統治，但「蕃人」則完全地排除在「法制」的範疇之外。這充份顯示出日據時期「理蕃」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否定了臺灣原住民的基本人格和其尊嚴，而偏重山地開發的所謂「殖產興業」。(藤井志津枝，1997：4~6)

二、掠奪「原住民(番人)」土地

1895年十月三十一日臺灣總督府公佈「官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

第一條 無官方證據，及山林原野之地契，算為官地。

第二條 臺灣交接以前，除有清國政府之允准執照者外，一概不准民人採伐官地之樹木及開墾官地。

日本政府決定採用日本自己的法斷然收歸官有的措施，以「無主(無契約)之地」名義，將台灣原住民世代代擁有、居住的土地，收歸國有。沒有明確證明資料的，也就是所謂「無主之地」，其開墾權，乃都歸日本當局所有，「蕃地」因而則全歸日本所有。(藤井志津枝，1997：14、18)

三、把「番人」視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

1903年兒玉總督訓令「臨時蕃地事務調查掛」時，表明其基本立場「這裡只談蕃地問題，因為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日本帝國以「蕃地」在經濟上或財政上的利益為主，因此並不需要把「蕃人」當人看待。他說對待「蕃人」不以宗教家或慈善家的人道主義處理，也不必從法律技巧去謀求解決方案。因為「蕃人」為類似禽獸的「劣等人種」。(藤井志津枝，1997：153-154)

四、以「以番制番」處理「番害」，派軍警討伐

被解除武裝而又被剝奪土地和生業的「原住民(番人)」，其命運就完全操在日方的殖民地統治者手掌中，淪為只能出賣勞力的無產農民，充當隘丁或被利用為「以蕃制蕃」的工具，充任「奇襲隊」，專門擔當替日警討伐同胞的工作。(藤井志津枝，1997：148) 以服從為標準來評斷「生蕃」，認為他們「自日本帝國取得臺灣以來未曾服從，對帝國主權繼續維持叛逆狀態」。「生蕃」的「馘首跳梁」是積極的叛逆，「不納稅不守禁今」是消極的叛逆，因此主張：「國家對此叛逆狀態的生蕃，擁有討伐權，具生殺予奪。換言之，持地明確地判定「蕃人」的「出草」砍頭行為是對日本帝國的叛逆，而在理論上肯定日本對「蕃人」擁有討伐權，甚至於可以採取滅族政策。如此一來，凡是犯過「出草」的「蕃人」，不管是那一種族，即可被視為掃蕩殲滅的對象。(藤井志津枝，1997：156-167)

(參考文獻：一、藤井志津枝，1997，《理番-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堂；二、森丑之助，1917，《理番-日本治理台灣的計策》森丑之助編著 黃文新譯，1915，《台灣番族志 卷一》；三、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金田譯，《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原名：理番誌稿 伊能嘉矩等編)第一卷~第二卷》，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97。)

伍、文獻中司拉茂(*Salamaw*)族群族源、遷徙情形

司拉茂(*Salamaw*)族群簡介(文獻回顧)

沙拉茅群分布於今台灣中部大甲溪上游兩岸一帶山腹，西自達見，東迄南湖山，北合歡山西北山麓，結社於清朝時期。行政區域位今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即大甲溪上游左岸。在他們社會裏認為在這一地區的泰雅族分為兩支不同之族群：一稱司拉茅群，在今梨山與達見間之山區；一稱司加耶武群，大致在今環山附近的山區；。這兩個族群皆認為祖先是從發祥地旁斯博干遷來。至於何時遷來司拉茅，有的文獻為三百四十年前，已有族人遷來定居，這塊地方已成為他們的獵場了。在司拉茅地區(大梨山地區)，先後共建五個部落，即卡瑤(新佳陽)、奇雅伊(梨山)、塔波克(松茂)、司加耶武(環山)與托阿卡(已廢)。

1、卡瑤(Kayo)社：

卡瑤社今稱「新佳陽」，因位在二稜線間，狀如凹地，故名Kayo，位今臺中市和平區梨山里，即大甲溪上游左岸，北合歡山西北山麓，結社於清朝時期。族人自仁愛鄉發祥村(Pinsbkanl)遷出，翻越松嶺，入大甲溪南岸找尋新地。起初住在玻諾亞干(Panwangan)，而後遷至奇雅伊 (Kya' e)。部份族人離開遷至對岸的玻里莫岸(Plmuan)，而後又移居奇雅伊西方約2公里處，為今佳陽部落下方。1913年 接受日本勸降，將原玻里莫岸等社族人遷至卡瑤稍西之臺地，稱為佳陽。1927年再將玻諾亞干社族人 遷入。1963年葛樂禮颱風來襲，苗栗縣泰安鄉梅園、圓墩等部竹部落族人，因災情慘重而遷至佳陽。1967年臺灣電力公司興建德基水庫，原住佳陽族人移居社址上方稍東緩斜地，今中橫公路佳陽新站上方，稱佳陽新村。苗栗縣遷來者移至原址上方公路，稱舊佳陽。

2、奇雅伊社：

奇雅伊即今日的梨山，原居大甲溪左岸溪邊台地，至民國十四(1925)年 移住卡瑤上方的沙拉茅「駐在所」附近，另立新址，其地稱為沙拉茅。該地在梨山加油站稍西下方緩斜地，松嶺北方山腹，光復後民國四十六(1957)年，興建中部橫貫公路時，途經社址上方，五年後(1963年)路基下陷，社人認不能久留，乃於民國五十二年分批移居梨山，散居於瑞雪巷、祥雲巷、介壽巷、光華巷及民生巷。

3、松茂社：

今日的松茂，位於梨山東北方約四公里地，在中部橫貫路宜蘭支線松茂站上，原住合歡溪下游右岸的塔波克，日人稱大保久地方。相傳人口原本眾多；一 因日人入侵時，奮勇抗拒，被日人殘酷殺害；二 因屢遭花蓮托魯閣群人襲擊之遇害亦不少，於是人口銳減。民國初年，日警強制社眾遷居希諾(Siot)，後再遷原址對岸山腹；其地

亦稱為塔波克，至宜蘭支線完成後，為接近交通，舉族遷來今松茂久住矣。

4、環山聚落：

屬平等村，為該村唯一泰雅族所居的聚落，因居地三面環山，一面濱溪，故被稱「環山」。環山位於大甲溪上游支流伊基郎溪與伊卡瓦溪合流點東南方。約在民國十六年左右，環山發生建社以來未曾有的大火災，起因是有名叫瓦旦·魯金(Wattan·Losin)的小孩，自己在家烤蕃薯吃，不慎失火，把希崙社房舍焚燒殆盡，希崙社遂全部搬離環山現址。由於這一次大連徙，希納支社人亦受影響，他們亦搬家，不過因社人意見不一致，有的自願遷居環山，惟為數不多，其餘的隨頭目比林比泰遷於故居對岸山腹，自成一聚落，為懷念他，以塔波克稱之，希納支社遂毀，而環山聚落亦於此時正式成立至今。

5、托阿卡社：

在松茂現址對面山腹，其頭目為烏明諾干，日據初，因花蓮托魯閣群的襲擊，不幸被射重傷，返社後不久死亡，日治時期即已廢棄。

(參考文獻：一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1996[1915]，《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二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理番課原著)。2011《高砂族調查書-番社概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三 森丑之助 1915年《台灣番族志 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四 廖守臣1984《泰雅族的文化：部落遷徙與拓展》。台北：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觀光宣導科；五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編譯。2011，《高砂族調查書-番社概況》。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陸、耆老口中的司拉茂與司考耶武群

一、SLAMAW 司拉茂群簡史

SLAMAW 司拉茂群族源、遷徙情形，簡述如下。SLAMAW 司拉茂群屬泰雅族 SQOLEQ 語系，他們的祖先，最先是從南投縣仁愛鄉瑞岩發源地-賓斯博干的 mstobon，時間如果以十五代來計算，一代三十年，大約是 450 年上下離開故鄉。其路線為 stbown → 越過 Macmine(松嶺) → 司拉茂鞍部(天池到東高山的高山平野面，高度約 2300 公尺) → 偏左方向斜下到大甲溪緩坡台地 → 建立 panayangang 部落，在此游居很長一段時間 → 人口漸多繼續拓展到腹地 Kiyai 一帶 → 因資源短缺而越過大甲溪到現在佳陽新村對面，司拉茂人稱魔鬼島的第二大平台 Bzinuk 或 Ciqlangan 建立大部落，那個地區就是真正的 SLAMAW 司拉茂。日本來台之前，所有 SLAMAW 司拉茂的人都居住在 Ciqlangan

這個地方，當時的人口據說就有 600~700 人以上，是個相當大聚落，後來有些人遷徙到 Kiyai 的耕地上居住，就是 Kiyai 人的祖先；更多族人仍然留在原址，向周邊平坦緩坡地方耕地，是故司拉茂群後來就有大部落司拉茂 **SLAMAW** 和小部落 **KIYAI** 凱崖二社。日本據台，由谷關開鑿到梨山的理番(警備)道路，通到司拉茂地區，1927 年司拉茂人完全歸順之後，為了便於管理與監督，日本就將 Kiyai 凱崖的人統統遷上來，遷到理番道路上氣合駐在所附近居住，就是族人所說的 qalang Raka；此外，日方也命令大平台上 Kbabaw 社人，即原司拉茂大部落的人統統遷到對面，中橫公路舊佳陽站底下緩坡平坦的小盆地居住，人稱 kayo 的地區，也是在理番道路上，建立了 Kayo 部落，即佳陽部落。國民政府遷台，發生八七水災重大水患，苗栗地區部份受災戶移居 Kayo 部落。德基水庫興建，Kayo 部落被水掩沒，Kayo 部落的人移住到今日的佳陽新村，外地來的苗栗人和 Yabu Tengah 家族遷往公路旁的舊佳陽。中橫公路通到梨山，qalang Raka 的人又遷到老部落，由於路基下陷，族人分批上移到梨山街上，直到如今。以上是 **SLAMAW** 司拉茂群族源、遷徙簡述情形。

二、 **SQOYAW** 司考耶武群簡史

SQOYAW 司考耶武群族與 **SLAMAW** 司拉茂群均屬泰雅族 **SQOLEQ** 語系，但並非同一個族群，帶領者並非同一人。Sqoyaw 人的祖先，最先是從南投縣仁愛鄉瑞岩發源地-賓斯博干的 mstobon，其路線為 stbown→越過 Macmine(松嶺)、就是 cminan 天池，不是 slaman 鞍部，泰雅語稱之 kuri cminan(天池)，他們越過蔣公 cminan 天池行館的底下，行館在上面，日本理番道路從底下遠一點橫過。族人下來之後，發現左右兩邊陡坡不適合耕作，繼續往前發現一個很寬的平台，大約有 20 甲左右，就停在那裡建立部落 qalang(社)，族人稱之 Cinqlangan，這是 Sqoyaw 人離開族源賓斯博干時所建立的第一個社(部落)。在此住了一段時間之後，部落發生重大 Punu(瘟疫)，族人一個一個死，死亡甚多，他們懼怕可能會帶來滅族，於是有些人就遷徙到 Lamang，這個地區也是接近 Cinqlangan，兩方距離很近，位於合歡溪畔平坦地帶，也就是位於現在松茂的後面。當時的帶領者 kbuta 派四個孩子尋找新地。sqoyaw 群的祖先是 klamang 是 kbuta 四個孩子之一，kmawman 是南山四季，klesan 是南澳那邊。環山與松茂是一個系列(兄弟)的，都是 Klamang 的後代子孫，到了這邊之後 Klamang 的孩子後代就不離開了，在此不斷移墾遷移，沿著司(四)界蘭溪，再上溯七家灣溪耕種居住。

qalang Cinqlangan 就是 galang Tabuk，由於是 Lamang 率領的，所以就以他命名稱 Lamang，這是第二個遷徙點。逃離瘟疫時，有些遷徙到 Towaqa，有些部份遷到 skeran，也都是第二遷徙點，漸漸分開出去。因此因瘟疫而分散出去之後，有的到 Lamang，有些到 skeran，有的到 Towaqa，分成三個社。那個時候龜山島的 Pyabang 社還沒有。

早期更早的部落遷徙，都是從 qalang Tabuk，還沒到 sqoyaw，sqoyaw 還沒有出現。Sqoyaw 人到了 Lamang 社(galang Lamang)之後，他們還有到南湖溪一帶建立另一個 Ciqlangan，那是第三次遷移點，但是都統稱 Tabuk。然後還有在雪山溪源頭建立有 qalang Srasit，就是 Srasit 部落，因此，Sqoyaw 人第三個遷徙地點為南湖溪一帶所建立的另一個 qalang Ciqlangan，在雪山溪源頭建立有 qalang Srasit，以及龜山島的 qalang Pyabang 等社。

泰雅族從原鄉 pinsbkan 遷徙，進入 Sqoyaw 地區，然後 Kbuta 的後代子孫在 Kuri skabu 思源啞口這個點，分離點 pinsgayan，第一個出去的是 Klesan，再下去是 Mnibu，他們繼續往太平洋方向的蘭陽溪；klesan 是往南澳溪方向，Sqoyaw 的祖先 Lamang，從 kuri skabu 分離點 pinsgayan 分離之後，到七家灣、skeran、包括武陵農場所有支流，最後到七家灣溪再接到大甲溪。

一般遷徙原因，一為部落發生瘟疫疾病，二為有外敵入侵，三為地力不肥，農作物歉收不生長，土地已經不適合種植農作物等，泰雅人就會遷徙離開，另覓新地。日本大屠殺 Sqoyaw 時，死傷慘重，除殺光了 Towaqa 社，他們也屠殺南湖溪一帶 Ciqlangan 社。日本軍隊一大早奇襲 Towaqa 社，就殲滅殺光了社內的人，然後把房屋、穀倉燒盡。日軍攻打 Sqoyaw 歸順之後，族人大都遷移到 Silung，它就是現在環山派出所往上山坡平坦地，成立一個大部落-qalang Silong，也就是今日的 Sqoyaw，然後從武陵七家灣的 qalang Sinat 那邊的人，以後因為工作上的關係也慢慢遷移到 sqoyaw 環山，南邊為 Sinat，北邊為 Silong，日本警察也在兩地分設駐在所。直到 1927 年 qalang Silong 發生大火，歷經幾番波折，他社族人逐漸聚合，才形成今天的環山，日本稱之平岩山與松茂二個部落。

柒、有關司拉茂戰役的文獻

(一)、不屈服的族群

司拉茂群對日作戰，從 1910~1926 年，長達 16 年，是個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日本強力進行隘勇線前進，北部泰雅族強力抵抗日本。大正八(1919)年，新竹州竹東郡南邊以迄臺中州東勢郡轄區，綿延約三十里之警備線內外一帶山地情況惡化---北勢及斜卡羅兩部族原住民遠走警備線之外，反抗態勢依然。司拉瑪俄原住民亦傑傲不馴。時序進入大正十年(1921)後，突擊隊多次出擊，陷兇暴原住民於窘迫地步，北勢原住民率先聲請歸順，斜卡羅、司拉瑪俄兩部族之部分原住民亦相繼懇求投誠。司拉瑪俄原住民受到突擊隊之壓迫，窘迫至極，有意歸順，而欲試探官方意向。--但該族原住民反覆無常，時而溫順，時而反抗，日方覺得真意仍可疑。經命交出殘餘槍枝，果然不從，又表反叛。---在修築大甲溪道路期間，採不即不離政策掌控。另方面僱用近鄰之烏來魯馬社未歸順原住民充當測量道路嚮導及挑夫等。司拉瑪俄原住民態度因此軟化，更因修築道路有扼喉之效，彼等不得不投降。(日據時期原住民行政志稿 原名:理蕃誌稿 第四卷 4~9)

(二)、「番人奇襲隊」輪番進剿的司拉瑪俄群

日人成立特別編制的游擊隊，以論功行賞的方式，對付泰雅族人。到了大正九年(1920)9月間，抗日的行動蔓延到了司拉矛(今佳陽)、斯卡謠(今環山)地區，兩族族人發動奇襲，攻擊合流點分遣所，殺死七名日警及眷屬。捫岡駐在所於該日上午十一時也受到司拉茅蕃凱耶伊社人的攻擊。造成長久保警部補與武藤巡警及一名臺灣警護員被馘首，以及二名警護員當場死。為處理善後，臺中廳立即派遣十六名巡察和八名警護員趕往現場，另外再派出八十五名霧社蕃，擔任警戒。---日人「理蕃」當局除了立即派遣警察隊討伐之外，並要管轄此地的霧社支廳長長崎警部，及馬力巴警戒所的下山治平、自狗駐在所的佐塚愛祐，脅迫馬力巴、白狗群的壯丁投入戰役。---但司拉矛、斯卡謠地區族人奮力一搏，使得戰役陷入困境，日警不得不再從霧社地區徵調巴蘭社、馬赫坡社、土岡社、斯克社、荷歌社、波亞倫社及道澤群、萬大群的壯丁，前往戰區圍剿自己的族人。---日方在 1920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31 日之間密集「討伐」紗拉茂

的行動中，唆使當時能高郡(今仁愛鄉)的霧社蕃、托落庫蕃、陶查蕃、萬大蕃、白狗蕃及馬勒巴蕃等原住民，組成日人所稱的「味方蕃(意思是「我方蕃」)奇襲隊」，輪番出擊十一梯次之多，期間「霧社蕃」有巴蘭社、托岡社、馬黑保社、荷歌社、斯庫社、保魯安社等部落先後編列其中(郭明正，2012：124)。

(三)、司拉茅番事件(1920年)

沙拉茅番事件發生於1920年，主事者是佔居天險位置的「司拉茅番」，是泰雅爾族的一支，向以勇敢剽悍馳名。日據時代則於1905年、1913年先後兩次給予討伐，但是時而發生衝突，日本人始終未能讓「司拉茅番」完全歸順。關於此事件，日人中川浩一和哥森民男兩人合編的《霧社事件-台灣原住民的蜂擁群起》一書有較詳細的記載，據該書所述，該事件的發生經過為「一九二〇年九月十八日上午一時，六十名「司拉茅番」向合流點分駐所發動襲擊，巡警守屋夫妻、菊池夫妻及其子、巡警小島等六人被滅首，警護員黃其武當場斃命，其他的人包括巡警二人(台灣人)與警護員四人(台灣人)，紛紛逃到馬里可旺駐在所。得到急報的長崎警部(當時正在白狗)連忙命令下山警部補(在馬勒巴警戒所服勤)率領卅名『我方番』去支援。佐塚警部補(在白狗駐在所服勤)率領十六名「我方番」，豬獺警部率領巡警以下七名人員火速趕往合流點進行調查。這時候又接到捫岡駐在所遭襲的消息……。」為處理善後，並積極展開討伐懲罰「沙拉茅番」的行動，日本人在霧社地區駐紮軍隊，並由鄰近之泰雅族各社組織討伐突襲隊，以准予獵頭邀功獎賞為誘餌，展開以夷制夷的討伐行動。該書記載，當時被日本人動員參與奇襲的部族含蓋了泰雅族的各族群，包括屬 Atayal 亞族 Sqoleq 支系的白狗群、馬勒巴群，屬 Atayal 族 Tseole 支系的萬大群，以及 Seedeq 族的 Tuluku、Toda、Tkdaya 三群，其中 Tkdaya 群被動員的部落有 Gungu、Mehebu、Boalun、Suku、Paran、Tongan 六社，參予的次數超過六次。據該書的統計，日本討伐「司拉茅番」共「出動次數十一次，總計一千人次，其中『霧社番』五百六十二人次，約佔 56%，---由此可看出『霧社番』擔任奇襲隊對日本方面的貢獻。」Tkdaya 群中則以 Paran 社參予的四

次，動員人數超過 225 人為最多，最後一次的奇襲任務也是由 Paran 社完成的。(簡鴻模，2002：33~34)。

(參考文獻：一、郭明正，2012，《又見真相：賽德克族與霧社事件》，124，台北：遠流；二、簡鴻模，2002，《人止關事件-百週年紀念特刊》，33~34，中華民國台灣原住民同舟協會)

以上係調查研究中文獻回顧概略性的整理。

(四)、南投廳埔里社支廳轄內原住民實況

清光緒二十年(西元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清軍戰敗，兩國於次年三月議和，四月十七日訂立馬關條約，清政府賠償大筆軍費外，並割讓遼東半島、臺灣全島、附屬臺灣之各島嶼及澎湖列島予日本，後因法、德、俄三國干涉，乃將遼東半島以增加賠償軍費方式歸還清政府，而臺灣、澎湖則從此由日本殖民統治五十一年。

日本據臺之後，首先遇到漢民族強烈反對，各地抗爭事件風起雲湧，日本當局在戎馬倥傯之際，對於分住於崇山峻嶺之原住民只能採取懷柔政策，盡力安撫籠絡，而不為積極討伐，僅行數次威壓性之討伐而已。至清光緒二十九年

日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與抗日軍戰鬥告一段落起，至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佐久間總督行大規模討伐為止，除了對南部原住民族歸順者延續安撫籠絡手段外，對於北部原住民族群和南部一部分不順從之部落，**積極擴張推進隘勇線**，促使「線外」原住民「自行」遷居「線內」，嚴格管制人員進出山地、物品交換(鹽、火柴)、槍、彈藥，利用賞罰回報的手段，迫使原住民歸順。另一方面則實施嚴厲圍堵及封鎖政策，增設隘寮及隘寮監督所、分遣所，配置巡查或巡查補，連接四、五所，駐屯警部或警部補。防禦設備除槍砲外，架設通電之鐵絲網，埋設地雷以阻遏為歸順之原住民就採取**軍警聯合討伐**，其討伐之手段亦至為慘酷，先師猛烈砲火轟炸，再由隘勇、軍警聯合蒐山掃蕩，進行屠殺、燒房舍、燒穀倉等，最後底定之後，又將殘存之社民強迫遷村至別地，令其失去重建家園之機會。其統治方策，可謂恩威並用，臨機應變。對待原住民採取北進南守之順序：(一)北部地區接近權力中心，所以須要除盡階級前之草芥。(二)交通方便，可多方面利用山地，事業家亦逼迫要求開發。(三)泰雅族最凶，帝國之威力卻未及，應先處理始能解決原住民問題。(四)南部原住民稍微開化，

所以容易對待，交通部方便，以致不能多方面利用山地。因此對北部原住民以威壓，南部原住民以撫育為主，但凶惡者應膺懲，因為威服之目的再撫育，撫育之目的在威服。順序：北進南守，即對北部原住民以威壓，南部原住民以撫育為主。

依上述方針敘述討伐順序如下：

一、 南部原住民無論由任何方面撫育皆以易為先，難為後，但儘量由一方面或一種族進行。

二、 北部原住民亦以易為先，難為後或自利多之地及於利少之地撫育，但擴張隘勇線可採用兩種方法：第一 周圍擴張，第二 縱貫山地。

三、 採取擴張隘勇線及時常實施搜索、砲擊等作為壓迫原住民之手段。而除實施此等**積極性攻擊手段**以外，亦實施**消極性和平手段**之限制交換物品，即只准許歸順之原住民自由交換物品，但隘勇線外之原住民即使表示歸順亦嚴格限制交換食鹽、農具及山刀等生活必需品，如有特別事情始准許交換少量，以防流入未歸順原住民之手，其中食鹽他們最需要，缺乏則不能生活，因此規定極少數量按人口數定期交換。日本政府政策大方向訂定之後，開始實施第一期革新山地政策，推動隘勇線前進。

第一期革新山地政策的成果-南投廳轄內隘勇線前進成果如下：

一、南投廳轄內之道達群歸順 (明治 42 年 10 月 17 日)

南投廳轄內之到達群屯卯赫、節卡、留茲沙、霧激汶及留哇奴達耶五社人於明治四十一年十二月至四十二年一月加以膺懲，三月再擴張隘勇線加以壓迫後陷入困境，遂於九月二十七日哀請交出火槍七十三挺准許歸順。南投廳長經查確認其誠意後，備文照會警察本署長獲得同意，乃於十月十七日召集他們至達達卡隘勇監督所舉行歸順式，同時派警務課長對他們宣示應遵守之命令事項，他們乃誓言絕對遵守，並依慣例再舉行埋石儀式。

二、南投廳轄內之馬烈坡群歸順 (明治 42 年 10 月 18 日)

准許道達群歸順後，於明治四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准許南投廳轄內之馬烈坡群炭奇冒、伯留毛安、牟卡太達、牟卡霧霧、磨卡奇倫及牟卡八霧六社歸順。該群亦於三月間擴張隘勇線加以壓迫後陷入絕境，遂於十月十五日哀請交出火槍四十挺及託管其餘

十八挺准予歸順。廳長認為准許歸順時可孤立白狗群，於是備文照會警察本署長獲得同意後，於十月十八日召集他們至白狗隘勇線監督所舉行歸順式，同時派警務課長對他們宣示應遵守之命令事項，他們乃誓言不敢違背，並依慣例再舉行埋石儀式。

三、南投廳轄內之白狗群歸順 (明治 42 年 11 月 19 日)

馬烈坡群之歸順實為對與該群毗鄰而有唇齒合從關係之白狗群磨卡那奇、磨西督巴旺及徹比倫三社人給與一大打擊，因為已完全孤立，且於三月間擴張霧社方面之隘勇線制其死命，因而於十月二十八日向警備員哀請交出所有火槍八十二挺中之四十五挺准予歸順。南投廳長經查確有誠意，於是備文照會警察本署長獲得同意後，於十一月十九日召集他們至白狗隘勇監督所舉行歸順式，同時派埔里社支廳長對他們宣示應遵守之命令事項，他們乃誓言不敢違背，並依慣例再舉行埋石儀式。

四、霧社方面之討伐

日方從第一次討伐行動到第二次討伐為止，霧社群、萬大群、土魯閣群等歸順。

明治 43 年 (1910) 2 月 5 日 本日起至五日止，---蓋因霧社、萬大社等既經全部解決，僅餘下白狗、馬烈坡及拜巴拉等三部族之故也。(理蕃誌稿卷二下 p132 ~p149)

捌、大甲溪流域 slamaw 司拉茂戰役實況

對於南投廳內不歸順白狗、馬烈坡及拜巴拉等三部族之處罰，日本進行第三次討伐行動，乃於明治四十三年二月九日展開行動討伐。三次討伐結果，繳收槍械一千二百十挺 (其中毛瑟槍五十挺、施奈德槍九挺、雷明頓槍十挺、村田式步槍二十一挺、管打槍四百十六挺、火繩槍六百五十二挺、其他五十二挺)，使霧社、土魯閣、道達等諸原住民群崩潰投誠，使其不敢反側，且曉諭霧社、萬大社等兩部族，埋葬經歷多年所獲之髑髏一千十五具，毀壞髑髏棚，並使其發誓悔改殺人之惡習。而我隊祇不過損傷七名，可謂得多失少。然而，白狗、馬烈坡及拜巴拉原住民

群，尚未能完全控制，乃為後日有膺懲之群之原因也。(理蕃誌稿卷二下 p151)

大正元年(1911)，日方向白狗馬烈坡原住民群方面隘勇線前進。南投廳轄輔里社支廳轄內白狗原住民群，由馬卡那奇、徹比倫及摩西督巴旺等三社構成，一百餘戶、人口約四百五十人。馬烈坡原住民群則由摩卡奇偏、牟卡霧霧、牟卡太達、矣卡巴霧、馬卡霧奇要及伯留毛安等六社構成，一百四十五戶、人口七百五十餘人。常構為犄角之勢，與西卡要、莎拉毛兩原住民群共逞兇虐。於明治四十四年內討伐霧社方面各社時，一旦加以膺懲，令其繳械後，白狗原住民群內之摩西督巴旺、徹比倫等兩社，雖服我控馭，但其餘各社仍頑然不悛，向西卡要、莎拉毛或宜蘭廳轄溪後山原住民群購入槍械，且與之總同，屢屢闕視隘勇線，並殺傷警備員。又此方面一帶，向無架設鐵絲網，故殊難防之。總督府乃決定予以彈壓，命南投廳長石橋享陳報，以既設隘勇線躑躅岡為起點，新設經馬卡那奇社高地，繞其西北稜線，至司拉毛鞍部之囊狀隘勇線，於明治四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予以批准，命該廳長為前進隊長、原住民事務課長警部長倉用貞為副長，自原住民事務本署（原書為「蕃務本署」以下同）派遣之高塚警視、豬俣警部及渡邊囑託等，以警部四名、警部補十三名、巡查三百五十名、巡查三十名、隘勇五百九十名、醫員二名、囑託二名、看護人五名、雇員一名、電話技後一二名、土木工二名及搬運工八百九十名編成前進隊，並分為六個部隊、砲隊、輸送隊、電話班及救護班等，期使四月二十六日起開始行動。蓋成立本隘勇線，即可劃斷白狗、馬烈坡兩原住民群與西卡要、莎拉毛兩原住民群之中間，容易控制之故也。該前進隊之幹部人員如左：

前進隊長	石橋	廳長
同副長	長倉	警部
第一分隊長	依田	警部
分隊長	梶原	警部補
同	倉原	警部補
第二部隊長	伊藤	警部

分隊長	屋嘉比	警部補
同	佐佐木	警部補
第三部隊長	仲本	警部補
分隊長	河野	警部補
同	菅野	警部補
第四部隊長	近藤	警部
分隊長	松本	警部補
同	竹中	警部補
第五部隊長	內田	警部
分隊長	森	警部補
同	石川	警部補
第六部隊長	大岡	警部
分隊長	同人	
同	吉田	警部補
砲隊長	豬俣	警部
分隊長	馬場	警部補
輸送隊長	阪本	警部
分隊長	長崎	警部補
同	安則	警部補

2000 名隘勇線前進隊前進之時，這正是司拉茂群、司考耶武群和日本正式接觸並開始戰役。

第一次戰役-日本隘勇線前進司拉茂鞍部

一、司拉茂、司考耶武人阻礙隘勇線工程並帶領人殺害日本人等

明治 43 年（1910 年）2 月 5 日~明治 44 年 9 月 9 日

2 月 5 日 明治 43 年（1910）2 月 5 日~6 月 5 日止，霧社群、萬大群等已經全部被日本解決而歸順下來，僅餘下白狗群、馬烈坡群及拜巴拉三部族反抗者未平定。於是日方繼續揮軍往北港溪一帶的拜巴拉群、白狗群、馬烈坡群，而日本隘勇線前進隊真正要面隊的強敵卻是居住在更深山不屈服彪悍的司拉茂和司考耶武二個部族的泰雅人。

7 月 28 日 日方中止開鑿莎拉冒社與中央山脈鞍部間道路。明治 43 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方不得不中止開鑿南投廳埔里社支廳轄內莎拉冒社與中央山脈鞍部間道路，並解散擔任警戒之搜索對，原因為司考耶武和司拉茂人劇烈反抗，仍恃險反抗日本政府。工程進行至西卡耶宇社附近時，莎拉冒社和西卡耶宇社盡行阻礙破壞，辱罵日本人和工人，甚至要殺害，事情不得不中止。

5 月 15 日 白狗、西卡耶宇及莎拉人襲擊舊白狗隘寮。西卡耶宇及莎拉冒兩社人至白狗及馬烈坡兩群各社曰：「桃園廳之官吏將 gogan(雅奧罕)群之兒童四十人關在一室幽禁虐待，政府於去年冬季沒收部落人有人之火槍，而且命令我們開鑿道路。如今我們狩獵時要申請始能借用火槍，而且限定借用期間及彈藥數量，我們早晚亦會遭遇如此命運，不如乘警備員不多之機會襲擊監督所及隘寮等驅逐日本人。」頭目皆贊成，於是白狗及馬烈坡兩群各社頻繁往來西卡耶宇及莎拉冒兩社，以致民情漸趨不穩，愈來愈浮動。

南投廳埔里社支廳僱用十七名工人（一名日本人，其餘皆漢人）製造建設白狗及馬烈坡兩山地官吏駐在所之木料，並派一名巡查補及五名隘勇保護。五月十五日夜半，他們所住舊白狗隘寮突然被原住民放火襲擊，巡查補等奮力防守，但寡不敵眾而皆死於凶刃下。十三名被馘首，惶惶失措冒失逃出之工人亦甚多被殺，焦頭爛額之屍體散在路上及溪畔，鮮血染草，僅四名幸免於難，但一名重傷。翌日上午七時，五名隘勇至白狗之途中在合水分遣所第一與第二隘寮之間被一群原住民狙擊，一名中彈而亡，四名殊死應戰，附近之警備跑來支援予以擊退，原來此等歹徒為襲擊工人等之兇手。此後白狗、西卡耶宇、馬烈坡及

莎拉冒等社人之一部分互通氣脈，頻頻出沒於松樹嶺、瞰溪、馬鞍嶺高峰、一本松及鶯岡等由隘勇線外狙擊警備員，如二十日夜間幾乎遍及全線，整夜槍聲不絕，及至天明始退。

6月15日 六月十五日，西卡耶宇及莎拉冒兩社人在舊白狗惹起暴動殺害巡查補等十六人、殺傷二人，自此以後頻頻出草逞凶。

明治44年（1911年）

9月9日 泰雅人攻擊白狗出張所之巡查隊。九月九日午前九時，白狗出張所之巡查等十人至舊合脛之途中遭原住民約七十人襲擊，被馘首7人，僅巡查一人、隘勇二人突破重圍跑回而已。白狗監督所之警部補隨即引率巡查等七人前往現場支援時，原住民已逃逸無蹤，經查獲知白狗、馬烈坡兩群引導莎位冒及西卡耶宇兩社人行凶。

二、隘勇線前進隊 2000 名莎拉茂鞍部爭奪戰

明治44年（1911年）霧社群、道澤群、萬大群、白狗群及馬烈坡群等在這一年都已先後歸順，只餘深山莎位茂群及西卡耶宇群尚未歸順。大正元年(1912)日本隘勇線前進隊成立，目標攻佔莎拉茂鞍部，前進路線為以既設隘勇線躑躅岡為起點，新設經馬卡那奇社高地，繞其西北稜線，至莎拉毛鞍部之囊狀隘勇線，目的是佔領司拉茂高地鞍部，如此即可劃斷白狗、馬烈坡兩原住民群與西卡要、莎拉毛兩原住民群之中間，容易控制之故也。

之前，隘勇線前進隊出發前，石橋部隊派人昭喚摩西督巴旺、徹比倫、伯留毛安、牟卡牟交、牟卡太達等各社頭目、勢力者，摩西督巴旺社頭目等二十六名，於三月二十四日召集到達白狗監督所。石橋隊長乃於各部隊出發之前，告頭目等曰：「召集如此大部隊，乃因補修前年所開鑿之莎拉毛道路之故也。希轉達於社眾，勿使有所擾亂等情事。本次工事中，派遣巡查、隘勇、通事原住民婦女各一名至摩西督巴旺社，從事

物品交換業務。又警察官、搬運工人等入山時，應嚮導之。」然後，使其面對曾經招修之拜巴拉原住民十八名及阿蘭社原住民五名。拜巴拉原住民勸導其等，共同帶路。白狗、馬烈坡等兩原住民，始允諾之。

日本隘勇線前進隊 2000 名經過白狗群 mknazi 社往 malepa 社，抵達白狗監督所時，嫁到 malepa 的莎拉茂婦女，立刻派腳程輕快的年輕人連夜趕到莎拉茂部落，警告族人，日本大軍即將來攻打莎拉茂，請大家緊急應變。當時的莎拉茂部落總頭目 Yumin Masing，緊急召開部落會議，請本部落的副頭目、各家族族長、各家長都來參加部落會議，因為這是關係部落生死存亡關頭。第二天，Yumin Masing 帶領幾個重要人物，前去拜訪 kipasi 社、towaqa 社及 sqoyaw(cinqlangan)社，商請他們共同抵抗將要入侵的日本大軍。第三天四社頭目、副頭目、各族長、勢力者，統統都到司拉茂部落，由 Yumin Masing 主持軍事會議，討論整體作戰計畫。泰雅人聯軍以司拉茂部落 350 名為主力，負責迎戰日本中鋒，其它分配在左右各重要隘口道路，另外特派腳程快速戰士，從日本後方破壞日本後勤部隊。

大正元年(1911)日本前進隊討伐軍開始行動

4 月 26 日 上午八時，近藤部隊遭過 mknazi 反抗軍，日方武器精良，一下子攻佔摩卡那奇社南側高地，下午一時遭到 mlepa 反抗軍攻擊，也略取牟卡太達北方高地。然後依田部隊長率屬下，下至牟卡太達社下方溪底，命梶原分隊赴莎拉毛鞍部，命藏原分隊赴該鞍部東面高地。下午五時許，兩分隊即將到達鞍部時，**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於稜線上往下射擊，子彈如雨。日隊奮躍拒之，隘勇宇洛坎等二名戰死，巡查仲原文藏（梶原分隊）淺野庄之助（倉原分隊）及隘勇一名重傷。**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繞道由林中出，襲擊日本糧食輸送隊，巡查、隘勇奮力反擊，多人受傷，糧食輸送隊前後被泰雅聯軍衝破，之後連絡即將斷絕。日方兩分隊長督勵眾人應戰，且發射十二拇指口徑臼砲還擊之，泰雅聯軍始行退卻。

二十七日 大岡分隊赴援依田部隊。該分隊到達摩卡奇偏社下方溪畔時，**莎拉茂**

和司考耶武聯軍早在草叢內埋伏，全面攻擊，巡查高橋幾助中彈而亡。日方部隊繼續開槍並驅逐餘眾，於下午六時抵達依田部隊根據地。之前，上午十時，依田部隊長命巡查五名、巡查補一名、隘勇六名，前往汲水（水源地距根據地二十五町），由拜巴拉原住民二名帶路。及將到達水源地時，遭遇**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伏兵，數名隘勇當場中彈身亡，巡查、隘勇奮擊反擊，也射殺兇敵一名。赤膊兇敵欲出收斂其屍，又加以擊斃，汲水數桶而回，然祇能支撐一日而已，依田部隊困於險境。白狗莎拉毛間之橋樑，多遭**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破壞，物資之輸送，亦極為困難。石橋隊長乃陳請總督府派員支援隊。原住民事務本署署長即日向宜蘭廳下達緊急召集令，派警部一名，警部補二名、巡查一百名赴援，另著其徵募隘勇一百名。伊藤部隊於本日上午七時二十分，占領海拔八千四百八十五尺高地。但是該地亦缺水，隊員為之甚為困窘。

二十八日 石橋隊長命內田部隊長，將石川分隊留駐於根據地，率其主力前進，攻取仲本、近藤兩部隊之中間高地，連接壘堡，又命近藤部隊之竹中分隊前進至依田部隊占領地下方之匯合點。上午十一時三十分，依田部隊之巡查三名奉命護送負傷隘勇二名及具領糧食，率巡查補二名、隘勇十名、搬運工二十二名，經過仲本部隊之占領地匯合點附近。**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約六~七十已經埋伏在那裡，伏兵急起於榛蔴之間向日軍射擊，子彈如雨。日本前進隊員血戰，雖斃敵幾人，但寡不敵眾，巡查二名、巡查補二名、隘勇五名共七名中彈、中箭身亡。搬運工等驚慌失措，潰亂於四方，被殺者十二名，槍聲、叫喚聲相交叉，日本前進隊傷亡慘重。仲本部隊守備掩堡者，得悉事態正為危急，迭發槍砲攻擊之。巡查大沼寬，利用此空間，統制餘眾，急速逃奔仲本部隊本部，再慢一點就會被**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殲滅。

二十九日 夜半依田部隊長以十二拇指口徑白砲三門，連射**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所據守之地方，上午二時，派倉原分隊赴七千三百八十四尺高地，另派梶原分隊赴莎拉毛大鞍部。萩原警部補與渡邊囑託，共同指揮由南阿蘭社及拜巴拉社等壯丁所混成之原住民隊，出於倉原分隊左翼，三面並進。倉原分隊之前面，正是**莎拉茂和司考耶武聯軍**的主力，人數最多，列壘環守，向日方部隊集中砲火。分隊長揮劍督眾，與巡查須田三平同進逼敵前，敵彈穿其腹部而雙雙陣亡。日本隊員為其所激勵，爭先恐

後衝鋒，遂奪取十餘壘。而**泰雅聯軍**之一隊，集其銳於梶原分隊前面禦之。隘勇一名中彈而亡，多名負傷。分隊長呼號，率先眾人，奪取敵壘。**泰雅聯軍**眼看日方湧上前來愈來愈多，加上武器懸殊，泰雅人用刀、箭對戰日本現代化槍炮，只好退據至北面樹林，且闌且射。日隊連發白砲，繼之，以步槍齊射，展開分隊之兩翼攘之，下午五時三十分日本部隊終於占領莎拉毛大鞍部。

三十日 依田部隊長命巡查四名、隘勇十三名，自大鞍部通達西卡要社之山路築壘。下午二時，**泰雅聯軍**來襲，巡查今井甚三郎當場中彈陣亡，日隊猛擊予以驅退。下午五時，泰雅聯軍欲截斷楣原、萩原兩分隊之中間，呼噪而進逼，還擊予以驅退。巡查竹中義一奮鬥，因而身亡。是夜，萩原分隊冒雨前進七十公尺，占領三掩堡，其構造尤為堅牢。

五月一日 蒙霧四塞，咫尺難辨，加之，黃昏起風雨大作，前進不易，竟於途上徹夜。翌旦，雨尚不歇，未能發覺依田部隊之所在。下午二時，天晴，始於腳底樹林之間，看見帳篷。則命屋嘉比分隊前進，本日下午四時三十分，與梶原分隊取得連絡。

二日 設中途站於牟卡太達社下方及匯合點，派警務所屬警部補二名辦理事務，另大岡部隊之吉田分隊配置於匯合點，專掌輸送計畫。

三日 長倉副長與仲本部隊長，同率護衛巡查及自前線擬返回本部之隘勇、搬運工等五十六名（巡查、巡查補、隘勇等合計二十五名，電話土木工一名，搬運工三十名），自莎拉毛南方鞍部出發，赴牟卡太達高地之仲本部隊本部。上午九時許，經過北港溪匯合點 hbun sragi 吉田分隊駐屯地，正下溪底時，**泰雅聯軍**算準時間與地點，日本部隊必定會經過此處，早在那裡埋伏。長倉副長與仲本部隊長經過北港溪匯合點時，**泰雅聯軍**伏兵從右岸草叢林間，全線射擊，彈落如雨。巡查二名、隘勇五名、搬運工六名應聲而倒。副長與部隊長，揮刀叱喝督戰，泰雅戰士八十許，刀槍駢進，攻擊日本隊伍。副長雖砍其二名，但與部隊長相繼中彈陣亡。大岡部隊之吉田分隊長、內田部隊之石川分隊長、輸送隊之渡邊警部補等，率領屬下相繼馳援。然後，瀨戶警部於仲本部隊陣地，指揮隊員予以俯擊之。聯軍見日方援軍來到，馬上撤離，。日方戰死 36 名，包括長倉副長與仲本部隊長、巡查三名、巡查補二名、隘勇十四名 搬運工十

四名，隘勇、土木工多名負傷。

三日 北港溪匯流處，日方被屠殺發生以來，各部隊前面均未見敵影，清野、築寮等工作，雖逐漸進展，但工人都懼怕被泰雅人擊殺馘首而相繼遁走，其補充亦未能稱心如意，因而，日方物資之輸送至為困難。石橋隊長乃下令，在北港溪上方石川分隊駐屯地以東之部隊，各派出隊員若干編成聯合輸送隊，至中途站領取各項物資。

七日 日方命警部依田盛男為前進隊副長，並令警部青山繁太郎接依田警部所遺職務，稱為青山部隊，近藤部隊之竹中分隊長調為該部隊分隊長，萩原警部被即調為近藤部隊分隊長，接竹中警部補所遺之職。本日，警部森山鐵太郎所率之臺中廳支援隊巡查二十名、隘勇五十名抵達，乃命名為森山部隊，與近藤部隊交代之。

十一日 石橋前進隊長簽延期隘勇線行動時日。蓋因泰雅聯軍兇敵之反抗猛烈，本月十五日以前，難予達成所期日的之故也。

十七日 自昨夜以來，風雨益加強烈，北港溪水量，已上漲約二丈，橋樑大半破損，石川、渡邊、浮邊等各分隊掩堡，相繼流失，牟卡太達已方高地之砲台亦損壞，尤其布陣於八千尺內外高地之青山、伊藤、山田等各部隊之帳蓬被害不少。搬移火砲尤為困難，擬搬運至莎拉毛大鞍部之三英吋口徑速射砲，不能自牟卡太達高地前進。然而，其餘之各砲臺，不顧風雨，大略完成整頓，火砲亦完成配置如左：

躑躅岡 七公分口徑野砲一門

摩西督巴旺 四斤山砲一門、迫擊砲一門

摩卡那奇高地 七公分口徑山砲一門

圓山 九公分口徑白砲一門、六公分口徑山砲一門

牟卡太達高地 山野兼用砲一門

海拔八、四五八高地 七公分口徑山砲一門

莎拉毛大鞍部 山野兼用砲一門、七公分口徑山砲一門（三英吋口徑速射砲預定於日內安裝）

十八日 上午十時四十分，**泰雅聯軍**兇敵襲擊，原分隊（青山部隊）之第一掩堡，隘勇一名負傷。連發槍砲，予以擊退。

十九日 下午一時，泰雅聯軍兇敵自伊藤部隊西北方森林偷偷靠近。隘勇某某獲悉，開槍擊斃其中之一。餘敵潰走之。

二十日 三英吋口徑速射砲搬抵莎拉毛大鞍部。乃轟擊兇敵於鞍部北面稜線道路上所構築之掩堡及卡有社。

二十二日 山本警視抵達牟卡太達高地。觀察地形後認為，雖連發三英吋口徑速射砲攻擊卡有社，但其距離五千八百公尺，尚不至於制其死命。不如先操縱馬烈坡原住民群，予以解決。乃與山本警視商議，派牟卡太達社頭目達蘭·哈央等二人，招致牟卡霧霧、摩卡奇偏兩社之頭目及勢力者。

二十四日 馬烈坡原住民群摩卡奇偏社頭目修恩·比羅等三名、牟卡霧霧社頭目耶委·喏明等四名、牟卡太達社頭目達蘭·哈央等八名，抵達牟卡太達高地。石橋隊長予以引見，並告誡要忠於日本，不得有二心，允許其自新，希繳械謝罪。並扣留頭目六名為人質，強迫族人不得反抗，否則將頭目槍斃，並逼迫將所有槍支繳出來。由於頭目被抓當人質，族人為了本社頭目安危，不得不把槍拿出來，牟卡太達社繳出五挺，牟卡霧霧社三挺，摩卡奇偏社五挺，但日方覺得尚有藏匿之嫌，故命其再行繳出。頭目達蘭·哈央乞請回社勸導，乃以其二女為質，予以放回之，不久，又繳出八挺，但尚不符合預定數，日方馬上自大鞍部及圓山砲臺（內田部隊駐屯地）加以威嚇砲擊部落。

二十六日，下午牟卡太達社繳出三挺，翌朝牟卡霧霧社又繳出管打槍一挺，並告謂，復無餘槍。乃派近藤、渡邊兩人前往查證其實否結果，果如其言。日方才釋放扣留中之頭目。

二十五日 下午一時及下午九日之兩次，對馬烈坡各社實施猛烈砲擊，強迫泰雅人把槍繳出來，頭目、壯丁、婦女等，均異口同聲謂，社內已經無存一挺槍械。馬卡奇偏社其戶數二十戶，繳出三十三挺；牟卡霧霧社繳出二十三挺；牟卡太達社其戶數十七戶，繳出二十五挺。

二十七日 基於已計畫將來設駐在所於該社內，故於二十七日又釋放扣留中之頭目，與之同時，派竹中警部補附以隊員若干名，駐於牟卡霧霧社之預定也。

石橋隊長認為已解決馬烈坡原住民群，擬再扣押白狗原住民群之殘存槍械，與山本警視商議召集原住民群於白狗監督所，二十七日派依田副長前往曉諭之。馬卡那奇社頭目修揚·吉哇斯等七名、摩西督巴旺社頭目泰摩·阿來等六名，含糊其詞，猶豫不決。乃扣留摩卡那奇社原住民七名，對於其餘人員即告知若違逆命令，即加以砲擊後，予以釋放之。本日，石橋隊長命令白狗原住民群繳械時，雖社議鼎沸，但若拒絕，又恐巨彈飛來，終於決定服從命令，先由摩西督巴旺社繳出八挺。然而，其餘各社仍未交出。日方則命各砲臺（摩卡那奇高地、圓山、牟卡太達高地）砲擊，砲彈集中轟擊白狗群三社，再派隊員焚燬摩卡那奇社原住民房屋四戶及穀倉七棟。

Mstbown 社的 Walin Kumu 兄弟和親屬以及 Mknazi 社的 Yumin Pehu 兄弟和親屬，分二批不同時段，越過白狗大山逃往到大甲溪流域上游。

三十日 下午，徹比倫社頭目以下二十九名至前進隊本部繳出槍械七挺，並告知社內復無存一槍，而乞請停止砲擊。乃查從來之繳械數，認為已無存槍，而予以遣歸，徹比倫社，總共計繳出五十六挺。不久，摩卡那奇社亦繳出十九挺。

六月一日 摩卡那奇社，總共繳出七十四挺，與曾經調查數，雖不符合，但僅為七、八挺而已。而且，其後作為死亡者之殉葬品即有三挺，以及合計竄走於莎拉毛社及大甲溪上游之五名所攜五挺，似已無殘存，果真為事實。

白狗、馬烈坡方面之繳械，以本次為第三次。日方為了扣押原住民槍枝，不祇用砲火之威壓而已，還焚燬原住民住屋、穀倉，拷問扣留社之頭目勢力者，若申報為殉葬，為查明其實否等，已竭盡所有手段。被掠奪之村田式步槍，剩下尚未繳出數挺，此因反抗日方而逕自遁竄不歸社者多之故。

白狗、馬烈坡兩原住民群之形勢雖已定，但西卡要和莎拉毛等兩原住民群，憑據天險，頑抗不屈。白狗、馬烈坡之事，已大致解決之今日而言，日方覺得與其作為對西卡要、莎拉毛兩原住民群之防禦施設，不如自莎拉毛大鞍部起至牟卡太達中途站間，嚴加守備較妥。依據日方赴莎拉毛鞍部詳細調查結果，從來砲隊視為莎拉毛原住民群卡有社，而加以砲擊之地點，其實祇不過是莎拉毛社開墾地佃寮之一部而已，各方面雖十分伐採，但仍無法瞭望其本社。祇得想像其大概位置，欲屈服莎拉毛、西卡要兩

原住民群，為幾乎不可能之事。最後撤退新設隘勇線，以其配置確能維持牟卡太達以北之新線，對付莎拉毛、西卡要兩原住民群。

二日 自夜半起至三日止，伯留毛安、牟卡宇交霧霧等各社，繳出槍械十七挺，可認幾乎無餘槍。石橋隊長乃下令釋放扣留原住民八名，將數日來加以扣留中之原住民頭目八名，給予與各社相同之訓戒後釋放之。

四日 上午十一時，牟卡宇交社頭目等，繳出毛瑟槍五挺、雷明頓槍一挺。自始迄今，所收繳數為八十三挺，且各項工事，亦大約告成，物情亦趨於安定，於是，白狗、馬烈坡遂告平定。

五日 於埔里社舉行解隊典禮時，軍警聯軍即時解隊。

日本隘勇線前進隊 2000 名莎拉茂鞍部爭奪戰，日方對於西卡要和莎拉毛部族的問題，日方最所後下的結論是唯有動用軍隊以及更多警察組織聯軍，南北夾擊，方能一舉掃盪。(以上資料摘自理蕃誌稿卷二下 p273-295)

以上是司拉茂、司考耶武群泰雅人和日本的第一次戰役。日方勞民傷財，組織 2000 名軍警聯軍，雖然佔領莎拉茂鞍部，但是傷亡百人，土頭灰臉的回去，莎拉茂和司考耶武的泰雅人，傷亡未有日方的五分之一，泰雅人大勝。

司拉茂頭目 Wilang Yabu 補述第一次戰役的後續:

「日本軍隊走了之後，日本就在 Byukun 設立駐在所，駐在所建立起來之後，帶二門山炮放在駐在所，從此日本從 Byukun 駐在所炮轟山上 slamaw、sqoyaw 部落和園裡。有一天部落有一年輕人娶了太太，太太不同他睡，很兇，丈夫說:「好！你這樣看不起我..」一個人配刀拿了箭往高山上的炮台，一個人喔！沒帶伴，Byukun 派出所只弄平坦一些地方，其它都是原始森林，這位年輕人 Piling Suyan 咻~一箭射中衛兵，正要跑過去馘首，碰！碰！碰！四面八方日本警察的子彈飛過來，他衝入草堆樹林，幸好是下坡，在槍聲追襲中，回頭看被子彈擊中的地方，就好像是被理髮師理光一般，被子彈理光，我那位伯父是 Piling Suyan，單人衝上炮台，射中日本衛兵，砍頭再逃回來，

一股作氣。族人上去接應時，他說他是貼地面滾下來的，如果走路早被射中了，…。之後，日本說：「這些莎拉茂的人怎麼那麼的欺人太甚！」，他們就再移到長坂nagasaka，在那裡建立nagasaka駐在所。長坂駐在所，位在Byukun駐在所很底下，靠近舊佳陽，在路的上面了，…日本又將二門qongu(山炮)般遷到kiyai氣合派出所，與莎拉茂部落正對面，開始直接轟擊部落。沒過多久，日本帶更大門的山炮到kiyai駐在所，炮彈高到腰，約有30幾公斤，日本帶的炮彈很多，打算炮轟對岸部落，園裡與森林…。從前面三門炮開始轟擊，族人心慌慌的說那是什麼東西，爆裂在部落園裡，耳朵都聾了，他們稱它qawngu，二門炮故障之後，換上更大更長的大炮來，放在qalangkiyai，等著slamaw的攻擊，如再來攻擊，日本就會連番轟！轟！轟！反擊了，部落人東躲西藏的，房屋、耕地被轟的稀爛…。

部落人對每天的砲轟已經懼怕了，日本就說：「我們和平吧！不要打仗了請你們來搬運東西搯食物吧！」，從Bubul到Byukun再到nagasaka，由mkbubul的人搬運，從nagasaka到kiyai，以及運到天池松嶺駐在所，由我們來搬運。我們部落上方有二條路，一條從nagasaka直接到kiyai，一條從nagasaka到天池macmine松嶺駐在所，路上從Kbubul→Byukun→Nagasaka→直接沿嶺線下到大甲溪，，上到對岸大平台我們的部落。另一條路往東北方到macmine松嶺派出所→捫岡駐在所→sruhong →大保久駐在所Towakakiyai。從氣合駐在所二條路，一條往Kiyai駐在所，另一條往捫岡駐在所，然後再繼續下溪谷上到大保久駐在所。日本山砲放在kiyai駐在所，正對面就是莎拉茂部落，大炮對準我們每天不斷砲轟。---」

第二次戰役-

日本南北聯軍夾擊莎拉茂和司考耶武群

第一次日本來襲，司拉茂的部落是在第二平台Bzinuk或稱Ciqqlangan，那一次戰役泰雅人在北港溪匯流處打的漂亮，把他們的那一分隊幾乎全部消滅。事先泰雅人有

準備，日本組織 20000 名隘勇前進隊來襲時，嫁到馬烈坡的親戚就來報信，我們有充份時間等待埋伏。以下是 sqoyaw 頭目 Wilang 耆老的報導:

「---日本兵就從埔里那裡抵達巴蘭，過了一個晚上，日本軍隊集聚(thzi sku Lepa la) 到 Lepa 馬烈坡了，…我們的阿嬤(yaki)，yutas suyan 娶過來的(nagan ni yutas suyan)，yutas Suyan 是 Lepa 頭目，他娶我們 Kayo 頭目 Temu Suyan 的妹妹，日本到了 Lepa 之後，Lepa 人就討論說：「talagai nyux lmuhu Gipun la，哇！日本人攻進來了，準備要進攻 qalang Slamaw」，這位阿嬤托人傳話到她的娘家 Kayo…數算日子，可能多少天？4 天或 5 天就會抵達…mrhum raral 部落長輩都是用傳統「結繩記法」來算日子，繩子一個結代表一天，二天兩個結(mumu)，…Lepa 傳話還有四天他們就會攻擊你們囉！因此當時的頭目 Yumin Masing 尤命馬幸，qalang kayo 的頭目，親自到 kiyai 社去請教求援軍，也到 qalang sqoyaw(ciqalangan)、松茂的 Towaqa 社，yutas Yumin 到他們那裡說：「ana ga yaqani nyu lmuhu Gipun, kyoupan sami ku Slamaw,ana gas a sa mi rmaw cikh,sa ta mnaga,gi atu nku ini ta thyazi hmtuy la,psita nya suki la kwara qutux llyung qani(日本運隊要來攻擊攻打我們 Slamaw，是否請你們幫我們一下，我們前去等候埋伏攻擊，因為如果我們抵擋不住時，他們就會將我們這一條河流的人全部殲滅了)，kiyai 社人口沒有多少(bali pira)，他們戶數大約五~六戶，到 Towaq 時，聽說只有派 2 位前來，到了 Sqoyaw 社時，他們的頭目說：「Swalu tehuk sqai ? iyat tehuk sqani Gipun,giway yaqih(怎麼能到這裡？日本不會抵達到這裡，他們都是很差、不好(giway yaqih)，都是跛腳，因此他們就放棄，沒有去幫忙，沒有一起到 hbun sragi 那裡等候日本兵，…日子一到，Yumin Masing 率領戰士們，趁黑夜趕抵 hbun sragi 這個地方是日本要上到 Slamaw 的唯一入口，再也沒有別的路了，如果要繞道 Teminan，那是另一個上面的繞道捷徑，但是如果是要進入攻打 Slamaw 地區，唯一的入口是 hbun sragi，幸好他們算準日期、沒有白跑，hbun sragi 是個溪(gong)，Slamaw 人沿溪由上而下，Yumin Masoing 分配好戰鬥位置，差不多 30 公尺留一個人，往下分配，你這邊，你那邊，把族人安排好戰鬥位置，「我要到最底下的 hbun sragi,我要墊底(kwing ga pucing)，大家都要聽，我不會呼叫你們，我開槍了，也就是軍隊的最位一位了，」…日本人來了!來了!---Yumin Masing

槍聲響了，沿線戰士全部開槍射擊，日本的一位分隊長拔刀，直接跳到溪水中央，非常勇敢…他們要開槍擊斃，年輕戰士說：「這什麼東西嘛(nanu qa,si kuci lalaw)!用刀去砍就好了」，年輕人拿著大刀衝過去殺，日本人持 nihongto 武士刀，他們受過訓練的，一個過去，Pak！被他砍倒，一個過去，Pak！被砍倒下來，三位被日本人殺了，「不要過去了，孩子們！」旁邊的人說著「直接開槍殺他了」他們就用槍把他擊斃了，殺了那個人之後，整條溪水變成紅水了，被擊中的日本人就跌落水中…最後一位走在末端的搬運工，好像是從埔里，就是替分隊長背東西的，這位搬運工一看情況不對勁，怎麼都安靜下來了？…槍聲都沒有了，怎麼水都成血了？他就直接混入水中，族人也看不到沉沒在血水中的搬運工(或警手)了，他混在血水中，順流而下直到底下，看不見也聽不到上面聲音之後，才偷偷爬上岸，趕緊走回 Bubul 部落，向駐在所報案：「統統都沒有了，只剩我一人，都被殺光了」。

事隔將近一年，日本軍隊又來了，一隊從宜蘭四季村、南山上來;另外一隊從南投埔里霧社上來，南北兩軍同時上山夾擊司拉茂和司考耶武群，將三社屠殺。第二次日本來襲時，族人尚住在第二平台-bzinuk 部落，司拉茂和司考耶武的人都完全沒有任何的消息，大家安祥過日子，毫無預警大災難會突然來臨。軍隊來時，Lepa 部落的人也完全不知道，無法派人來事先警告(我們)。日本軍隊也許趁著黑夜急行軍而來，直接越過 Lepa 部落，另一個日本軍隊越過思源啞口，越過司考耶武社，南北聯軍會合之後，在同一時段中，日本軍隊同時突擊 Slamaw 地區和 Sqoyaw 地區的所有部落，我們完全毫無防備就被攻入，整個社幾乎是屠社，非常悲慘。我的伯父 mama Takun(Takun Lawpaw)沒有說族人到底死了多少？人人驚懼中四散逃亡，他說攻擊之後日本軍隊就已 mkgahap lma(分散開來了攻打)，攻入 Slamaw 部落，攻入 Kiyai 部落，也攻入 Towaqa 部落，到了那裡之後，就沒再進入 sqoyaw 了。…那次被攻擊之後，族人向四面八方逃難。泰雅人一逃入深山，日本不知該如何追擊，軍隊就收隊回去了。第二次被日本軍隊突擊，死亡一定很多，日本被打死的也一定有…。日本軍隊收隊回去之後，就到巴蘭那裡駐紮，然後到 qalang Fuzi(Fuzi 部落)去找莫那魯道了」。

筆者無法找尋更多的耆老採訪，因為他們都已過逝很久了，第二次戰役的情形，只能從日本留下來的文獻(理番誌稿)去探索揣摩，以下是有關日本第二次來襲莎拉茂社和司考耶武社的文獻資料(理蕃誌稿卷二下 p353-362)：

日本面對莎拉茂和司考耶武群第一次的戰役，深知日方是土頭灰臉匆匆收隊，司拉茂和司考耶武群的泰雅人打贏了那場戰爭，日本輸的很慘，他們傷亡將近百人。日本心想堂堂大日本帝國優秀的軍隊，怎麼可以慘敗給高山只拿刀和弓弩的番人呢!因此，日本將慘敗之恥埋葬心中，從新調整，擬出一個南北夾擊殲滅敵人的戰略。

南投廳轄埔里社支廳轄內西卡要、莎拉毛等兩原住民群，其戶口雖不多，但蟠踞於該方面之最深山區，煽惑交界地各社，不肯就撫，所藏槍械亦頗多，若有可乘之釁，頗有試圖一逞之狀。佐久間總督欲夾報復之心予以痛擊重創，乃訂定，召回該廳派赴奇那基方面支援之隊員，合併配備於莎拉毛鞍部之搜索隊，編成南投討伐警察支隊，與白狗支隊（自駐屯於埔里社之軍隊）相呼應壓制其境，再向馬那宇揚方面命攻打宜蘭蘭陽流域的平岡隊，向莎拉毛鞍部前進，南投、宜蘭兩面軍隊合力廓清司拉茂和司考耶武群。

大正二年(1913)

八月六日 隘勇線前進隊總指揮官內田下達於南投支隊長之命令如下：

一、討伐警察隊南投支隊，應與陸軍部隊白狗支隊協力，以達成剿蕩莎拉毛、西卡要兩社之目的。

二、現駐在於莎拉毛鞍部方面之部隊，應協力於八月八日開始行動之白狗支隊，對西卡要、莎拉毛兩原住民群開始行動。

三、支隊長，應於七日以前抵達莎拉毛鞍部，擔任支隊之指揮。

四、支隊之一部，目前正自新竹歸返之途上。預做於九日前，到達莎拉毛鞍部。

八月七日 佐久間總督向白狗支隊長下達準備命令，準備進擊莎拉茂和司考耶武部

族，討伐隊支隊幹部人員及編成如左：

一、平岡支隊，應於本月七日，集合於蘭陽溪上游馬那宇揚社附近，準備今後之行動。二、白狗支隊，應暫維持現在態勢，齊全其前進準備。進擊莎拉毛鞍部之時期，南投警察支隊應與白狗支隊共同行動。

八月十二日 蓋總督以自留摩安方面進入之軍隊平岡隊，到達希爾比亞鞍部為期，試圖由南北壓迫凶敵西卡要、莎拉茂部族。迨至十二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平岡隊第八中隊到達希爾比亞鞍部之下方匯合點時，Sqoyaw 社兇敵二十許，據南方五百公尺高地俯擊之。第六中隊之一個小隊，馳赴合力破之，略取掩堡數處。上等兵二名因而戰死，伍長一名負重傷。該地距希爾比亞鞍部凡一里，奔湍橫跨其間，兩岸削壁千仞，密林蔽天，不容易前進。乃築壘觀察狀況。正午左右，Sqoyaw 戰士兇敵襲擊第八中隊、第六中隊之一個小隊及擔架小隊，加以還擊驅退，並前進第六中隊，嚴加戒備，等待時機成熟。總督接獲此報告，即對白狗支隊下達前進命令，總指揮官亦命支隊長，於十五日開始行動。道路險阻，不易行軍。齋藤支隊長乃命近藤、長崎兩部隊踏勘路線，且令其開鑿。

八月十九日 平岡隊挺前攻取希爾比亞鞍部，與白狗支隊及我警察支隊取得連絡。於是，平岡司令官部署屬下，下令派第九中隊（第三大隊）赴開崖社、第三大隊（缺第九及第十二中隊）赴卡有社、第二大隊（缺第五及第八中隊）及衛生隊（缺擔架二個小隊）越土巴卡社、其餘各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同大隊之機關槍一個小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山砲兵中隊、擔架一個小隊）赴西卡要社。

八月二十日 第三大隊扼制卡有社原住民之走路，逮捕頭目尤明·布拉因等，並加以拘禁，命其繳械。頭目乞求曰：「若能獲釋，即抵壯丁等竄踞地，蒐羅槍械繳交之。」乃予以釋放。下午七時，頭目尤明率一群壯丁來襲，乃加以擊破，斃其四十七名，獲得槍械三十挺，並燒燬其聚落（五十二戶、穀倉七十五）。

第二大隊包圍土巴卡社，加以威嚇，促其繳械。上午八時左右，原住民等騷擾，揮刀殺傷巡查（附屬於軍隊者），使一上等兵昏厥，將要突圍而逃。則戮其六十五名，鹵獲槍械十挺、彈藥實彈五百發、火藥七貫，並縱火燒其聚落。

第一大隊第二中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等，包圍西卡要社，拘禁頭目以下二十九名，扣押槍械十九挺。所拘禁之原住民中，發現有六名曾經參與十二日在希爾比亞鞍部下方谿畔伏擊第八中隊，渠等自知難脫責罪，趁夜暗與頭目及其他壯丁五名，試圖逸脫而猛烈抵抗。乃加以斬殺。

第一大隊第九中隊，包圍開崖社，拘禁頭目以下二十三名，促其繳械，因繳出十七挺，表明恭順之情，故不問其罪。嗣後，軍隊各駐在其占領地，與警察隊協力，撫綏歸順原住民，招回遁竄之原住民。

八月二十日 平岡司令官為準備對馬烈坡方面之行動，將其所部之主力(司令部、第三大隊第九、十二中隊)，第二大隊第五中隊(缺一個三畝)、機關槍一個小隊、山砲兵中隊、衛生隊(缺擔架二個小隊)集結於莎拉毛鞍部，另二個中隊及擔架一個小隊配置於西卡要社、第二大隊之一個小隊配置於土巴卡社、第五中隊即配置於卡有社，以作後方連絡線之守備，並派太田大尉指揮之。

八月二十二日 內田總指揮官與平岡司令官商議，籌定對西卡要、莎拉毛及馬烈坡等原住民群之措置方法等，飭知石橋南投廳長及齋藤支隊長等，期以勿有違算。

內田總指揮官與平岡司令官就有關處置西卡要、莎拉毛方面之區分，敘述如下：西卡要原住民群，因已由軍隊加以處置，故予以擱置；土巴卡社因幾乎被殲滅，故任其自然。開崖社，因比較善良，故由警察隊接管曾經拘禁之原住民，使其放心。卡有社亦因幾近被殲滅，故聽任其自然。警察隊完成白狗、馬烈坡方面之處理後，將其主力暫置於莎拉毛鞍部，視原住民情勢之變化，而訂定適當計畫。本日，於莎拉毛鞍部，會同廳長、支隊長及部隊長等，協議應於該方面處置之事項。軍隊三個中隊駐留於開崖社及西卡要原住民群方面，其他則由平岡司令官率領，於本日下午到達該鞍部。於二十六日前，予以適當解決後歸還之預定。對於西卡要、莎拉毛方面各社，得於扣押之機械已經扣押，但遁竄者何時歸返，難於預測，故不得不等待時機。西卡要、莎拉毛等兩原住民群，經過軍隊討伐，其勢力頓挫，莎拉茂原住民群之一部，已移住於新竹廳轄內山界，目前祇有少數殘存者，居住於西

卡要、莎拉茂等地方。

第三次戰役-

番人奇襲隊輪番攻擊司拉茂

番人奇襲隊攻打司拉茂時部落還是在第二平台 qalang bzinuk 上。第二次戰役之後，司考耶武群已向日本歸順，剩下司拉茂群 Kiyai 社和 Slamaw 社繼續違抗日本，不繳械不歸順。日方於是從九月起，開始派番人奇襲隊攻擊司拉茂。以下是劉金盛頭目所口述，司拉茂與同是原住民的人戰爭經過：第二次戰役，日軍對莎拉茂部族二社和司考耶武部族二社進行大屠社之後，剩餘生存的人都逃入高山或深山，部落只留下那些跑不動的老弱殘障，日本不也不知該如何追擊那些逃到山中的人，軍隊就收隊回去了就到巴蘭(霧社)那裡駐紮，然後到 qalang Fuzi(Fuzi 部落)去找莫那魯道和巴蘭社大頭目普尼。

攻打莎拉茂地區時，日本軍隊原先計劃直接沿著大甲溪上來，直接攻打 Slamaw，到了 mezi 谷關時，派兵先去探看往 Slamaw 的路，他們超過 mezi 之後，發現怎麼都是高山深谷，河流狹窄，日本認為谷關一直到 Pistan(達見、德基)這條路途危險艱難(zihong)，擔心泰雅人狙殺，日本退回，改道到埔里。日本兵從埔里往深山，他們克服眉溪人止關之戰，攻克霧社地區之後，就直接往馬烈坡、白狗，再翻山越嶺攻打莎拉茂，這是改變之後，認為最好的辦法。以下是耆老們之口述情形：

一、莫那 魯道第一次、第二次率領 ktasiq 賽德克人突擊莎拉茂

日本軍隊一共來二次，第一次來時日本軍隊警察聯合作戰，在北港溪上游匯流處 hbun sragi 那裡全軍覆沒，全部被我們殲滅，第二批軍隊來時，無法好好抵擋，因為軍隊人人都有槍，也許有些被族人殺(射)死，他們(族人們)沒有講過，…日本就去找莫那魯道…警察對莫那說：「日本人好厲害啊！莫那你有什麼打算？」，日本人說 Khmay mga 他們很多人，因此他們對莫那說：「莫那，如何呢？你組織年輕人，想去的，想去殺

Slamaw 部落的，到駐在所登記，會給你們一把槍，10 發子彈，帶著一顆人頭回來，給你們很多錢，賞金中頭目 150~200 圓，戰士 100 圓，婦女 50 圓，小孩 30 …」莫那沒有等待多少天就率領奇襲隊出發了，他帶很多番人奇襲隊前去，隊伍在山路上行走，從前頭到尾部排的很長很長，有人說 120，160，人很多。番人奇襲隊來時，我們部落有在等候、埋伏，莫那他們目標 qalang bzinuk，就是第二平台的我們莎拉茂的老部落，莫那來包圍部落時，距離部落遠一點就停住，因為部落的人也在等候埋伏啊！在第一次的戰鬥(初次的戰鬥)中，雖然我們早早有準備，可是我們的武器是刀、弓箭，少有人擁槍，而莫那魯道他們每一個手上都有日本給的現代步槍，有很多子彈，也帶大刀，雙方激烈纏鬥交戰，我們被莫那他們殺的人不少，可是莫那魯道帶的人，也被我們殺很多，他們活著回去的並不多，莫那帶他們撤退回去，他的戰士頭部被我們砍下來了(Wal stnuxan galang tunux lru)，他們回去的不多了，都被 Slamaw 殺死了…。回去之後，莫那魯擊道心裡非常不服氣，向日本駐在所報告，要求再去攻打 Slamaw，他來奇襲攻擊二次呢！我們從上一批戰鬥中從死者手上也拿了不少槍和子彈，因此莫那第二次來襲時，又被 Slamaw 人殺敗回去，他的勢力衰弱下來了，他說不要再去了，罷了！不去了！莫那魯道二次攻擊地點都是在第二平台，現在被水掩沒了，那個才是 Puking bay qalang 最先的部落，叫 Bebzinuk，稱為 qalang Bzinuk，因為那裡有很多箭竹(bzinuk)，這個部落真正名字就是 qalang Slamaw(莎拉茂部落)，到處生長箭竹 bzinuk，故稱之 Bebzinuk，…莫那回去之後，就告訴日本：「夠了！我們不要再去了，我沒有時間，我們要工作了」。

補充: (劉金盛頭目補述)

莫那攻擊第一次時，我們被殺的大約 20 位，可是，莫那他們…70~80 個被我們擊斃，所以莫那魯道第二次來襲時，人數減少數量了，已經沒有什麼戰力了又被等待的 slamaw 攻擊埋伏，si alah la 就自動放棄了，因此日本才派 Lepa 來…。莫那魯道第一次來襲時，早上攻擊的，大約他們殺 20 多個，而我們早已經埋伏等候，他們死了 70~80 多個~，從此之後 nanu siqoyai lru 他們就萎靡下去了，他第二次來時，部落的人早已躲藏起來，戰士埋伏等候，莫那奇襲隊被擊斃 1 位、2 位…就畏懼了，準備隨時撤退逃

離，他們也不知要逃到那裡，因為唯一進出口的路就是 nagasaka，其它的路只有 slamaw 人懂。

二、Tawza 奇襲來襲

Tawza 來攻擊時，他們從 Teminan 天池下來的，他們目標是 Kiyai 社，他們正越過福壽山農場，被大火燒過(inlawmanru)光凸凸的，他們排了長長的一列下來，大概是太陽初升之時，太陽剛照射下來，因此他們隊伍看的很清楚，我們的人從 slamaw 爬到 qalang 機 kiyai 去等候埋伏，敵人要攻擊過來了，婦女們背小孩包袱慌張逃下來，距我們很近，看著看著，不久他們進到 llahuy 原始森林內，我的 yutas 岳父也有去呢！岳父說日本派我們去攻打 slamaw，我的女兒 Bikah 會不會命運不好呢！那次我們進入 slamaw，但是我們並沒有殺人呢，我們到 kiyai 社裡面的人都已經逃到對面了，slamaw 人遠遠觀察 Tawza 的動向，到了園裡就在拔芋頭，他們餓了，因為沒有甘薯就拔芋，也椿米煮飯 9:30 半 12:30 吃飽就回去了，離開之前他們把 kiyai 社的穀倉 khu 都燒光，連房屋也燒了，我對我的岳父說：「燒房屋又燒穀倉是 psaniq 禁忌，utux 會不喜悅會懲罰的…但是你們迫於無奈受日本欺騙慫恿的」，這些奇襲隊有沒有日本跟著，誰敢過去看…我們自己 slamaw 在自己平台邊緣守望防守，距離 kiyai 大約有二千公尺，敵人來的奇襲隊伍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當 mktawsa 下來搜尋，從 kiyai 嫁到 slamaw 的女孩，他們的丈夫就跑上去警告(報告)敵人來襲了，趕快逃，趕快躲藏，敵人來襲尋找我們了。Kiyai 的人就逃到對岸 slamaw 我們這裡，Tawza 吃飽了，燒屋穀倉之後，就看到他們的隊伍又折回去，回到山頂松嶺派出所…我們沒有追蹤上去，因為他們沒有傷害殺死人，我的岳父就是參加的一員。

三、Lepa 馬烈坡組織番人奇襲隊攻打莎拉茂

日本軍隊就不斷不斷前進，然後到馬烈坡 Lepa 了，駐紮在 Lepa，然後慫恿 Lepa 的人，Lepa 頭目 yutas Suyan，他太太是 Kayo 頭目 Temu Suyan 的妹妹，日本到了就慫

惠 Lepa 組織番人奇襲隊，對他們說去攻打 Slamaw，條件同日本對莫那說的一樣，一個人到當地日本駐在所登記，就一個人給一把槍，給 10 發 kayngai(子彈)，攜帶一個人頭，就有多少賞金，一樣的條件，…這位頭目就召集族人說：「孩子們，走吧！」。我們有一位嫁過去的阿嬤，莎拉茂頭目 Temu Suyan 的妹妹，他的丈夫要出征時，就站起來阻止說：「Suyan， balay kana su usa ai(Suyan，說真的你不應該去的啊！你要去殺的人是哥哥呢！你是要攻擊自己的 yanay(太太的兄弟)嗎？」，「哦！日本命令我去的，像這樣日本給那麼多的好處，不好嗎？我帶著年輕人過去」，馬烈坡頭目 yutas Suyan 回答著妻子，她太太再對丈夫說：「Suyan，可能是我們沒有小孩的關係(ai uqa ku lagi ta)，你去毀壞我的娘家故鄉(musa su hmiriq kinhulan mu)，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喔！(ini baqi qi?)，可是你可能永遠不會再返回了」，太太特別警告他丈夫，「正如周遭泰雅人的比喻，我的家鄉莎拉茂，虎頭蜂都還沒有他們兇猛呢！」如此對丈夫警告，警告他們不要去惹，yaki 又對他的丈夫說：「不要帶他們去攻打 Slamaw，你只要帶他們去，你們就會戰死，我們都會為你們哭殤，一個月了我們都還無法抑制(停止)哭泣的」---

Lepa 番人人奇襲隊依約定日期出發，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發了，他們到 qalang Bubul 馬卡霧霧社一帶休息，那個地點叫 Tatah。奇襲隊在 qalang Tatah 休息，有一位 yaki(阿嬤)在種甘薯，種了高可及頭的赤陽木樹，休息中 yutas Suyan 說：「孩子們，我們就如此砍殺 Slamaw」刀子出鞘，一棵棵砍斷阿嬤所栽種的赤楊木，統統砍光了。以前泰雅人從事農耕，栽種赤楊木 ibuh，落葉會把五節芒根群腐壞，所有植物也會腐爛，只留下 ibuh 植株，葉子落在地上腐爛成堆肥，開挖鋤耕(piskaruh)時不用挖了，弄平就好，播種之後，小米長的非常茂盛，結穗飽滿…。種的 ibuh 被砍了，yaki 阿嬤就對天發誓：「好！你們這群 qalang Lepa，我種的 ibuh 我是忍受著寒冬寒雨種的」赤楊木是冬天時栽種的，而且也要下雨天，才會活著。我起誓：沒有關係，如果我不是流汗種的，你們就那樣子大大方方砍伐…我會在這裡等著看你們，看你們到底再回來的有多少？看你們還能活著多少？」，yaki 瞭解、明白，她的預言成真，Lepa 奇襲隊出征返回的時候，一半的人都看不到，戰死了，連 yaki 的丈夫，Lepa 的頭目也被刺死了，被他的 yanay 刺死了，…那次戰鬥回來，我們馬烈坡頭目 yaki 的丈夫，就沒有回來，被刺死了，她

就等著迎向那些敗戰而歸的人說：「我不是早已說過嗎？你們看看，有騙你們嗎？我不會騙人的……」。Lepa 那次傷害之後，也說我們也不要了，我們不要去了…。

四、mstobown 奇襲隊攻打莎拉茂社

過後，mstobown 也說換我們去吧！走吧，我們去攻擊 Slamaw，去嚐試 Slamaw，看看他們有多厲害…。他們的路徑不同，他們是從 byukun 直接下到 nagasaka，那地區都是被火燒過的五節芒草原，遠遠的就看到 mstobown 奇襲隊排列隊伍，一個一個走下來。一群兇猛勇敢的 Slamaw 年輕人，他們從大平台跑下溪谷，然後往稜脊爬：「趕快！趕快！到他們會出現的地方隘口埋伏」，奇襲隊下來之時，Slamaw 年輕人已經爬到山的中腰，就在那裡等候埋伏，碰！一個人被擊中，還沒下到我們部落呢！在山脊上就中伏了，被擊中但未死，可能擊中大腿…好像是他們頭目，奇襲隊忙著救人，揹受傷的人退回去，之後也沒有來第二次了，他們明白莫那魯道來二次，被殺敗回去，Lepa 也被殺退回去，他們下來還沒到 Slamaw 部落，頭目中途就被擊傷，統統趕緊撤退回去了。這些番人奇襲隊都是日本事先慫恿給槍、子彈、工錢、賞金等前去殺 Slamaw 人。

大正二年(1913)9月起，日本不斷命令霧社群、萬大群、馬烈坡、白狗群、東部太魯閣群、道查群等組織「番人奇襲隊」輪番進山攻打司拉茂二社。司拉茂人主戰派避居深山，另建-qalang Slaq、qalang Lebluki、qalang Tapaqtunux 等抗日基地，繼續抗日對抗奇襲隊。

五、莎拉茂人反攻-大正五年(1916)(理蕃誌稿卷三 p553~555)

莎拉茂受不了被日本和奇襲隊攻擊圍剿，於是進行反攻，攻打鄰近日本駐在所。

9月16日九月十六日卡又(kayo カヨ)社及凱崖(Kaiyai カイヤイ)社原住民忽然表露出反抗態度。駐在所所在地之頭目尤每哇丹(Yeuminwatn エーミンワタン)雖極力安撫，仍難有效控制。駐在所不得不因此撤退，該所巡查下松仙太急報相

澤警部補，攜眷與尤敏哇丹在當天下午一時到達長阪駐在所。九月二十日下午四時住載所建物被暴徒放火燒毀，冒出黑煙。

9月18日上午一時，台中州能高郡轄區合流點分遣所，於九月十八日上午一時受到薩拉瑪俄原住民約六十人之攻擊，守屋義見巡查夫婦、菊池禮一夫婦及其長子、小島辰十郎六人慘遭殺害後被斬首。黃其武警手亦當場死亡，巡查湯其福、陳球、警手宋阿順、劉願哭、林清元、黃立賢六人死裏逃生，往馬里克灣警戒所避難。出差至白狗之長崎警部令馬烈坡警戒所夏山警部補率原住民三十前往援救。另佐塚警部補率原住民十六人趕往現場。另外豬瀨警部所率巡查七人亦參加救援。造成日方死亡7人，6人逃生。死者均被滅首。

9月18日上午十一時，台中州能高郡轄內薩拉瑪俄原住民凱崖社頭目等三十人，於九月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前來捫岡駐在所要求會見該所長久保警部補。頭目進入辦公室會面時，屋外原住民突然闖入開槍，警部補長久保勞左衛門、巡查武藤八左衛門、警手陳送三人被斬首，警手戴草及徐堂二人慘死。另外巡查玉尾五郎、萱原留造、深川蹊五郎及警手川原一郎蔡慶全、黃舉六人分別受到輕重傷後避難崎路駐在所。佐藤警部補之隊伍於十九日上午八時到達出事現場調查，駐在所已全部燒毀，長久保警部補等遇難者之屍體散佈在掩體內，現場零亂。左高巡查負傷後躲入有頂蓋掩體內，乃將其帶回。能高郡獲報後急派巡查十六人及警手八人前往，另召集霧社群原住民八十五人擔任薩拉瑪俄之警戒任務。此攻擊事件殺死日方5人，傷6人，死者均被砍頭。

六、日本又派番人奇襲隊追剿莎拉茂反抗軍-大正五年(1916) (理蕃誌稿卷三 p556-561)

○奇襲隊之行動

9/20 接獲情報謂，凱崖社及卡又社叛逆原住民正舉行勝利宴，認為此時奇襲，收穫必大。乃編組奇襲隊二隊，由長崎警部率領佐塚警部補，草西、青木、平田三巡查、警手二人，巴蘭社原住民五十人及白狗社原住民二十二二人，共79名，二十日上午

二時採取行動，六時襲擊凱崖社。凱崖社原住民似已料有此行動，在該社區北方大甲溪右岸據點頑抗，經二十分鐘始將其擊退至東方新闢土地，下午四時返回岐路分遣所。此役中擊斃原住民一人，我方亦有警手三人受傷。敵方死傷可能有三、四人。

下山警部補率領川島巡查及原住民五十人，計卡姆喬社三十五人、土魯閣（Toroko トロコ）八人、牟卡霧霧社十人、馬黑坡五人、道達（Tautsua タウツアー）社五人、保哥社五人，共 68 名，於二十日上午止時由吹上分遣所，到達薩拉瑪俄吊橋時發現右岸有一原住民擔任警戒，立即加以攻擊並進入該社，燒毀全部房舍，下午一時返回吹上分遣所。

○撤退常坂駐在所吹上分遣所

叛逆原住民之力量不容忽視，希佳堯社之一部份亦有串通嫌疑。故維持長箔及岐路防線頗感困難。能高郡曾下令裁撤該兩條防線，但希佳堯駐在所在希佳堯社所在地，位於岐路防線上，撤退駐在所可能導致該社動亂。故保留希佳堯駐在所在其必要，而長坂及吹上則於二十日完成撤退工作。

○奇襲隊之行動

9/22 佐塚警部補所率歸順原住民之一隊於二十二日上午出發，準備攻擊凱崖社。在大甲溪右岸有一哨兵，其驅逐，搗毀右岸約一里長耕地，焚燒房舍三十六棟。房內存有大量小米、番薯等，暴民畏懼我方力量潛藏不露，乃於下午六時返回岐路駐在所。

9/28 在岐路駐在所之長崎行動小隊，於二十八日率平田巡查及巴蘭社原住民四十六人，由大甲溪溯溪而上，行進至大久保駐在所下方，與東巡查及托坎（Toufn トーガン）社原住民四十人會合，總共 87 名，在岐路與捫岡間之山腹搜索前進，彼此保持聯繫。行進至突出捫岡北方之稜線，接近東北方溪谷森林時，發現有倉庫十六棟，經查儲滿小米、陸稻等，數量約有九十石，即予燒毀。大甲溪溪流湍急，渡溪有困難，對岸又係斷崖絕壁，無法前進，下午五時三十分返回岐路駐在所。

9/30 長崎部隊、相澤機關槍隊及下山部隊於三十日上午由吹上出發，在薩拉瑪俄駐在所下方露營，十月一日在機關槍掩護下，在大甲溪架設變橋，到達右岸，向疏

散地塞克灣（Sekowan セコワン）前進。途中在卡又社西平地突角陣地遭遇暴徒，激戰數小時始予擊退。此役可能擊斃敵方五人，但我方亦有原住民三死二傷。

10/1 川西分隊於三十日由岐路出發，在凱崖社露營，十月一日分成二班，由凱崖社對岸稜線由東西方向前進，燒毀原住民房舍一棟、小農舍四棟、倉庫五棟。繼續前進搜索附近，在稜線上遭遇暴民，兩隊第二次合力予敵重擊，敵方遺屍一具後潰敗。我隊亦有原住民一死三傷。

9/30~10/4 佐塚部隊於三十日率白狗社原住民一百六十二人前往曾受襲擊之疏散地，抵達白狗大山時遇暴風雨，行動受阻。十月一日在大甲溪匯合處、十一月二日在白狗山後七合目露營，十月三日計畫攻擊來魯庫（Rairuk ライルク）及希拉克兩社途中，先受到暴民襲擊，迎擊後佔領來魯庫社，燒毀房舍及倉庫，殺死婦女一人，繼續前往希拉庫社，途中再遭遇攻擊，將其擊潰後佔領，同樣是當處置房舍、倉庫及家畜，四日下午一時返回吹上分遣所。本次行動除第二日有一原住民在白狗大山背後墜落懸崖負傷外，我方無損失。敵方似預知我行動，有搬出財物跡象，均倉皇逃竄。

10/4 下方部隊為攻擊凱崖社，十月四日上午由根據地出發，到達大甲溪右岸拓阿卡（Toaka トアカ）溪稜線，燒毀原住民儲滿糧食之倉庫十四棟，下午六時返回。

10/3 中武巡查部長所率蘇庫（sookoo スークー）社及保哥社原住民三十三人，於十月三日上午五時由長坂駐在所前進至薩拉瑪俄駐在所西方大甲溪右岸，俗名莫莫奇庫（momochik モモチック）溪，燒毀房舍五棟後下午五時返回長坂駐在所。

10/16 番人奇襲隊攻擊烏來魯瑪社之 pesyux 社

由蘇庫、保哥及波阿崙三社原住民一百零四人所組成隊伍，於十月十六日出發，準備攻擊比奇諾夫（bijnof ビジノフ）及來魯庫一帶。中途在大甲溪岸森林中露宿二夜，十八日過大甲溪，十九日拂曉出其不意包圍部落。暴徒等驚慌失措，大部分逃向上方耕地。此段中殺死烏來魯馬社頭目等後割取其首級達十七個之多，但我隊亦有原住民戰死四人、負傷後死亡一人、受傷七人。接報後二十一日晨佐塚警部補偕中武巡查部長等二十人趕往，在白狗山鞍部與奇襲隊會合，將死傷者帶回馬烈坡警戒所。是役莫那魯道被 pengan kumu 擊傷腳部。

10/18 安達巡查所部萬火社原住民六十三人為攻擊凱崖疏散地，十月十八日由岐路駐在所出發，在托巴卡（tobaka トバカ）溪燒毀倉庫十三棟，即在該地露營。十九日搜索附近時暴徒開槍十數發，將其擊退。回程中在大甲溪右岸發現有倉庫三棟，內藏小米約三十石及雜物，均燒毀後於下午五時三十分返回岐路駐在所。此役中有原住民二人受傷。

10/30~11/3 番人奇襲隊攻擊烏來魯瑪社之 ksetan 社

十月三十日派往搜索希拉克溪方向之馬黑坡、保哥、波阿崙三社原住民一百五十人在路上耗費四日，於十一月二日始抵達烏來魯瑪社。敵方已知我行動，攜帶財物逃走，遁其足跡，前進至溪流下游。三日晨遭遇暴徒約十六人，交火八小時之久，擊斃暴徒二人，我方二死五傷。續燒毀房舍五棟、倉庫二棟。回途中在馬巴警戒所西北方受到暴徒之追擊，當場死亡三人、負傷二人，無法撤退。獲報後緊急派出巡查三三人、挑夫二十人支援，下午一時返回。是役與莫那魯道同行某社頭目也被擊重傷，而莫那魯道本人又被 pengan kumu 或他人擊傷頭部。

10/30~11/2 暴徒屈服，哀求歸順

十月三十日派往搜索希拉克方面之萬大社及巴蘭社原住民隊伍，於三十日在希拉克社附近遇見卡又社原住民約四十人，彼等稱受到我奇襲隊之壓迫，已疲於奔命，而且存糧告急，無法再戰，願意投誠。應允以交出所有武器為條件，呈報上級。領回槍一把，約期再會，以表誠意，二日下午一時返回長坂駐在所。

11/10 會見暴徒

十一月十日長崎警部率領歸順原住民在卡尤社會晤薩拉瑪俄各社原住民彼等因少數人員之誤解，自大正三年以來數次違背訓訓示，非法暴行。對於此事件，深感歉疚。為表投誠誠意，特責各社繳交所有槍械，敬請寬宥。除俟回社後說服群眾，收集槍枝外，交出攜槍十七把。乃將其收繳，令先回去。

11/10 交槍

在十一月十日會面時交出槍枝之有力人士修恩塞茲（shyuensetsu シエーエンセツ），偕同原住民婦女一人於十六日來長坂駐在所，說明社區內有部分人提出異議，故

交槍案延誤，同時交出八把槍。要求提出其餘槍枝後命其歸社。

10/17~18 友我原住民與暴徒起衝突

十月十七日下午三時發現希魯比亞（shirubia シルビヤ）及比奇諾夫兩社原住民聚集在大甲溪右岸，乃派原住民籍警手前往，敦促其向長坂駐在所報到，但遭拒絕，並且聲言除非卡尤社及凱崖社交出所有槍械，彼等絕不繳交，談判未獲結果。次（十八）日再派巴蘭社原住民一百二十四人到達原卡尤社所在地，採取強硬談判態勢。但始終堅持上述意見，不為所動，終至口出狂言，導致談判破裂，雙方互動干戈，激戰約三十分鐘，割取敵方人頭二十五個，沒收槍枝二把及雜物二件返回長坂駐在所。是役奇襲隊員在戰鬥中傷亡人數也很多。

以下補述相關番人奇襲隊攻打司拉茂這方面的文獻：

「---在這討伐懲罰「沙拉茅番」的行動，日本人在霧社地區駐紮軍隊，並由鄰近之泰雅族各社組織討伐突襲隊，以准予獵頭邀功獎賞為誘餌，展開以夷制夷的討伐行動。該書記載，當時被日本人動員參與奇襲的部族含蓋了泰雅族的各族群，包括屬 Atayal 亞族 Sqoleq 支系的白狗群、馬勒巴群，屬 Atayal 族 Tseole 支系的萬大群，以及 Seedeq 族的 Tuluku、Toda、Tkdaya 三群，其中 Tkdaya 群被動員的部落有 Gungu、Mehebu、Boalun、Suku、Paran、Tongan 六社，參予的次數超過六次。根據統計，日本討伐「司拉茅番」共「出動次數十一次，總計一千人次，其中『霧社番』五百六十二人次，約佔 56%，----由此可看出『霧社番』擔任奇襲隊對日本方面的貢獻。」Tkdaya 群中則以 Paran 社參予的四次，動員人數超過 225 人為最多，最後一次的奇襲任務也是由 Paran 社完成的。」（簡鴻模，2002：33-34）

依據莎拉茂部落耆老所報導，司拉茂傷亡有多少人，番人奇襲相對的也傷亡多少。不同的是日本的番人奇襲源源不斷湧來，莎拉茂戰士不斷傷亡，不斷移動轉換，根本無法安身喘氣，並且彈盡援絕。日本派番人奇襲隊圍剿莎拉茂，只知道奇襲隊不斷的湧來，不斷的戰鬥，最後連莎拉茂人在各高山上的避居地，也遭敵人發現而遭攻擊，房屋被燒燬，穀倉被焚燒，耕地被搗毀。司拉茂反抗軍最後決定從 slaq、lebluki、tapaktunux

等高山離開，長征到更遙遠的大霸尖山，到馬達拉溪、北坑溪沿岸原始森林中。莎拉茂反抗軍到遙遠的大霸尖山，日本所派的奇襲隊找不到他們，日本暫時停下來。於是從大正六(1917)年~大正九(1920)年的上半年，莎拉茂地區的日子暫時平靜無事。

第四次戰役-火燒大平台

一、大正六年(1916)~大正八年(1920)司拉茂避居大霸尖山一帶

遠避大霸尖山一帶的莎拉茂人，經過了幾年沉寂平靜的日子，就陸續派人偷偷溜回大甲溪的故鄉，偵察部落的光景，看看日本人走了沒有？，番人奇襲隊還有沒有繼續在搜山---。幾年之後，從偷偷回來偵察的人報告，日本人已經在他們逃離時所遺棄的部落上方，莎拉茂人稱 *pelumuwand* 的第三平台上，正興建一個嶄新的駐在所，駐在前不遠處正對面，也已經做好一條嶄新的鐵線橋，新橋越過底下大甲溪，直接銜接到對面新開的警備道路上。那些來不及或無法逃離的老弱殘障人士，日本並沒有殺死傷害他們，正安心的在新駐在所上方第四大平台，族人稱 *kbabaw* 上生活，他們搭建茅屋並耕地種植農作物。

遠在大霸避居的莎拉茂人得知之後，暗喜好像日本人未再追殺了，於是陸陸續續半信半疑回來故鄉。有些人大膽的直接到大平台 *kbabaw* 上蓋屋耕地，但還是有多人不相信，懷疑在做和平假象，而在離大平台較遠地方蓋屋、耕地。在大平台 *kbabaw* 上居住的人，常常受到駐在所日本人有禮貌微笑的招待，請吃食物喝酒，有時也請他們做搬運工作，久而久之，莎拉茂人戒心慢慢消除，也主動去接近日本人說話聊天。一次又一次的請客吃飯喝酒，回去之後日本人又送些日常用品帶回家，而且日本人也不斷宣導說不要打仗了，大家要和平---。莎拉茂人慢慢地信任起日本人，信任日本人口中所說和平的話---。但是那裡知道純樸的泰雅人，一諾千金的莎拉茂人，正慢慢掉入日本殖民帝國陷阱裡，一群善良無心機的莎拉茂人正朝他們連想都無法想像的噩夢裡走---。

以下是司拉茂頭目 *Wilang* 所描述日本軍隊火燒屠殺情形:

「---日本從松嶺 macmine 派出所，繼續下來在 kiyai 建了氣合駐在所，然後松嶺下來時又沿著嶺線，直接下到 sluhong 塔建捫岡駐在所，或稱 selhing 派出所，就是目前擺放陳列山炮的地方，從這裡下滑直接滑到大保久了，那裡也有駐在所。我們從大霸回來…之後日本就說我們和平吧！他們請我們 slamaw 人搬運東西，從 Bubul 到 Byukun 再到 nagasaka 駐在所由 Bubul 人搬運，從 nagasak 過來到 pelumuwan 駐在所是 slamaw 人去搬運，…我們這個新部落是蓋在魔鬼島的平台，有第一、二、三、四等平台。第二平台 Bzinuk，第三平台 Plumuwan，第四平台 Kbabaw，

日本駐在所就建立在第三平台。就是鐵線橋的橋頭啊！第四平台土地很寬又廣…。日本說我們和平了，不要互相殺戮，有一天我(日本)好好請你們用餐，給你喝酒，泰雅人就相信，也就是那一天本來是 Tahus Pihik 要被抓，還有我伯父 Takun Lawpaw 也要被抓的。…日本利用宴請美食美酒誘殺 slamaw，那天大約是上午十時太陽炎熱了，日本盛滿一杯 awmori 青森酒遞過來，中途被一位 klangan 懶惰的人搶著喝掉，日本互相觀望持疑：「咦？Tahus Pihik 不是這個人喔！」再倒一杯喊：「Tahus Pihik！」，第二杯又是那個人搶著喝，mama Tahus 就說：「llaqi ga nyu kekru ai(孩子們！他們是在欺騙(我們)喔!)，大家自己小心瞧一瞧啊!」，他就說稍等一會，我先去看天氣(上廁所)，他可能和我伯父 Takun 坐的近，他們說我們先到外面上廁所，…當時聚落房屋邊緣就是懸崖，在第四平台接近中間的部落房屋內擺設筵席，這是真正 Slamaw 部落，mama Tahus 心想日本呼叫他的名字叫了二次，一定有問題，欺騙喔！mama Tahus 藉著說上廁所就開溜，mama Takun 也很快說上廁所也開溜出來，二個人出去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日本看情形不對，就說給他們喝吧！要不然統統都會跑掉了，房屋裡面的人察覺有異，mama Takun 離開時留話：「孩子們！要小心喔！自己要謹慎決定該如何」，…二個人走了之後，日本就讓他們喝酒了，喝！喝！喝！，吃！吃！吃！，Tahus Pihik 早先就溜開了，屋內正喝的醉醺醺時，日本吹口哨了，噓~~噓~~原來軍隊早已經在那裡隱藏埋伏了，警察人沒有那麼多啊！都是日本軍隊，這已經是日本第三次派軍隊來剿滅了，第一次在北港溪源頭被我們 qalang(部落)殲滅，第二次軍隊對三個部落同時進行大屠殺，第三次就是用筵席誘殺火燒屠殺 slamaw 人，先給他們酒喝吃美食，吹口

哨之後，日本就說抓起來統統用火燒、槍殺…。事前部落有心的人早已經有防備的心，知道日本人是來騙我們的，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年輕人、懶惰的人和不工作的人，去參加等候吃飯的，因此，喝啊喝的，日本青森酒好好啊！有各種美食，豬肉是 miso 醃製的，煮的非常香又好吃。

日本軍隊第二次來過之後，就派莫那魯道、Lepa mstbown 來攻擊我們了，…日本第二次派軍隊是夜襲，不讓所有人知道，突然下降到大甲溪谷突襲三個部落…到底死了多少人，無從估計，因為被奇襲之後，活著的人四面逃逸，誰死了都不知道了，…第三次時日本派蕃人奇襲攻打我們，那個時候我們還在第二平台，日本軍隊屠殺之後，無法消滅 slamaw，就派莫那魯道上山來奇襲，莫那魯道大舉突襲二次，都被殺敗回去，他也萎縮下去不來了，因為他們被殺的人很多，來了 100 多位奇襲隊，我們當時戰力很強，slamaw 戰士還有 350 位左右，我們有在等待埋伏，所以莫那來襲時莫那有一半的人被我們擊斃，因此他非常沮喪萎靡(si gouai la)，他生氣要求日本再派他去攻打，第二次莫那來時，他有點膽怯會躲藏了---，日本已經給他槍和子彈了，但莫那心裡盤算著反正我們有去了嘛！…開始時我們戰士擁槍並不多，必須殺死日本、奇襲隊隊員，搶他們的槍才有，我們殺了 Lepa、Kbubul、花蓮的太魯閣才有槍。花蓮來的奇襲隊都會拿著槍，日本給的啊！而且東部的他們還可以買到槍，他們不會和東部平地人爭戰殺戮，平面上的漢人早就有槍了，我們泰雅人看到走在路上拿槍的漢人，就突襲搶他的槍，…。莫那來了二次就罷手不來了，日本就慫恿 Lepa 來攻擊，就是 yanay 和 yanay 一對一用長矛決鬥，之後就是 mstbown 了，他們也想要試試 slamaw(mssawya,tlamay ta cikah slamaw)想爭取盟主地位(mssawya, ima ta plahang)，而是他們自己來偷襲我們，不是日本派的，他們沿著山的嶺脊走下來，部落的人遠遠就看到了，我們從 slamaw 往上看，就看到他們從 nagasaka 下來，那是唯一下來的路，slamaw 年輕戰士爭先恐後前去迎敵，跑的快的就已經到路的中途了，在那裡埋伏等候，有些在底下 hbun 等候，…mstbown 的人走下來到一半，碰！一位被槍擊中，當場被驚嚇了，帶頭急忙道：「孩子們！快！快撤退！我們會被他們殲滅了」，

Mstbown 來襲之後，日本到第三平台 Plumuwan 蓋派出所，第四平台才是日本誘

殺 slamaw，擺設筵席日本酒，請客吃飯喝酒，把泰雅人統統關到大房子內，男人一棟，女人一棟，小孩一棟，集中在屋內，大門深鎖，用汽油澆上去，一把火全部燒光，逃出來的碰！一個出來碰！拿槍在外面等，就等在門口，唯一出口，無處可逃了，男大人、男小孩、女大人、女小孩，四個房屋 muyaw 內人都各關在裡面，外面又有軍隊等著拿槍，怎麼逃？男女老幼統統被燒光殺死，有些後代的老人說死的差不多 70~80 多個，怎麼只有 70 個，不止啦！大約在 130，甚至 150 以上，…。能從大火大屠殺中逃出來的人，真是寥寥無幾。那些沒有參加死亡宴會的人，一聽到噩耗，倉慌恐懼中傷家帶眷又逃入深山，繼續過著風聲鶴唳逃亡生活，日子怎麼過啊！

二、大正九年(1920)-司拉茂總反攻

大正八(1920)年底，北部山地流行性感冒肆虐，有多人死亡。原住民認為與異民族接觸，祖先神靈作祟，故必須趕走異民族，密商俟機出草。山地情況丕變，新竹州竹東郡南邊以迄臺中州東勢郡轄區，綿延約三十里之警備線內外一帶山地情況惡化，斜卡羅原住民勾結北勢及南勢兩部族原住民反叛。兇狠剽悍的莎拉茂人不甘心一再被日本打壓、欺騙、屠殺，不願坐以待斃，決心對日本反擊。

大正九(1920)年九月十七日，kayao 社襲擊合流(莎拉茂)分遣所，殺害巡查三名及其家族，掠奪槍械彈藥，次日(十八日)，kiyai 社 Yumin Masing 襲擊^門崗駐在所，警部一名、巡查部長一名、警手三名慘遭滅首砍頭，殺害警部補等十二人、殺傷九人。日方據報以霧社白狗馬烈坡盟友蕃編成奇襲隊，前後數次討伐，窮追猛打，殺死莎拉茂人五十二人，殺傷十九人，燒燬住屋及穀倉，損毀耕地。莎拉茂人逃竄深山，打游擊戰，到了後來彈盡糧絕，透過其同族希佳堯原住民請求准予歸順。經嚴予告誡，約束今後行動，沒收其槍枝後劃定界限居住。大正十年一十六日卡又及凱崖兩社頭目等三十一戶一百四十四人亦獲准歸順，但其後卻暗中勾結北勢及斜卡羅部族原住民，私自帶入槍枝、彈藥，故態復萌，表現傲慢。甚至違背誓言遷往大甲溪右岸高山 Lebluki 居住，秘密反抗，倨傲態勢日漸升高。

三、大正十年(1921)日本利用馬烈坡奇襲隊追剿莎拉茂人

以下是理番誌稿 p43~48 的内文：

「---大正九年九、十月間曾利用馬烈坡原住民突擊薩拉瑪俄原住民。因為前者之卡姆喬社曾有三人被薩拉瑪俄人殺害，自此以後馬烈坡原住民復仇之念，與日俱增。故日本計劃唆使馬烈坡原住民藉詞和解，伺機予以殺害。大正十年八月十八日上九時三十分，在原~~欄~~岡分遣所之西約十二町處以舉行和解儀式名義召集薩拉瑪俄原住民三十餘人，任由馬烈坡原住民九十八人攻擊。薩拉瑪俄人似亦有相當準備，立即應戰，馬烈坡人雖斬首敵人四人，本身亦傷亡三人。薩拉瑪俄死者中之一為大正九年九月間殺害長久保警部補之兇手，其餘三人亦均屬鷹派中之首惡。

希佳堯社頭目哇丹諾阿奧由於其四女出嫁薩拉瑪俄原住民，一向與該社保持親密關係，曾怒責淺間警部補為何未事先通知該社。又，與薩拉瑪俄原住民有姻親關係之希佳堯社原住民直指本事件純由日本人策劃，其他人則採否定態度。社中分二派激辯，最後獲得結論，認定係出於日本人之指揮，但希佳堯社不與日本對抗，揚言與薩拉瑪俄原住民並肩向馬烈坡原住民報仇。八月十九日上午六時希佳堯社民十餘人前往薩拉瑪俄社觀察情況發展。

情勢發展至此，特提醒馬烈坡原住民應提高警覺。

○ 牽制希佳堯原住民

希佳堯與薩拉瑪俄部族原住民有近親關係，在本事件中難保不支援後者。為牽制希佳堯原住民，特唆使與其有仇敵關係之花蓮港廳轄內之太魯閣原住民，在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八日期間前往希佳堯一帶打獵，果然導致雙方交火，達成預期效果。

○ 馬烈坡等原住民突擊隊之行動

九月三~四日 按照舊慣例，薩拉瑪俄原住民對於一旦受到馬烈坡原住民攻

擊，必以牙還牙。擬善用此習性，由馬烈坡原住民前往挑釁，待前者出動後予以痛擊。另方面也計劃由同郡轄內之托羅庫及道達兩社原住民，趁交戰中薩拉瑪俄原住民不備時加以攻擊。九月三日下午四時，派馬烈坡原住民一百三十三人往薩拉瑪俄部族凱崖社南方稜線，派托羅庫及道達兩社原住民九十五人至們岡一帶。然此一計劃似被薩拉瑪俄識破，並無達成目的可能。命殘間警部補令希佳堯社頭目等轉達薩拉瑪俄原住民，限於九月四日下午一時前繳出槍枝，否則將發動攻擊。四日下午三時希佳堯社頭目等回來復命，謂薩拉瑪俄原住民堅稱彼等未持有槍枝。另派往薩拉瑪俄社之下松巡查於四日上午九時返回太保久警戒所。據報薩拉瑪俄原住民自二日以來生活起居皆在野外，戒備森嚴，對官方戒慎恐懼。薩拉瑪俄族中之希拉克社鑑於北勢原住民集體歸順，最近也有意仿效。但同族中之卡又及凱崖兩社認為若希拉克社歸順，則彼等勢被孤立而極力阻止。但一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態度軟化，頻頻要求下松巡查在當地成立駐在所。巡查告以在未繳出所有槍枝前，仍須嚴厲追究。態度已軟化之頭目尤敏哇丹等二十三人隨同下松巡查來到太久保警戒所。

情況概如前述。利用希佳堯原住民間接促使繳槍。另召集與馬烈坡原住民有姻親關係之人至松籟警戒所，令親眼目睹眾多人員準備攻擊薩拉瑪俄社，命其盡力規勸繳槍。彼等驚嘆勢力強大，均承諾照辦。警方同時警告希拉克社，如與卡又及凱崖採取聯合行動，必遭殲滅。

九月五日 上午七時許，馬烈坡、托羅庫及道達各社原住民由松籟警戒所出發後即展開戰鬥隊形，進擊凱崖社。由該社上方邊掃射、邊攻進。但社民已逃離一空，乃燒燬其住屋並損壞農作物，夜宿凱崖社中，六日天未亮，渡過凱崖社至卡又社路上由原住民架設於大甲溪之小橋。隊伍一分為二，一隊往俗稱西克灣之處，另一隊往托巴卡溪方向，循薩拉瑪俄原住民逃竄路線追擊。往西克灣之一隊發現薩拉瑪俄

原住民之糧食貯藏所三處，將其中貯滿小米之五棟倉庫燒燬。往托巴卡溪方向之一隊在其上游左岸林中發現凱崖社之藏匿處，將其一婦女斬首，沒收山刀二

把、布匹五十二件、家具及衣服等多件。隨後兩隊於凱崖社附近會合，於當日下午四時撤回。薩拉瑪俄原住民藏匿處附近埋設極多竹釘，我方原住民有四十八人受傷。跡象顯示，薩拉瑪俄原住民可能逃往大甲溪上游俗稱皮亞桑溪及希佳堯社方向。

○ 白狗原住民突擊隊之行動

九月十三日 同郡轄內之白狗原住民摩西督巴旺社實力人物華萊士泰莫 (Walis Temu) 率六十一人前往藏匿處擬攻擊薩拉瑪俄原住民，因未遇敵人折返。一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請求保護（繳槍一把）

○ 九月十八日 下午七時左右，薩拉瑪俄族凱崖社原住民亞波諾干一家五人來希佳堯駐在所，告稱在逃竄期間露宿野外，頻臨餓死邊沿，要求保護並繳出槍枝一把、子彈及彈夾。為配合今後逃竄原住民之處理方針，暫先交其希佳堯社親戚收留。

○ 梹岡警戒所附近之兇案

九月二十二日 上午八時十分，梹岡警戒所巡查一人及警手三人從事築路工作中受到埋伏在該所北方約二町處之薩拉瑪俄原住民狙擊。在迎戰中間，警戒所佐佐木巡查部長率三名巡查前來支援退敵，但警手黃來腹部及腰部中彈受傷。

○ 砲轟薩拉瑪俄原住民

九月二十五日 據希佳堯駐在所殘間警部補報告稱，薩拉瑪俄原住民將於九月二十五日拂曉時分在凱崖社附近收割農作物。分別由松籟警戒所向該地區發射三吋野砲，太久保警戒所發射七珊山砲。

○ 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請求保護

九月二十九日卡又及凱崖兩社原住民三戶十一人來到希佳堯警戒所要求保護，比照前項安置。

○ 馬烈坡原住民突擊隊之行動

九月三十日上午六時由摩西督巴旺社出發之馬烈坡原住民，因途中聽到不吉利鳥叫聲，就地露宿一夜。十月一日上午六時啟程，自原馬烈坡警戒所行進至白

狗大山，夜宿白狗大山山腹。二日下午六時許，由距離薩拉瑪俄原住民藏匿處拜比吉諾庫約十町地點渡過大甲溪，沿左岸順流而下，向藏匿處挺進，並在相距約五町地點構築堅固掩體。然被瞭望敵人發現，五、六原住民齊射。在迎戰中摩西督巴旺社實力人物華萊士泰莫腹部被子彈擊中，摩卡那奇社實力人物華萊士那威腹部被子彈擦傷，薩拉瑪俄原住民尤敏薛茲等二人被斬首，另一人受傷。突擊隊背負傷者於十月三日歸來。在戰鬥中沒收槍枝一把、彈藥、山刀等物品。

○ 砲轟薩拉瑪俄原住民

為阻止薩拉瑪俄原住民收割農作物，松籟、太保久兩駐在所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十一月十四日期間砲轟其耕地。

○ 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請求保護（繳槍四把）

十月二十三日卡又社四戶十七人及凱崖社二戶十三人向希佳堯駐在所繳出槍枝二把及子彈、彈夾，同月二十五日凱崖社一戶五人亦繳出槍枝二把及子彈，均要求保護。同依上項辦法安置。

○ 嚴格管束安置原住民

已如前述，一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提出保護要求，已予安置。但該族原住民變化多端，難以認定具有誠意，為今後統御計，確有嚴予懲處必要。殘間警部補於十一月一日在希佳堯駐在所告誡安置原住民，你們雖請求保護，除非全體薩拉瑪俄原住民出面並繳出所有槍枝彈藥，政府不可能核准歸順，希望轉達族人盡速繳清。受安置原住民異口同聲稱，我們一時糊塗逃竄，糧食奇缺，又苦於寒氣，痛自悔咎，故已繳出所有槍械，請求保護。若未被批准，妻子將陷飢餓，全族人只待餓死。我們雖擬投靠希佳堯族人，但被堅拒，即蓋小屋所需樹木亦不准砍伐一根。然而原藏匿處已無存糧，無法再返回。除請求政府保護之外，別無良策。誓言今後絕對遵從命令，請准歸順。爰嚴命遵守下列各項條件，以觀後效。

（一）為表誠意，應繳交所持有鑲珠裙、手工織布等價值至少二十圓以上物品及所有藏匿槍枝、彈藥。

（二）未持有上項物品者，每戶應參加築路及其他工作二十日以上。

(三) 暫停交易。

(四) 絕對服從政府命令並參加築路、搬運物資等工作，工作者發給適當工資。

(五) 被安置後應居住於官方指定地點。

○ 砲擊與突擊隊之行動

先前對被安置在希佳堯之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宣告，除非全體薩拉瑪俄露面，不許歸順。其後不見有人出面，消息杳然，特自十二月二日起至十三日止由松嶺(松籟改名松嶺)及太保久兩駐在所實施砲擊。同時認為也有加以打擊必要，乃於十二月十五日上午八時出動馬烈坡原住民一百零四人攻擊。突擊隊在大雪山之西，俗稱皮亞坎處襲擊薩拉瑪俄原住民藏匿處。但地形對我不利，受到敵方猛烈還擊，苦戰結果雖殺死薩拉瑪俄婦女二人，馬烈坡原住民亦七死、五傷，尚且丟棄槍枝四把。二十一日撤回。」(理番誌稿卷四 p43-48)

伍、司拉茂歸順

一、大正十一年(1922)司拉茂群狀況

大正十一年(1922)奇襲隊輪番追剿司拉茂反抗軍，臺中州能高郡轄區薩拉瑪俄原住民去年(1921)受到突擊隊輪番討伐以後之狀況如下：

○ 突擊隊之行動

為討伐薩拉瑪俄殘餘勢力，三月二十七日組成突擊隊，包括警部補一人、巡查一人、警手五十人、白狗及馬烈坡原住民二百人。該突擊隊於二十八日上午七時出動，因天雨，行動受阻，三十一日折回。

○ 繳槍八把

薩拉瑪俄暴徒似已陷入焦慮狀態，透過希佳堯原住民打聽官方意向。繼部隊行軍之後，續有開闢大甲溪道路勘查隊之行動，備受威脅，似已有歸順之意。薩拉瑪俄部族卡又社實力人物陶斯佩黑庫等六人於五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來到希

佳堯駐在所，交出槍枝八把後請求准予歸順。槍枝扣留，告知須將其餘藏槍全部繳清並由全員整體申請。

緊鄰薩拉瑪俄部族烏來魯馬社原住民目睹大甲溪道路開工，即至築路隊表示願充當測量嚮導或挑夫等。他們似備受修建道路之威脅，終至表明歸順意願。

○ 請求歸順

上述實力人物陶斯佩黑庫於六月十七日偕同二名原住民來到希佳堯駐在所稱：日前我們已將藏槍交出並且申請歸順，如獲准，擬全部遷往原凱崖社附近。但來魯庫社頭目尤敏把拉揚及卡又社原住民塔昆洛巴俄兩人仍不願歸順而擬遷往東勢郡納荷淖居住。除此之外，其餘人員請均准予歸順。

○ 繳槍三把

薩拉瑪俄部族希拉克社實力人物馬來舒恩等四人於六月二十七日向希佳堯駐在所繳交藏槍三把後請求歸順，槍枝扣留，告知須將其餘藏槍全部繳清。

○ 薩拉瑪俄原住民起內訌

其後訪查薩拉瑪俄暴徒之後續發展。一部分人至今仍相信斜卡羅及北勢原住民之言，認為主要反抗人物均已遭殺害，所以惶惶不安。希拉克社實力人物馬來舒恩力排眾議予以駁斥並主張歸順，兩派人馬似已面臨反目邊緣，乃順勢操控先前提出歸順申請之凱崖社原住民。

經獲悉凱崖社實力人物曾到希拉庫社，對其頭目等稱：卡又及凱崖兩社均已將藏匿槍枝全部交出，官方只待希拉庫社繳交其餘藏槍。為將來計，繳清後請求歸順，始為上策。賴魯庫社頭目之長子伍金諾敏曰我們已繳槍，所餘不過四、五把，近據斜卡羅及北勢原住民之言，官方表面上稱歸順，實則計畫將兇案主謀殺害。所以暫先觀察官方態度，待大甲溪道路工程完成一半時歸順亦不遲。希拉克實力人物馬來舒恩反駁稱，過去自己也如伍金諾敏聽信被其他原住民之言迷失方向，歸順與否猶豫不決。但一旦喪失良機，前途堪慮，積極歸順，方屬最安全之計。除我薩拉瑪俄部族外，其他原住民受到官方周全保護，專心一志於農耕，羨慕之至，因此力主歸順。伍金諾敏曰宜俟築路工程開工後提出歸順申請，若不被

核准，即不必勉強歸順，僅須放棄現有土地他遷而已。你反覆無常，態度軟化猶如反掌，難以瞭解真意，言行恰似婦孺，不受歡迎，宜盡速歸去，態度傲慢。馬來舒恩責其身為頭目長子，不顧全社人民安危，有勇無謀，莫此為甚。伍金諾敏憤怒之餘，取身傍薪柴作勢欲毆打馬來舒恩，馬來舒恩之弟奇崙立即站起毆打伍金諾敏。從此，二人反目成仇。

○ 聲請歸順

七月二十一日卡又社實力人物陶斯佩黑庫及凱崖社頭目尤敏馬辛來到希佳堯駐在所聲請歸順。聲稱：希拉庫社原住民則懷疑其實力人物馬來舒恩於獲准歸順後被殺害，不僅不願繳出槍枝，反推翻原先歸順之意，計畫尋覓機會逃往發源於雪山（希魯比亞）之溪流上游，距希拉庫社十四、五町險峻深山中。因此之故，請准許我族之卡又及凱崖兩社先行歸順。若被核准，擬集體遷往原卡又附近，今後順從官方命令行事。官方仍告以，若非薩拉瑪俄全體歸順，礙難照准。

○ 聲請歸順（繳槍七把）

在卡又、希拉庫、來魯庫三社中，頭目尤敏布拉揚及原住民六人於九月三日來到希佳堯駐在所，交出藏槍七把後聲稱：我們遵從官方命令繳交槍枝，除此以外未有任何藏匿。唯獨來魯庫社原住民蘇魯諾敏一家不肯交出，攜槍逃往烏來魯馬社，可能遷往該社居住。我們誠心歸順，請求早日核准。同時願與宿敵馬烈坡及摩西督巴旺、露社各社原住民和解，希望舉行和解儀式。歸順後願聽從官方之任何命令，請准集體遷往原凱崖社。所交槍枝扣留，告知所請雖能理解，仍難認定已交出全部藏槍。命先返社，共同商議後盡速繳交。（理番誌稿卷四 p195~197）

二、 大正十二年(1923)司拉茂群狀況 -烏來魯馬社歸順

○ 烏來魯馬社歸順及當地情勢

臺中州東勢郡尚未歸順烏來魯馬社之壯丁索羅諾干等二十三人分別於十九日及二十七日兩次前往久良栖駐在所，透過久良栖阿冷社頭目交出村田式槍一

把、毛瑟槍一把、子彈六發及彈夾十六個，請求准予歸順。所提出物品全部扣留，告知除非全體社民出面，不予核准，旋令返社。

一月三十一日派久良栖阿冷社青年尤敏派荷等三人前往訪查該社情勢，二月三日回來覆命如下：

我們到達烏來魯馬社時，社中不見人影，家當已全搬空。經循足跡至能高郡薩拉瑪俄部族來魯庫社，發現烏來魯馬社頭目華萊士庫莫兄弟二人已在此立戶，會面後力勸出來久良栖申請歸順，方屬上策。獲其承諾願慎重考慮，五、六日內以鳥聲占卜吉凶，如屬吉利，將出來投誠。

歸順及遷居 烏來魯馬頭目等三十五人於二月九日來到久良栖駐在所，經由久良栖阿冷社頭目交出村田式槍二把、子彈九發及彈夾十五個，聲稱該社全體均真誠請求歸順，請予核准。二月十二日東勢郡守特前往會晤，依據下列各條件批准歸順。同時命令久良栖阿冷社頭目密切予以監控，並指定土地令其遷居。

- 一、應遷往指定區域內居住。
- 二、應絕對服從政府命令。
- 三、農地之開發應在政府指定區域內為之。
- 四、原住民兒童應到教育所上學。
- 五、在一定期間內暫不出借狩獵用槍。
- 六、槍彈等管制品今後絕不可持有。
- 七、原住民產品不得在交易所以外場所進行易貨。

○ 脫逃 遷居之烏來魯馬頭目等十五人於五月二十四日脫逃。據前往烏來魯馬社之久良栖阿冷社青年報告，脫逃之頭目在地名加恩拜尚克之北約二十町處建有住屋，已種植番薯等作物。值此懷柔政策將產生效果，原住民遷來定居後可望加以導正之際，頭目等脫逃，可能對治理該地區原住民將發生重大影響。調查其原因，新居地較舊址接近平地，氣溫偏高，原住民罹患瘧疾者甚多，可能害怕族人因此遭到滅亡，而仍懷念故土。（理蕃誌稿卷四 p354~356）

○ 薩拉瑪俄原住民情況（移居）

為瞭解臺中州能高郡薩拉瑪俄原住民情勢，一月底派東勢郡久良栖阿冷社原住民前往訪查。據報，一月七、八日前後薩拉瑪俄部族希拉克社頭目馬來舒恩等六人曾前往新竹州大湖郡大安溪上游馬達拉溪之斜卡羅原住民盤踞地，回來後私下透露，政府積極在東勢、能高、大湖各郡築路，一旦完工，日本必對吾人有所動作。若命繳槍，斜卡羅及雅奧地原住民應聯合極力抗拒。各相關原住民近日將集會於斜卡羅地區舉行團結儀式，目前正籌備中。

○ 遷居 先前申請歸順，被安置在希佳堯社之一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十四戶四十三人於二月七日決心接受歸順條件遷居，乃將主要人員帶往指定移居地點一拜巴拉（距希佳堯約二十五里）實地參觀。拜巴拉原住民頗表好意，相互交換意見。二月二十五日在淺間警部補及下松巡查帶領並由希佳堯社原住民十五人歡送下，自該社出發，步上大甲溪道路，宿四夜後到達拜巴拉。三月一日能高郡守也至當地，向新遷來及當地原住民對將來應注意事項有所提示。新遷來原住民隨即著手建造住屋並準備墾闢工作。四十三人中有七人感冒，暫留希佳堯社。

逃竄中之薩拉瑪俄原住民曾於五月二十三、四日前後與新竹州斜卡羅原住民締結攻守盟約，其後交換槍枝五把，目前積極在希拉克上方進行砍伐及焚燒林木工作。將來官方若命令遷徙，表面上應諾並請求延後至小米收成後實施，實則待收穫後意圖逃往希拉克社上方避難。另外，預料大甲溪道路一旦開通後必遭討伐，婦女夜間住山中，社內僅有男人留守擔任警戒。自與斜卡羅原住民締結攻守盟約後認為，討伐不足懼，意氣飛揚。有此情報後，積極查察情勢發展。

○ 脫逃 遷移拜巴拉居住之薩拉瑪俄婦女塔帕斯拉哈等三人於七月二十四下午十一時左右，趁家人入睡時攜帶家具及糧食逃走。駐在所接獲其家人報告，即由中前巡查部長率所屬警員及原住民數人進行搜查，但無所發現，繼續調查中。（理蕃誌稿卷四 p357~358）

三、 大正十三年(1924) -霞喀羅歸順、Tahus Pihik 申請歸順

○ 薩拉瑪俄及烏來魯馬社原住民之動靜

臺中州東勢郡轄內烏來魯馬社原住民去年歸順後被安置於久良栖，竟以疾病多為由逃回原鄉。其中有三戶十四人藏匿薩拉瑪俄一帶後音信杳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二時左右突然出現在該郡烏來警戒所與小澤臺警戒所間之稜線上，振臂揮舞綁有布條之樹枝，大聲吆喝。烏來警戒所即派百武巡查部長至當地，由通曉原住民語之警手詢問原由，得知係由烏來魯馬社逃竄之原住民，計有亞薄哈云（二十歲）、皮哈歐阿那（十三歲）及皮哈歐那波（九歲）三人。據稱天氣轉冷後生活維艱，請求准許再安置於久良栖，同時聲稱尚有薩拉瑪俄人七戶三十餘人亦希望歸順，受托轉達，遂約定於二十日在同一地點見面。

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原烏來魯馬社民薛茲哈約翰及薩拉瑪俄部族來魯庫社頭目尤敏拉揚二人來到烏來警戒所，即由東勢郡及能高郡分別指派警部補古賀與淺間前往會晤，經過情形如下：

一、經詰問烏來魯馬社民薛茲哈約翰，頭目華萊士庫莫為何不露臉，答曰因病不克前來。調查其來此動機，似係目睹新竹州大湖郡轄區闢建道路後，認為薩拉瑪俄一帶原住民定將受到懲處，一如去年然，因此忐忑不安，特前來一探官方意向。

二、烏來魯馬社原住民警言若獲准居住烏來警戒所下方大甲溪畔並且可在警戒所易貨，有意歸順，但久良栖疾病多，絕不遷往。告以你們必因藏匿槍械彈藥心虛，由久良栖逃出。如期望日本官方保護，必須交出所有槍枝後遷居在久良栖，從事定點耕種，服從日本命令，否則不准歸順。再說明利弊得失後，答稱願回去徵詢頭目意見。

三、薩拉瑪俄部族來魯庫社頭目尤敏布拉揚因烏來魯馬社原住民擬於今日晤面，被要求隨行前來，並無其他要求，但若能比照烏來魯馬社獲准在烏來警戒所附近居住，表示亦願歸順。援例諭知後令其先行回去。

薩拉瑪俄原住民態度軟化

薩拉瑪俄三社區原住民於去年底前往新竹州大湖郡沈梅社頭目尤帕西他拉

歐處，告以來此目的為解決其與斜卡羅原住民間之獵區問題，但未見到斜卡羅原住民即行離去。

薩拉瑪俄與斜卡羅原住民雖有往來，僅止於最近在獵地相會而已。去年底希佳堯社民亞波哈云曾前往薩拉瑪俄藏身處。據其報告稱：薩拉瑪俄原住民聞悉新竹州政府最近計劃向朝其逃匿地方方向修築道路。因多年來反抗日本政府而與官方疏遠，道路必係朝其藏匿地而來，心生恐懼。惟薩拉瑪俄原住民對以往非法行為頗感懊悔，聲言今後絕不再犯，請代為轉達此意。再據稱：薩拉瑪俄原住民因槍枝不足，狩獵難如人意，但警備線附近由於久未打獵關係獵物較多，偶也與烏來魯馬社人共同出獵。

薩拉瑪俄原住民既缺乏槍枝，又認為警備線附近獵物多，難保企圖盜取槍枝彈藥，特予加強防範。

○ 薩拉瑪俄未歸順原住民之處理方案

關於處理薩拉瑪俄未歸順原住民方案，當局於五月三十日作成決定如下：

除非當初參與反抗之全體原住民表達歸順意願並於歸順後遷往官方指定地點居住，原則上未歸順薩拉瑪俄原住民不准歸順。原先提出申請歸順之原住民亦產生被強迫遷往他處時或被屠殺之疑慮，不輕易接受該條件。迨大甲溪沿溪道路開闢後，一部分原住民察覺服從官廳後有獲得保護之好處，決心遷居，要求安置。若予核准，將可削弱當地原住民勢力，有助於促進問題之解決，乃於大正十二年將一部分人安置於邁巴拉。自此之後全體殘餘原住民雖對集體歸順及遷居問題仍難達成共識，但聲言即使不准歸順，亦不反抗政府。亦有人質疑，若不歸順，政府將如何處置，暗示仍有歸順之意。近因物資缺乏，有與臺北州羅東郡溪頭原住民往來，進行秘密交易趨勢。若任令發展，可能成為將來禍源，遂決定依照下列方式操控：

- 一、歸順時應交出所借用、搶奪、藏匿槍枝及彈藥。
- 二、歸順後應集體遷往大甲溪左岸指定地點居住。
- 三、應絕對服從官方命令。

四、修建道路、運送糧食及其他官方需要時應出工。

五、雖獲准歸順，在未被確認真誠前暫停出借狩獵用槍枝及彈藥。

○ 會晤薩拉瑪俄原住民

薩拉瑪俄部族卡又社實力人物陶斯佩黑庫等六人為歸順案於十一月三十日來到平岩山警戒所，由值勤之川西警部補接見後予以詳細說明歸順條件。保證交出所藏匿槍枝二把，若今後有人持槍，當即負責交出。但有關遷居地點問題，不易獲得解決。經再懇談後終於同意遷往指定地點，聲稱將於近日內偕同遷居者前來埋石立證，然後歸去。據悉全體四十一戶二百零五人中，此次申請歸順者有十五戶八十人。(理蕃誌稿卷四 p500~50)

四、大正十四年(1925) 司拉茂群狀況 Tahus Pihik 等人歸順，

○ 薩拉瑪俄部族一部分原住民歸順及和解儀式

臺中州能高郡薩拉瑪俄原住民實力人物陶斯佩黑庫率一原住民於一月七日至平岩警戒所，要求與川西警部補見面，繼於同月十三日再出面作下列陳述：

先前我們申請歸順時前往指定遷居地點實際觀察後作成承諾，返社後向社眾宣布結果。但哇丹力特庫等一部分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該地點土地狹窄，不能容納薩拉瑪俄我方全部原住民，絕不適久居，寧可選擇凱崖社舊址附近，將來若希拉克方面之薩拉瑪俄原住民遷移，當地亦頗適合。

因此告以，本人既代表此次準備遷移之薩拉瑪俄原住民獲得指定居住地，並已承諾遷居，你們竟提出異議，不知官方將作出何種處置。若聽從官方遷居，今後生活將可獲得保障。但哇丹力特庫等人認為不考量利弊，全依官方指定，殊屬不當，言詞激昂，不聽信本人言。原無意見之其他原住民亦隨聲附和，導致本人孤立無援，極感困惑。請求另行指定遷居地點，同時交出二把槍。

對以上陳述，特予分析該指定地點之利弊得失，始漸漸瞭解後歸去。

其後再提出報告稱，歸順案已獲社區眾人共識。乃於二月三日在太保警戒所

舉行一部分薩拉瑪俄原住民之歸順儀式，情形如下：

一、歸順原住民 薩拉瑪俄一部分原住民，有十六戶八十六人。

二、列席人員

臺中州野口警務部長及坂岡原住民行政課長、能高郡秋水郡守及糸井警察課長、霧社分局高井主任、川西警部補等。

三、經過

上午十時三十分儀式開始，首由郡守對歸順原住民曉諭以往行為偏差，以儆將來，再告知下列歸順條件。繼由警務部長訓示，再由原住民事務課長告諭。歸順原住民頭目陶斯佩黑庫代表全體人員致謝辭。然後在太保久警戒所正門左側埋下石頭二塊，共同端杯，舉行埋石誓約，在宣誓書上按捺拇指印。下午一時三十分結束。

歸順宣誓書

- (一) 不得私藏槍枝，若有人私藏，應即繳交官方。
- (二) 歸順後應移居大甲溪左岸拉卡。
- (三) 獵地應維持原有狩獵區域。
- (四) 耕地限在大甲溪左岸，絕不可在右岸耕作。
- (五) 絕對服從官方命令。
- (六) 道路工程、搬運糧食等時應依官方命令出工。
- (七) 歸順後未被確認真誠前暫停出借狩獵用槍枝及彈藥。

為遵守以上誓言，由代表人簽名按拇指印。頭目陶斯佩黑庫、哇丹力特庫、維蘭那博、泰莫魯庫魯、維蘭辣賓於太保久。

○ 和解儀式

歸順原住民與馬烈坡等原住民結怨，認為有舉行和解儀式必要。特召集馬烈坡以南各社頭目三十六人，令於二月二日住宿^柑岡，三日上午十時再與歸順原住民共同集合在太保久警戒所前，先命卸下山刀等，歸順儀式後由郡守訓示，雙方原住民代表出列，舉行和解儀式，互舉酒杯。(理蕃誌稿卷四 p645-646)

到大正十四年，仍然不相信日本而尚未歸順者：

1 Slaq 社:Maray Suyan 家族

2 Lebluki 社:

Yumin Playan 家族(Uking 家族)、Temu Suyan 家族

Takun Lawpaw 家族、Yabu Tngah 家族 Botu Temu 家族

Yamul 家族等。

五、大正十五年(1926) 司拉茂情況

○ 司拉茂未歸順原住民之情勢

住在臺中州能高郡薩拉瑪俄不洛凱之未歸順原住民塔昆洛帕俄等六人來到安置薩拉瑪俄原住民之住區訪問親戚，川西警部補在薩拉瑪俄駐在所與其會晤情況如下：

川西警部補對塔昆洛帕俄稱，去年陶斯佩黑庫一部族歸順時，希拉克及不洛凱方面未歸順原住民也應同時歸順，方屬上策。當時你們曾聲言必定在六個月或一年後提出歸順申請，但迄未採行動，是否說謊？塔昆答曰，一部分人認為應歸順，另一部人則基於耕作及糧食關係，認為不可歸順，不易獲得共識。警部補諄曉諭，最近有飛機飛來，目的在於懲處不聽政府命令之人，為你們將來著想，應速歸順。塔昆答稱，待回社後轉達社眾，遂退去。(理蕃誌稿卷四 p763)

○ **Takun Lawpaw、Maray Suyan 以及 Yumin Purayan 等家族，到了 1926 年底才歸順，至此整個司拉茂反抗軍全部歸順。**

拾、最後一擊-血洗畢茨坦駐在所

畢茨坦(Tacmi Ziken)事件，發生在 1931 年(昭和六年)六月期間，佳陽 Kayo 部落的人殺死日本畢茨坦駐所的人所發生的事件。七位司拉茂人攻進駐在所，將日本警察

和家眷以及警丁等十二人，全部殺掉，搶奪他們的三八式步槍和子彈。有一位回部落，六位 Kayo 部落的年輕人砍了日本人，搶他們的槍和子彈之後，就躲藏到老佳陽的對面 mssaw，就是現在舊佳陽部落對面小平台。日本得知屠殺事件，派軍隊由平地連夜上山，一大早就把年輕人的爸爸都抓起來，日本軍方抓了 Uking、Hobing、Walang 等，被抓的爸爸抓進駐在所，然後一大早將部落的人，大大小小統統命令到部落廣場集合，四周圍已經被日本軍隊包圍，機關槍已架好，準備把部落的泰雅人全部掃射，進行屠社報復。

Maray Suyan、Tahus Pihik、Wilang Nabu、Yumi Walis 等司拉茂重要人物，對日本說：「這個事件絕對不是經過我們部落會議討論通過，然後去殺人的，而是他們個人起義的行為。請日方交給我們來處理、解決，可憐我們 Kayo…我們是無辜的---」，因為日本準備屠殺整個 Kayo 部落的人，準備殲滅所有 Kayo 的人來報復。頭目們要求日方交給我們司拉茂人來自行解決。最後日本答允下來，但限期在七天之內將兇手全部抓到，不論死活，否則血洗 Kayo 部落。

司拉茂二個社 Kiyai 社 Kayo 社派出搜索隊全面搜山，終於在最後的一天期限中，在老佳陽對面 mssaw 平台上找到兇手，將六位年輕人予以擊斃，砍下頭顱交給日方，軍隊才解除封鎖，移開機關槍，解除 Kayo 社面臨的屠社。三位被網綁的父親由日本警察押向谷關松鶴地區日本理番中心，經過德基水庫過去約一公里之大峭壁時，他們四人說好，然後帶著日本人跳崖自殺。

畢茨坦(Tacmi Ziken)事件的原因，遠因為司拉茂人懷恨日本人幾年來對他們連番殘酷的屠殺，近因為日本派出所人員不把他們當成人對待，中老年人都懼怕了，不敢有所違抗，年輕人並不怕，因此做了一次的報仇，血洗畢茨坦駐在所。

柒、結論

十七世紀歐洲列強興起，殖民入侵非洲大陸，有人說"Europe created tribes"歐洲造

成部落，就是說在歐洲人進來之前還沒有這個部落的存在，這是強詞奪理的歐洲中心化。在殖民帝國的觀點裡認為「我沒有看到，所以他就不存在」，其實部落本來就存在，不管是有沒有人看到或佔領，部落早就已經存在。歐洲殖民列強不管你有沒有存在，反正他就是要佔領它。清朝時期的漢人以及日治時期的日本人，他們入侵台灣，同樣無視於台灣土地的主人-原住民，上岸之後便毫無忌憚進行搶奪虜掠殺害。

殖民政權進來，一方面他們用日常用品引誘當地住民，另一方面強迫當地人配合他們。原住民一旦依賴這些殖民者，他就會失去資源。此外，殖民者進入也會帶來疾病瘟疫，對部落住民造成更多的死亡。一般而言遇到帝國主義者入侵時，當地民族會採取抵抗、合作、逃避等方法，三選一，族群有自己的想法，他們有現實的考量，泰雅族每一個部落採行抵抗，不到最後關頭，絕不輕言妥協。

部落區的軍事化有三種，第一個是抵抗入侵者，對入侵者進行抵抗和反抗的戰爭。第二個是讓部落跟部落戰爭，使他們自相殘殺，如日本官方訓練莫那 魯道組織「蕃人奇襲隊」屠殺梨山、環山、青山的泰雅人等。第三個是殖民國家把這些人訓練組織起來，讓原住民當兵，如二戰期間台灣人被抓去當兵，原住民被訓練「高沙義勇隊」帶到南洋當砲灰等。

殖民國家介入部落戰爭，作戰行為倫理就變遷。傳統部落戰爭，是局部性、間歇性的，達到戰爭目的即收兵停止。台灣原住民出草，不會殺戮敵方至屠社屠村，不會殺害婦孺，不會焚燒敵方房舍、穀倉，破壞耕地，不會絕人之路。殖民國家一進入部落，改變了戰爭的行為和倫理，十事行動往往帶來毀滅性的大屠殺，甚至是種族屠滅，對台灣原住民言，如泰雅族來說，這是會遭天譴，是個相當可怕的禁忌。

荷蘭時期荷蘭政府曾經對小琉球的西拉雅族使用種族屠滅方式，日治時期日方對梨山、環山、烏來盧馬的大屠殺，也是如此，這種行徑和原住民出草馘首文化是不一樣的心態，前者是帶著侵略忿怒報仇與利益，大小通殺；後者是以恭敬的心態進行神聖禮俗行為。高山民族如泰雅族認為抵抗侵略者，是天經地義的事，而侵犯他者是野蠻惡者的行為。出草和戰爭二者是完全不一樣。

帝國主義侵略與殺戮的行為是有他們自己的思考邏輯。他們站在種族優越論和種

族中心主義的論點上，當侵略弱小民族時，就說是要幫助他們，改造他們成為文明人、現代人，用此來掩飾罪行和美化戰爭。國家的擴張，會運用軟硬兼施二種方法，一面強迫，一面引誘。硬是用軍事威脅，軟是用禮物、貿易、支持等。這是帝國侵略他者最常用的方法。帝國主義進行侵略時，無視他者生命的可貴，打輸了，就採行激烈的種族屠滅，威嚇報復對方。殖民帝國他們常以野蠻行為代替相互尊重，以自私自利代替共存共榮。

帝國主義的神話，是「順我者生，逆我者亡」。它的辦法是「強凌弱，弱肉強食」。帝國主義者心中無神(公義公理)，目中無人，根本無視於他人的存在。日本殖民台灣入侵高山，台灣原住民有二種不同命運，乖乖順從入侵者，縱然土地、資源都被掠奪侵佔，但是身家性命都得以保存，故總是設法委屈求全；反之，保衛家園、土地違抗者，就慘遭殺害毀壞，並搶奪所有一切。

Slamaw 司拉茂戰役部落訪談資料

一、 劉金盛談 Slamaw 司拉茂戰役

時間:2015 年 1 月 21 日

地點:東勢鎮劉金盛頭目住宅

受訪人:劉金盛(Wilang Nabu)

採訪人:Yupas Watan

劉金盛：

我現要講的是關於「日本人的想法或打算計劃(inlunganna Gipun)」，他聽說 Slamaw 人很多(khmay)，日本就說我們先攻擊他們吧(sksaay ta myup)，因此日本攻打 Slamaw 時他先派誰呢？也就是說能和日本政府同心，可以幫助他的，就是從(一)Fuzi 莫那魯道，(二)之後是 galang mlepa…yutas Suyan 就是他們的 buksi，(三)還有 mstobown 的年輕人，這些人(團體)是已經歸順日本並聽日本話的人，他心想先嚐試(攻打)看看。日

本準備攻擊之前，其實他們在明治天皇發動「日俄戰爭」時，日本早已在明治 13 年以前，日本已經到台灣了。日本軍隊原先計劃直接順著大甲溪上來，直接攻打 Slamaw，到了 mezi(谷關)時，派兵先去探看往 Slamaw 的路，他們超過 mezi 之後，發現怎麼都是高山深谷，河流狹窄，日本認為谷關一直到 Pistan(達見、德基)這路途危險艱難(zihong)擔心泰雅人狙殺，日本退回，改道到埔里。日本兵從埔里往深山，大約 30 幾位，三個班的一個中隊，他們帶隊的隊長官(長倉)，帶領一個中隊 36 人。日本兵就從那裡抵達巴蘭，過了一個晚上，日本軍隊集聚(thzi sku Lepa la)到 Lepa 了，…我們的阿嬤(yaki)，yutas suyan 娶過來的(nagan ni yutas suyan)，yutas Suyan 是 Lepa 頭目，他娶我們 Kayo 頭目 Temu Suyan 的妹妹，日本到了 Lepa 之後，Lepa 人就討論說：「talagai nyux lmuhu Gipun la，哇！日本人攻進來了，準備尋找要殺的 qalang Slamaw」，這位阿嬤托人傳話到她的娘家 Kayo…數算日子，可能多少天？4 天或 5 天就會抵達…mrhum raral 部落長都們也提防著，1 天、2 天…的算法是用傳統「結繩記法」繩子一個結代表一天，二天兩個結(mumu)，…傳話還有四天他們就會攻擊你們囉！因此當時的頭目 Yumin Masing 尤命馬幸，qalang kayo 的頭目，親自到 kiyai 社去請教(musa tkbaq sku qalang kiyai)，也到 qalang sqoyaw，就是松茂的 Towaqa 社，yutas Yumin 到他們那裡說：「ana ga yaqani nyu lmuhu Gipun, kyoupan sami ku Slamaw, ana gas a sa mi rmaw cikh, sa ta mnaga, gi atu nku ini ta thyazi hmtuy la, psita nya suki la kwara qutux llyung qani(日本運隊要來攻擊攻打我們 Slamaw，是否請你們幫我們一下，我們前去等候埋伏攻擊，因為如果我們抵擋不住時，他們就會將我們這一條河流的人全部殲滅了)，kiyai 社人口沒有多少(bali pira)，他們戶數大約五~六戶，到 Towaq 時，聽說只有派 2 位前來，到了 Sqoyaw 社時，他們的頭目說：「Swalu tehuk sqai? iyat tehuk sqani Gipun, giway yaqih(怎麼能到這裡？日本不會抵達到這裡，他們都是很差、不好(giway yaqih)，都是跛腳，因此他們就放棄，沒有去幫忙，沒有一起到 hbun sragi 那裡等候日本兵，…日子一到，Yumin Masing 率領戰士們，趁黑夜趕抵 hbun sragi 這個地方是日本要上到 Slamaw 的唯一入口，再也沒有別的路了，如果要繞道 Teminan，那是另一個上面的繞道捷徑，但是如果是要進入攻打 Slamaw 地區，唯一的入口是 hbun sragi，幸好他們算準日期、沒

有白跑，hbun sragi 是個溪(gong)，Slamaw 人沿溪由上而下，Yumin Masoing 分配好戰鬥位置，差不多 30 公尺留一個人，往下分配，你這邊，你那邊，把族人安排好戰鬥位置，「我要到最底下的 hbun sragi,我要墊底(kwing ga pucing)，大家都要聽，我不會呼叫你們，我開槍了，也就是軍隊的最位一位了，」…日本人來了!來了!---Yumin Masing 槍聲響了，沿線戰士全部開槍射擊，日本的一位分隊長拔刀，直接跳到溪水中央，非常勇敢…他們要開槍擊斃，年輕戰士說：「這什麼東西嘛(nanu qa,si kuci lalaw)!用刀去砍就好了」，年輕人拿著大刀衝過去殺，日本人持 nihongto 武士刀，他們受過訓練的，一個過去，Pak！被他砍倒，一個過去，Pak！被砍倒下來，三位被日本人殺了，「不要過去了，孩子們!」旁邊的人說著「直接開槍殺他了」他們就用槍把他擊斃了，殺了那個人之後，整條溪水變成紅水了，被擊中的日本人就跌落水中…最後一位走在末端的搬運工，好像是從埔里，就是替分隊長背東西的，這位搬運工一看情況不對勁，怎麼都安靜下來了？…槍聲都沒有了，怎麼水都成血了？他就直接混入水中，族人也看不到沉沒在血水中的搬運工(或警手)了，他混在血水中，順流而下直到底下，看不見也聽不到上面聲音之後，才偷偷爬上岸，趕緊走回 Bubul 部落，向駐在所報案：「統統都沒有了，只剩我一人，都被殺光了」。

這個戰爭結束之後，沒過多久，日本軍隊來了，日本軍隊第二次來攻擊我們 Slamaw。軍隊來時，Lepa 部落的人不知道，無法派人來警告(我們)，日本軍隊也許趁著黑夜急行軍而來，直接越過 Lepa 部落，同一時段日本軍隊同時突擊 Slamaw 地區和 Sqoyaw 地區的所有部落，我的伯父 mama Takun 沒有說族人到底死了多少？他說攻擊之後日本軍隊就已 mkgahap lma(分散開來了攻打)，攻入 Slamaw 部落，攻入 Kiyai 部落，也攻入 Towaqa 部落，到了那裡之後，就沒再進入 sqoyaw 了。…那次被攻擊之後，族人向四面八方逃離。泰雅人逃入深山，日本不知該如何追擊，軍隊就收隊回去了，第二次被擊，死亡一定很多，日本被打死的也一定有…。日本被打死的，也一定有…。日本軍隊回去之後，就到巴蘭那裡駐紮了，然後到 qalang Fuzi(Fuzi 部落)去找莫那魯道了。

軍隊來兩次，第一次來時，在 hbun sragi 那裡全軍覆沒，全部被我們殲滅，第二

批軍隊來時，無法好好抵擋，因為軍隊人人都有槍，也許有些被族人殺(射)死，他們(族人)沒有講過，…日本就去找莫那魯道，因為無法溝通，日本就派花岡一郎和花岡二郎前去溝通，這二位年輕人是日本特別帶到台北讀書的，訓練他們，大約一年之後就回鄉了，軍隊聚集駐紮在巴蘭時，二位年輕專程趕回來，做翻譯溝通的橋樑，…花岡一、二郎就帶日本人去找莫那魯道了，…那時候日本軍隊警察聯合作戰，警察對莫那說：「日本人好厲害啊！tlagai I klkahan hetay gipun qani)，莫那你有什麼打算？」，因為他們知道 Slamaw 地區的人很多，日本只有單單目標 Slamaw，沒有說我們去攻擊 Sqoyaw，也沒有說我們要去攻擊 Lepa，指定一個就是 Slamaw，日本人說 Khmay mga，他們很多人，因此他們對莫那說：「莫那，如何呢？你組織年輕人，想去的，想去殺 Slamaw 部落的，到駐在所登記，會給你們一把槍，10 發子彈，帶著一顆人頭回來，給你們五元紙錢，…」日本如此告訴他們，莫那沒有等待多少天就率領奇襲隊出發了，他帶很多番人奇襲隊前去，隊伍在山路上行走，從前頭到尾部排的很長很長，有人說 120,160, 人很多。番人奇襲隊來時，部落有在等候、埋伏，莫那他們目標 qalang bzinuk，第二平台的部落，莫那來包圍部落時，距離部落遠一點就停住，因為部落的人也在等啊！第一次的戰鬥(初次的戰鬥)，莫那魯道他們活著回去的不多，被我方射死多少？反正退回去的並不是很多，莫那帶他們撤退回去，他的戰士頭部被我們砍下來了(Wal stnuxan galang tunux lru)，他們回去的不多了，都被 Slamaw 殺死了…。回去之後，莫那魯道心裡不服氣，向駐在所報告，要求再去攻打 Slamaw，他來奇襲攻擊突擊二次呢！又被 Slamaw 殺敗回去，他的勢力衰弱下來了，他說不要再去了，罷了！不去了！

莫那魯道二次攻擊地點都是在第二平台，現在被水淹沒了，那個才是 Puking bay qalang 部落最先的，叫 Bebzinuk，稱為 qalang Bzinuk，因為那裡有很多箭竹(bzinuk)，這個部落真正名字就是 qalang Slamaw(莎拉茂部落)，到處生長箭竹 bzinuk，故稱之 Bebzinuk，…莫那回去之後，就告訴日本：「夠了！我們不要再去了，我沒有時間，我們要工作了」。

日本軍隊就不斷不斷前進，然後到 Lepa 了，駐紮在 Lepa，然後懲患 Lepa 的人，Lepa 頭目 yutas Suyan，他太太是 Kayo 頭目 Temu Syan 的姐姐或妹妹，日本到了就懲

惠 Lepa 組織番倚襲隊，對他們說去攻打 Slamaw，條件同日本對莫那說的一樣，一個人到 raka 駐在所登記，就一個人給一把槍，給 10 發 kayngai(子彈)，攜帶一個人頭，就償五元紙錢，一樣的條件，…這位頭目就召集族人說：「孩子們，走吧！」。我們這位阿嬤(yaki miyan), Temu Suyan 的妹妹，他的丈夫要出征時，就站起來說：「Suyan balay kana su usa ai(Suyan，說真的你不應該去的啊)！你要去找(殺)的人是我哥哥呢！你是要找自己的 yanay(太太的兄弟)嗎？」，「哦！日本命令我去的，像這樣日本給那麼多的好處，不好嗎？我帶著年輕人過去」，yutas Suyan 回答著妻子，她太太再對丈夫說：

「Suyan，可能是我們沒有小孩(ai uqa ku lagi ta)，你去毀壞我的娘家故鄉(musa su hmiriq kinhulan mu)，不知道(結果)會如何喔！(ini baqi qi?)kya su iyat pbzinah(你可能不會返回了)」，太太特別警告他丈夫，「ima su pspngan nha，qalang mu ga triyong ga ini kyuhum ai(正如大家的比喻，我的家鄉(部落)，虎頭蜂都還沒有他們兇猛呢!)」如此對丈夫說著警告。Lepa 番人倚襲隊依約定日期出發，第二天一大早就出發了，他們到 qalang Bubul 休息，那個地點叫 Tatah，Bubul 部落分三個部份，qalang Tatah qalang zihing 還有…，共三個部落，奇襲隊在 qalang Tatah 休息，有一位 yaki(阿嬤)在 pbngan 種甘薯，重了高可及頭的 ibuh 赤楊木樹，休息中 yutas Suyan 說：「孩子們，我們就如此砍殺 Slamaw」刀子出鞘，一棵棵砍伐阿嬤所栽種的赤楊木 ibuh，統統砍光了。以前泰雅人從事農耕，栽種 ibuh，落葉會把五節芒根群腐壞，所有植物也會腐爛，只留下 ibuh 植株，葉子落在地上腐爛成堆肥，開挖鋤耕(piskaruh)時不用挖了，弄平就好，播種之後，小米長的非常茂盛，結穗飽滿…。種的 ibuh 被砍了，yaki 就對天發誓：「好！你們這群 qalang Lepa，我種的 ibuh 我是忍受著寒冬寒雨種的」赤楊木是冬天時栽種的，而且也要下雨天，才會活著。阿嬤對 utux 起誓：「沒有關係，如果我不是流汗種的，你們就那樣子大大方方砍伐…我會在這裡等著看你們，看你們到底再回來出現的有多少？看你們還能活著返回多少？」我們的 yaki 對他的丈夫說：「不要帶他們去(攻打 Slamaw)，你只要帶他們去，我們都會為你們哭殤，一個月了我們都還無法抑制(停止)哭泣的」，我們的 yaki 瞭解、明白，因此 Lepa 奇襲隊出征返回的時候，一半的人都看不到了，戰死了，連 yaki 的丈夫 Lepa 的頭目也被刺死了，被他的 yanay 刺死了，…那次戰鬥

回來，我們 yaki 的丈夫沒有回來，被刺死了，她就等著迎向他們說：「我不是早已說過嗎？你們看看，有騙你們嗎？我不會騙人的……」這個 yaki 是叫 Ciwas？或什麼忘了。Lepa 那次傷害之後，也說 laxay ta la 我們也不要了，我們不要去了…。

過後，mstobown 也說換我們去吧！走吧，我們去攻擊 Slamaw，去嚐試 Slamaw，看看他們有多厲害…。他的路徑不同，他們是從 byukun 直接下到 nagasaka，那地區都是被火燒過的五節芒(inloman lmiqui)，遠遠的就看到排列隊伍，一個個走下來的 mstobown 人，Slamaw 有多兇猛勇敢的年輕人，他們從大平台跑下溪谷，然後：「趕快！趕快！到他們會出現的地方隘口埋伏」，奇襲隊下來之時，Slamaw 年輕人已經爬到中腰等候埋伏，碰！一個人被擊中，還沒下到我們部落呢！在山脊上就被中伏了還沒有下到大甲溪谷呢，碰！被擊中但未死，可能擊中大腿…奇襲隊忙著救人，搯受傷的人退回去，之後也沒有來第二次了，他們明白莫那魯道來二次，被殺敗回去，Lepa 也被殺退回去，stobown 下來的時候，還沒到 Slamaw 部落，有一位中途被擊傷，好像是頭目被擊傷了，統統趕緊撤退回去了。

這些都是日本事先慫恿欺騙原住民，組織番人奇襲隊前去殺 Slamaw 人之後，日本就在 Byukun 駐在所設立，駐在所建立起來，帶二門山炮 qongu 來，砲轟我們。從 Byukun 移到梨山文物館之後，擺放。日本從 Byukun 駐在所砲轟山上 sqoyaw 部落和園裡。有一天部落有一年輕人娶了太太，太太不同他睡，我的伯母，很兇「好！你這樣看不起我..」一個人配刀拿了箭往高山上的炮台，一個人喔！沒帶伴，Byukun 派出所只弄平坦一些地方，其它都是原始森林，這位年輕人 Piling Suyan 咻~一箭射中衛兵，正要跑過去馘首，碰！碰！四面八方日本警察的子彈飛起來，他衝入草堆樹林，幸好是下坡，在槍聲追襲中，回頭看被子彈擊中的地方，就好像是被理髮理光一般，被子彈理光，我那位伯父是 Piling Suyan，單人衝上炮台，射中日本衛兵，砍頭再逃回來，一股作氣。族人上去接應時，他說他是貼地面滾下來的，如果走路早被射中了，…。之後，日本說：「這些 qalang slamaw 的人怎麼那麼的欺人太甚！」，他就再移到 nagasaka，在那裡建立 nagasaka 駐在所。長板駐在所，位在 Byukun 駐在所很底下，靠近舊佳陽，在路的上面了，…駐在所建立之前，平地人苦力已經把理番道路做

好了，這個理番道路是起自那裡？不是從明治(谷關)，而是從 Bubul，運輸警察的民生必需品時，從 Bubul 送到 Byukun 為一段，從 Byukun 到 Nagasaka 為另一段，而那條路準備開到 qalang Raka，…日本就將二門 qongu(炮)般遷到 kiyai，氣合派出所，開始直接轟部落，故障吧！日本帶更大門的山炮到 kiyai 駐在所，炮彈高到腰，約有 30 幾公斤，日本帶的炮彈很多，打算炮轟對岸部落，園裡與森林…。從前面三門炮開始轟擊，族人心慌慌的說那是什麼東西，爆裂部落園裡，耳朵都聾了，他們稱它 qawngu，二門炮故障之後，換上更大更長的大炮來，放在 qalang kiyai，預備等 slamaw 的攻擊，如再來攻擊，日本就會連番轟！轟！轟！反擊了，…。部落人已經懼怕了，日本就說：「我們和平吧！不要打仗了請你們來搬運東西、食物吧！」，從 Bubul 到 Byukun 再到 nagasaka，由 mkbubul 的人搬運，從 nagasaka 到 kiyai，以及運到天池松嶺駐在所，我們部落上方，…有二條路，一條從 nagasaka 直接到 kiyai，一條從 nagasaka 到天池 macmine 松嶺駐在所，路上從 K bubul→Byukun→Nagasaka→直接沿嶺線下到大甲溪，上到平台我們部落。另一條路往東北方到 macmine 松嶺派出所→捫岡駐在所→sruhong →大保久駐在所 Towaka kiyai。氣合駐在所二條路，一條往 Kiyai 駐在所，另一條往捫岡駐在所，然後再繼續下溪谷上到大保久駐在所。…macmine 派出所 watan 說 kihuyan yungai ma…目前放山炮展示的就是梨山派出所，梨山文物館啊，道路在此會合就直往 Tabuk 松茂了，…kiyai 駐在所的大炮瞄部落…(Slamaw 田野六 150121-002 結束)

日本多次以和平姿態向 slamaw 表達善意說不要打了，我們和平相處吧，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怕了，懼怕被突襲被攻擊，懼怕日本的大炮，所以就讓 Slamaw 人做搬運工的工作，部落的人漸漸消除對日本敵對的心…。但是那裡會想到惡夢才開始…。

劉金盛：這是松嶺 macmine 派出所，從 bubul 的理番道路，從 hbun sragi 進入高山，在松嶺駐在所停住，再過去是 kiyai 了氣合駐在所，松嶺下來時沿著嶺線，直接下來就到捫岡駐在所叫 sluhing 或 selhing 派出所，就是目前擺放陳列山炮的地方，從這裡下滑直接滑到大保久了，那裡也有駐在所，就是我的叔叔(或伯父)殺日本警察的地方，就是我的姨丈啊！Yumin Walis 這些理番道路都是從埔里上來的，之後日本又

建另一條從谷關上來的理番道路，從長板這裡就直接下滑到大甲溪，…從 nagasaka 下來到大久保，之後日本就說我們和平吧！他們請我們 slamaw 人搬運東西，從 Bubul 到 Byukun 再到 nagasaka 駐在所由 Bubul 人搬運，從 nagasak 過來是 slamaw 去搬運，…這個是魔鬼島的平台，有第一、二、三、四等平台。第二平台 Bzinuk，第三平台 Plumuwan，第四平台 Kbabaw，

日本駐在所就建立在第三平台。就是鐵線橋的橋頭啊！

第四平台土地很寬又廣…。日本說我們和平了，不要互相殺戮，有一天我好好請你們用餐，給你喝酒，泰雅人就相信，也就是那一天本來是 Tahus Pihik 要被抓，還有我伯父 Takun Lawpaw 也要被抓，日本的目標是 Tahus Pihik，那個時候 Tahus Pihik 的太太已經過逝了，只有一位女孩，當莫那魯道突襲第二平台時，Tahus Pihik 慌忙逃亡中，丟棄(遺棄)了這位孩子然後被 Ktasiq 莫那他們殺害了。…日本誘殺 slamaw，那天大約是上午十時太陽炎熱了，日本盛滿一杯 awmori 青森酒遞過來，中途被一位 klangan 懶惰的人搶著喝掉，日本互相觀望持疑：「Tahus Pihik 不是這個人喔！」再倒一杯喊：「Tahus Pihik！」，第二杯又是那個人搶著喝，mama Tahus 就說：「llagi ga nyu kekru ai(孩子們！他們是在欺騙(我們)喔!)」，他就說稍等一會，我先去看天氣(上廁所)，他可能和我伯父 Takun 坐的近，他們說我們先到外面上廁所，…當時聚落房屋邊緣就是懸崖，在第四平台接近中間的部落房屋內擺設筵席，這是真正 Slamaw 部落，mama Tahus 心想日本呼叫他的名字叫了二次，一定有問題，欺騙喔！mama Tahus 藉著說上廁所開溜，mama Takun 也很快說上廁所也開溜出來了，二個人出去之後，就再也看不到了，日本就說給他們喝吧！要不然統統都會跑掉了，房屋裡面的人察覺有異，mama Takun 離開時留話：「孩子們！要小心喔！自己要謹慎決定該如何」，…二個人走了之後，日本就讓他們喝酒了，喝！喝！喝！Tahus Pihik 早先就離開了，喝的醉醺醺時，日本吹口哨了，噓~~原來軍隊早已經在那裡隱藏埋伏了，警察人沒有那麼多啊！都是日本軍隊，這已經是日本第三次派軍隊來剿滅了，第一次在港溪源頭被我們 qalang 殲滅，第二次三個部落同時進行大屠殺，第三次就是用筵席誘殺火燒屠

殺 slamaw 人，先給他們酒喝吃美食，吹口哨之後，日本就說抓起來統統火燒槍殺…。事前部落的人早已經有防備的心，知道日本人是來騙我們的，只有那些懶惰的人和不工作的人，去參加等候吃飯的，因此，喝啊喝的，日本青森酒好好啊！有各種美食，煮豬肉是 miso 醃製的，煮的非常好吃，泰雅人稱 miso 為牛糞，稱 syoyu 醬油為人的血，很黑啊！…我們到 hbun sragi 狙殺日本人時，我們的部落是在第二平台，第二次日本軍隊全面性屠殺三個部落時，我們也是在第二平台。第三次是第四平台 kloabow，…第一次日本來時，我們把他們全部消滅，第二次日本軍隊屠殺三個部落之後，mkghap la 全部四散逃亡，我知道我媽媽的弟弟就是死在 kiyai，被日本射死的。日本軍隊第二次來過之後，就派莫那魯道、Lepa mstbown 來攻擊我們了，…日本第二次派軍隊是夜襲，不讓所有人知道，突然下降到大甲溪谷突襲三個部落…到底死了多少人，無從估計，因為被奇襲之後，活著的人四面逃逸，誰死了都不知道了，…第三次時日本派蕃倚襲攻打我們，那個時候我們還在第二平台，日本軍隊屠殺之後，無法消滅 slamaw，就派莫那魯道上山來奇襲，莫那魯道大舉突襲三次，都被殺敗回去，他也萎縮下去不來了，因為他們被殺的人很多，來了 100 多位奇襲隊，我們當時戰力很強，slamaw 戰士還有 350 位左右，第一次莫那來襲時莫那有一半的人馬被我們擊斃，因為他非常沮喪萎靡(si qouai la)，他生氣要求日本再派他去攻打，第二次莫那來時，他有點膽怯，會躲藏了，日本給他槍和子彈，但莫那心裡盤算著反正我們有去了嘛！…當時我們的戰士擁槍並不多，必須殺死日本搶他的槍才有，我們殺了 Lepa Kbulbul 花蓮的太魯閣才有槍，花蓮來的奇襲隊都會拿著槍，日本給的啊！而且東部的他們還可以買到槍，他們不會和東部平地人爭戰吵，地上的漢人早就有槍了，我們泰雅人看到走在路上拿槍的漢人，就突襲搶他的槍，…。莫那來了二次就罷手不來了，日本就慫恿 Lepa 來攻擊，就是 yanay 和 yanay 一對一用長矛決鬥，之後就是 mstbown 了，他們不是日本派的，而是想要試試 slamaw(mssawya, tlamay ta cikh slamaw)想爭取盟主地位(mssawya, ima ta plahang)，而是他們自己來偷襲我們，不是日本派的，他們沿著山的嶺脊走下來，部落的人遠遠就看到了，我們從 slamaw 往上看，就看到他們從 nagasaka 下來，那是唯一下來的路，slamaw 年輕戰士爭先恐後前去迎敵，跑的快

的就已經到路的中途了，在那裡埋伏等候，有些在底下 hbun 等候，…mstbown 的人走下來到一半，碰！一位被槍擊中了，當場被驚嚇了，帶頭急忙道：「孩子們！快！快撤退！我們會被他們殲滅了」，

Mstbown 來襲之後，日本到第三平台 Plumuwan 蓋派出所，第四平台才是日本誘殺 slamaw，擺設筵席日本酒，請客吃飯喝酒，把泰雅人統統關到大房子內，男人一棟，女人一棟，小孩一棟，集中在屋內，大門深鎖，用汽油澆上去，一把火全部燒光，逃出來的碰！一個出來碰！拿槍在外面等，就等在門口，唯一出口，無處可逃了，男大人、男小孩、女大人、女小孩，四個房屋 muyaw 內人都關在裡面，外面又有軍隊守著拿槍怎麼逃？男女老幼統統被殲滅燒光殺死，有些後代的老人說死的差不多 70 多個，怎麼只有 70 個，不止啦！大約在 130 左右，…。

莫那攻擊第一次時，我們被殺的大約 20 位，可是，莫那他們…70~80 個被我們擊斃，所以莫那魯道第二次來襲時，人數減少數量了，已經沒有什麼戰力了又被等待的 slamaw 攻擊埋伏，sialah la 就自動放棄了，因此日本才派 Lepa 來…。莫那魯道第一次來襲時，早上攻擊的，大約他們殺 20 多個，而我們早已經埋伏等候，他們死了 70~80 多個~，從此之後 nanu siqoyai lru 他們就萎靡下去了，他第二次來時，部落的人早已躲藏起來，戰士埋伏等候，莫那奇襲隊被擊斃 1 位、2 位…就畏懼了，準備隨時撤退逃離，他們也不知要逃到那裡，因為唯一進出口的路就是 nagasaka，其它的路只有 slamaw 人懂。Tawza 來攻擊時，他們從 Teminan 下來的，他們目標是 Kiyai 社，他們正越過福壽山農場，被大火燒過(inlawmanru)光凸凸的，他們排了長長的一列下來，大概是太陽初升之時，太陽剛照射下來，因此他們隊伍看的很清楚，我們的人從 slamaw 爬到 qalang 機 kiyai 去等候埋伏，敵人要攻擊過來了，婦女們背小孩包袱慌張逃下來，距我們很近，看著看著，不久他們進到 Ilahuy 原始森林內，我的 yutas 岳父也有去呢！岳父說日本派我們去攻打 slamaw，我的女兒 Bikah 會不會命運不好呢！那次我們進入 slamaw，但是我們並沒有殺人呢，我們到 kiyai 社裡面的人都已經逃到對面了，slamaw

人遠遠(150121-003 28:16)觀察 Tawza 的動向，到了園裡就在拔芋頭，他們餓了，因為沒有甘薯就拔芋，也椿米煮飯 9:30 半 12:30 吃飽就回去了，離開之前他們把 kiyai 社的穀倉 khu 都燒光，連房屋也燒了，我對我的岳父說：「燒房屋又燒穀倉是 psaniq 禁忌，utux 會不喜悅會懲罰的…但是你們迫於無奈受日本欺騙慫恿的」，這些奇襲隊有沒有日本跟著，誰敢過去看…我們自己 slamaw 在自己平台邊緣守望防守，距離 kiyai 大約有二千公尺，敵人來的奇襲隊伍就可以很清楚看到，當 mktawsa 下來搜尋，從 kiyai 嫁到 slamaw 的女孩，他們的丈夫就跑上去警告(報告)敵人來襲了，趕快逃，趕快躲藏，敵人來襲尋找我們了。Kiyai 的人就逃到對岸 slamaw 我們這裡，Tawza 吃飽了，燒屋穀倉之後，就看到他們的隊伍又折回去，回到山頂松嶺派出所…我們沒有追蹤上去，因為他們沒有傷害殺死人，我的岳父就是參加的一員。

Mktawsa 走了之後，Kbubul 偷偷來砍我們的一個人，他們殺了一位 plahang blihun, plahang kmayah 的人，之後 slamaw 人馬上到 Lepa 去砍四個人頭回來。一大早我們的人上山，到園裡去看時，哇！怎麼沒有頭顱了，就是那位留下來照顧房屋的人，保護 tatak 農舍的人，被人滅首走了 經過明查暗訪，知道兇手之後我們部落頭目就說自己看著辦吧！第二天凌晨趁黑夜到 Kbubul 對岸那裡，天剛破曉，他們在 Bubul 部落底下埋伏，bubul 人從部落出來，下到溪谷，準備往對岸園裡，一大早來了四位，碰！碰！碰！碰！，砍下頭顱，背回我們 qalang，頭目和頭目對談，Bubul 頭目姓高的，當被攻擊時，Bubul 的人背著小孩逃離，不敢下溪谷，他們也怕了，頭目就說：「你們逃什麼？你們殺了他們，你看他們來報仇了」，姓高的，就是高明德的祖父，當時 kbubul 的頭目，誰叫他們來惹我們。那一次事件，頭目對頭目會談時，他們的土地從梨山賓館到那個有炮台的派出所，捫崗派出所 slhing，這些直線橫向到現在的新佳陽，直直到 Pistan 派出所，然後到 tunux Balong，就是青山，這些地區界線就是 kbubul 原來的傳統領域，很寬呢…雙方在山上嶺脊談判，在 mazmine 松嶺上談判，頭目對頭目，Bubul 頭目高明德的祖父，我們 Slamaw 頭目是 Yebu Tngah，副頭目 Takun Lawpaw，但真正辯論談判是我伯父 Takun Lawpaw，Yebu Tngah 能講什麼，年輕，mama Takun 還是他的長輩，我和他是同輩。「我們沒有任何過節，沒有任何可以談論，你們為什麼

直接來砍在農寮裡的人呢？我們報復砍了你們四個」，對方頭目回答：「你們有什麼打算？」，我伯父 Takun 手指直指天池，沿著山脈的嶺脊，直到 Byukun，然後再繞到 Knazi 後面大山嶺脊，一直到 tokeso Yama 白狗大山大削壁，我們的界線就到這裡」，他們不對啊！因此雙方界址就沿著山脈嶺脊為界…。

二、劉二德夫婦訪談資料

受訪人：劉二德夫婦

時間：2015 年 1 月 25 日

地點：台中市北屯區劉二德住宅

採談人：尤巴斯.瓦旦

尤巴斯：冒昧探訪深真是抱歉。我的好友劉三福曾說如果想多瞭解 Slamaw 的歷史與文化，特別是戰爭史，你一定要去找我叔叔劉二德 Pasang Watan…他瞭解多又深入…。我在番族誌，特別是理番誌稿中有紀錄，Slamaw 地區對日作戰期間，Tahus Pihik 身邊的大將，就是常常在一起和日本作戰的同伴是 Tahus Pihik、Wilang Yabu、Watan Lituk…還有一位、不知道是誰了…

劉二德：Watan Lituk 是先父，我爸爸，四位當中另外一位是 Yumin Walis

尤巴斯：不是 Temu Walis 嗎？

劉二德：不是 Temu Walis 而是 Yumin Walis，他們曾經攻打日本派出所…我爸爸確實應該是 Watan Suyan，他們用媽媽(Lituk)稱他的名。

尤巴斯：可以簡單略述自己嗎？

劉二德：我是 Pasang Watan 民國 19 年 8 月 22 日出生，我妻子是 Yabong Walang 張富美啊！她爸爸 Walang Nokin。…我先父在我小時期就病故了，他背部生瘡 (Pangih)，日本當時醫療還不發達，日本醫生用 myomugi(lngsan)的草藥燃起來燻我爸爸背部後的瘡傷處燻，燻啊燻啊，那裡能夠燻到裡面內部…我大約在 15~16 歲時爸

爸過逝了，昭和 19 年病逝的…我哥哥去南洋作戰戰死了，劉三福的父親，爸爸非常難過，不久也過逝了…。

尤巴斯：三福的爸爸是？

劉二德：Umaw Watan 是劉三福的爸爸，戰死在南洋…。我爸爸是兄弟是三位活著，我媽媽生 12 位小孩，活著的是三位。Temu Watan、Umaw Watan 以及我 Pasang Watan，Temu Watan 叫劉金生，他是老二，yosyo(三福)的爸爸是老大，叫 Umaw Watan，我是老三…但雖說第三…可能還有最後的、中間的小孩間隔多少，我不知道了…。

尤巴斯：你還可以知道你父親的兄弟親屬嗎？

劉二德：我知道…我叔叔 Keru Neban，我爸爸是 Watan Suyan，他們是同母異父…我爸爸是 Kayo 的人，戰後才遷來梨山 raka 的…Tahus Pihk 也是 Kayo 的人…真正 qalang Slamaw(kiyai • raka)原來的人是 Wilang Nabu、Yumin Walis、Yumin Pawan…他們各自兄弟多，3~5 位，故以後人口就多了，…王忠信牧師他們的父親是 Yukan Walis，他和 Yumin Walis 是兄弟…他們是三兄弟：Yumin Walis、Yukan Walis(王忠信之父)、Mbing Walis，…真正梨山的人是①Wilang Yabu(Wilang Nabu)、②Yukan Walis 兄弟，③還有楊德福他們…人口並不多，這些人後來也只有 12 戶啊！就是說我爸爸他們加進來之後，也只有 12 戶啊！…當時梨山的人(上一代)喜歡殺人、殺日本…所以後來才會…很少，他們也殺東部的太魯閣人，為了土地、獵場，他們也殺侵犯土地的新竹人，那些都是 mrhuw raral 的年代，Tahus 阿公之前的那個年代有殺新竹的人…殺太魯閣人是 Tahus Pihik 和我爸爸的那個年代了，他們相互獵殺，就是東部立霧溪上游支流的 Truku 人…。日本在設宴誘殺 slamaw 人時，日本攻到 slamaw • sqoyaw 地區時，他進攻 sqoyaw 部落，Tabuk 部落、Towaqa 部落，也進攻到 kiyai 部落和 kbabaw 部落…。那個時候 qalang kiyai 和 qalang kbabaw 是同為一的，附近的，轉一個就到了，從以前同樣都是一個、沒有區分界線的，我們 Kayo 和梨山不分界不區分的…。Yutas Tahus 的命很好，有一次日本把 slamaw 地區的人全部聚集在 qalang kbabaw，集中在一個大房屋內，早已預謀要殺害 slamaw 人，設筵席請 slamaw 人下來用餐喝酒…在用餐前，日本呼喊 Tahus Pihik，拿酒要賞給他，酒在半途中被另一

個泰雅人搶著說：「是我」就搶著酒喝掉了，Tahus Pihik 當時坐在最後排…第二次、第三次呼叫，酒在途中都別搶喝掉…他發覺冥冥中 Utux(神灵)有特別旨意，就藉故脫離現場…他逃離出來之後，整屋子的人全部都被日本軍警槍殺刀砍死殲滅掉…。Qotas Tahus 逃離時，雖然身後日本開槍碰！碰！碰！，那裡打得到，他已跳入五節芒密林中…gotas Tahus 活下來了。…歸順之後，族人立 gotas Tahus 為頭目了…。

日本軍警殲滅我們時，他殲滅 sqoyaw 他們，殲滅 sqoyaw 社、Tabuk 社、Towaqa 社，那個時候 Kayo(kbabaw)和梨山(kiyai、raka)是同為一個的，日本也派兵來殲滅我們…，我們 slamaw 最先是住在大甲溪畔最底下，叫 Kpulah，第一層台地原先的部落，都掩沒在水中了，那裡的園裡(kmayah)稱 kpulah，那是最早的部落，我還有趕上，還有看過那舊址，小時候大人帶我去巡獵經過那裡，那個地方並沒有太平坦，Kbabaw 才最平坦，Kpulah 有很大的 Cinqlangan，是個以前以前的大聚落…qotas Tahus 會說故事方式說給我們聽，我們才瞭解的。之後 slamaw 人遷到第三平台，建立部落大的聚落，稱 Plmuwan，…。Kbabaw 大平台是日本火燒我們 Slamaw 人的地方，之後戰後我們住到 Kpulah 了…日本在 Kbabaw 火燒殘殺 Slamaw 人之後，我們逃往山中，Kayo 的人逃到 Lbluki(來魯固)，qotas Tahus 的爸爸在那裡被適人射死…大部份 Kayo 的人都逃到那裡，我的族人被奇襲之後逃到上面的 Tapak Tunux 即 Kiyai 社逃到 Tapak Tunux，就是 Tahus Pihix、Walang Nabu、Laping…之後(底下)是 Slaq、Kayo 的人也逃到 Slaq(Qalang Slaq)..大家都逃了，逃離日本追殺…。我們泰雅人(Slamaw)怎能不懼怕呢？日本人派番倚襲隊，派霧社的人，以及所有 Stbown、Lepa 的突擊隊，日本人發給每一位奇襲隊一把槍和子彈，然後他們奇襲攻擊我們泰雅人，我們的武器只有 bagoh 火槍，就是子彈(和火藥)從槍管倒進去，往下方瞄準開槍時，子彈就往下先掉落下去，必須用棉花之類塞住才行，彈珠先掉下去了，開了槍什麼都沒有了，只能往上射擊才有效…花蓮來的 Truku 和霧社來的突擊隊，他們都各自擁有一把三八式槍，他們來攻擊我們，他們那裡不會擊中呢？他們用的真槍，我們只有 baqoh 而已，那個也是自己製做的，不是(沒有)彈殼的，是先灌放火藥，用布塞住，之後放彈珠，

再塞住的，敲擊之後才能擊發…火槍…。我們泰雅人殺了日本，搶他們的槍才有槍的。

有關 Pictan(畢茨坦)事件

Tacmi Ziken 是 Kayo 部落的人殺日本人的事件，那是昭和六年六月攻打進去 (Kyopan naha) 的，他們攻進在那裡的駐在所(派在所)，把日本警察的三八式槍搶回，是年輕人們(砍的)，他們砍了日本人之後，就躲藏到老佳陽的對面，就是現在舊佳陽部落對面，很高的平台，很平坦，他們躲在那裡，往下觀望(ri'ra galang) 底下的部落，那個時他們的爸爸都已經被抓了，他們(日本人)抓 Uking…(Hobing、Walang)…是 Walang Nohaw 嗎?還有…都忘了，被抓的爸爸是四位…Uking、Uking 弟弟 Hobing、Walang Nohaw、還有??? 他們被抓進派出所之後，Maray Suyan、TahuPihik、Wilang Nabu 等 Kayo 部落勢力者重要人物，對日本說：「交給我們來處理、解決，可憐我們 Kayo…」因為日本準備屠殺整個 Kayo 部落的人，準備殲滅所有 Kayo 的人來報復，因此要求日本方面交給我們的 Kayo 人來自行解決，都是年輕小孩發起(畢茨坦)事件…他們四個爸爸都被抓了，他們(年輕人)還會逃到那裡呢?…日本先把四個爸爸抓到派出所，再派人尋查小孩，…泰雅人自己找泰雅人怎麼能找不到? 我們部落 Wilang Nabu 率領人去搜山尋找，他們慢慢找到年輕兇手下到溪谷的痕跡，夜宿溪底，然後離開用水澆滅他們睡過的痕跡，澆熄火堆…他們猜測年輕人們溯溪而上，腳踏著水，因此未留任何腳跡，日方也派一名警察，探探他們、追查兇手時是真或假的，…追尋上山，上到高山上的平台。說真的，兇手們本來打算先下手開槍射擊，三八式步槍咻啦! 咻啦的還不會用，子彈卡彈又彈開，無法開槍射擊，…Wilang Nabu 已經先開槍出去了，…聽說好像是六位，都是 Kayo 的 Seneng(年輕人)，六位一起去殺日本人的，…當場六位年輕都叫什麼呢…就是舊佳陽對面，曾放著溜籠的地方? 都忘了，名稱都忘了…Tazmi Ziken(畢茨坦事件)我正好一歲，他們去殺日本人，昭和六年的事件，因為我才一歲，故並不知道，但是常常聽族人談事件的前因後果，我們才瞭解。

尤巴斯：被日本抓去的四個人，他們沒有殺人？

劉二德：Uking 有直接參與去殺人，是他率領去殺的，他先叫六人先去 Tazmi(達見)，然後他做什麼呢？他去…他去他底下(溪畔)的園裡，去生火起火，然後跟過去…。到了，發現年輕小孩子們在煮飯，就是那六位…他們想先吃先用餐吧，在煮飯的時候，Uking 到了，…現場還好有一位日本的警手經過，他說來了一位有腮鬍的人，他把年輕人煮的東西踢翻，然後大家離開了，這位警手害怕的躲開到路下…Uking 他們去了之後，就去殺駐在所的人…到了殺了多少日本人和警手，我也不太清楚，可是有一位日本婦女躲進廁所，沒有被殺到…沒有被發現而逃過一劫，…殺光離開了之後，這位婦女就打了電話…那些泰雅人沒有想到要切斷電話線了…那位警手回來之後，誰？那一位？都知道，Uking，他認識他們，因為他服務在那裡很久了…他說去那裡(派出所)的是 Uking 還有誰？他們的名字？…他都知道都認得，因為服務很久了，事件的兇事，都是他敘述的，四位被抓下去的，有二位帶日本人跳崖，二位被日本射殺，然後推落下去…

後人就取名那個懸崖削壁乾溝(gong)為「Uking」，那是乾溝，但是大峭壁，很深很高，人跳或掉下去必死無疑。…殺完之後，Uking 叫六位小孩往高山平台去住，他自己一人回來家裡啊！…他是親自帶(領)人去(砍)殺日本人的，帶去的六位年輕小孩殺了多少。我不清楚，只有一位婦女剩下…和另外一位警手活著…我們出去作戰時，無論戰況多麼慘烈，傷亡怠盡時，Utux 神灵總會留著一人活著，好作見證或報告族人。殺完畢之後，叫六位年輕人上山，自己還回到部落。證明不是他殺的，然後歡察周遭狀況…。Uking 先叫六位年輕先去 Tazmi(達見)派出所，自己下到底下園裡起火，燒出煙來，好讓人以為他在園裡工作，然後跟著後面到 Tazmi 派出所六位年輕人到了 Tazmi(達見)派出所下方，準備煮東西，兇猛的 Uking 上來之後…那位警手逃到路的下方…Uking 的小孩和六位年輕人想煮東西填飽肚子，再…Uking 一到，就把所有東西踢翻…這些都那位警手(會計)說的，…Uking 說：「你們還煮什麼？我們去殺他們了…」

尤巴斯：他們是在那裡煮東西？那是在他們園裡附近嗎？

劉二德：他們是在派出所下方煮東西的，那裡不是他們的園裡，…那個派出所就是慘殺的地方，就是目前德基水壩位梨山方向。一個灣深處，目前台電的宿舍就是建在日治時期 Tazmi 派出所平坦地方，那裡曾經設有紀念碑，紀念那些亡魂者，中華民國來台，開闢橫貫公路時，紀念碑被挖走，然後蓋宿舍了。…Uking 一大早就叫六位年輕人往 Tazmi 方向，叫他們先行，然後自己上到自己的園裡，就是 Kayo 部落的上方，生火，叫人看到煙，以為他在那裡工作，然後跟著去 Tazmi 追趕那六位年輕人…六位年輕人在派出所的下方，底下煮飯，是在道路(理番道路)上煮飯，派出所位在很平坦地方，他們在下方平的地方生火煮飯時，會計看到…會計見到遠遠走來一位腮邊長滿鬍鬚兇狠的人，抽著煙斗走過來，就直接踢翻炊具、火堆，會計怕的逃走了，遠遠聽到 Uking 他們喊殺、決鬥、刀光血影、哀嚎慘叫悲鳴，…Uking 他們是用刀子殲滅派出所內的人，不是用槍，因槍都被日本人收走了…到底派出所內的日本人有多少？我不知道，家眷也全被殺死。之後他們下到大甲溪的溪谷，溯溪而上，逃到老佳陽的對面 mssaw，就是以後 mama Besu 耕作過的園裡，叫 mssaw 的平台或 msesaw，…六個人都死在那裡，之後 mama Besu 在那裡開墾時，只留下懸崖邊緣，就是六位年輕人戰死的地方…那是禁忌 mkwi 不能耕種的，mssaw，有六位年輕人在那裡被擊斃，是梨山(Kiyai raka)的人射殺的，日本人不再(敢)派 Kayo 的人去追殺，而派 nasiyama no ninging 梨山的人去追殺…Kiyai 的人說：「你們若全部被日本殲滅，會很可憐，交給我們吧！我們抓到或殺光六位兇手之後，你們就會得救了」，因為日本軍警已把所有 Kayo 部落人統統集合到派出所，做為人質，抓兇手的期限一到，全部將被殺光，亂槍打死。梨山的人開槍時，有一位本來要反擊，好像是 Uking 的弟弟，他向日本人搶來的三八式槍，一直卡彈，裝填、彈開，再裝填又彈開…Wilang Nabu 將他擊中，在場的梨山追殺隊，全線射擊，亂槍火海中，六人統統被擊斃了，跟著去的日本人，馬上將白布旗子掛上去，向山下的 Kayo 駐在所揮舞，…底下的 Kayo 駐在所的日本人看見了，就知道結束了。一切都沒什麼事了…。

六個人死了，他們的爸爸也都被抓網綁起來了，一切都沒問題了，…被抓的父親們全都放在外面，任風吹雨打、挨餓、飢渴，…家人也不准靠近…。好像 Temu Rukul 也有去(參加追殺隊)，去的人就是 Wilang Nabu、Temu Rukul…一定去很多人，都是 Raka(梨山)的人…。楊德福 Payas Temu，爸爸是 Temu Rukul，祖父叫 Rukul Nawi，我叫 Pasang Watan，父親是 Watan Lituk，外祖父叫 Lituk Nawi，祖父輩是兄妹或姐弟，是一家人…。他們一共是 Rukul Nawi、Lituk Nawi、Yabong Nawi、Lawa Nawi，四位兄弟姐妹，我都沒見過，很早都過逝了，…。小時候或年輕人常常親近老人或黏著長輩時，就能聽到很多歷史文化。戰爭事件…。還有要跟長輩一起喝酒，喝酒中他們什麼都談…卅歲時才學會喝酒，也就是從那個時候，我才常常和老人長輩一起親近聊天，…現在，晚輩都來找我聊天問東西，劉金盛、王牧師都會來問我 Yosyo(劉三福)學很多，他把山上的名稱都寫起來了，有的我忘了，但他還記得，他懂很多…，王牧師懂的很多…張有文(Buyang)也有來問…年輕時，我都有到大霸尖山、頭鷹山那麼遠的山脈放陷阱…Ulay Pinbahan、Ulay Tesayan 都去過，獵狗追到那裡，我也跟到那裡，新竹、苗栗和我們 Slamaw 的界線我都知道。

尤巴斯：現在的梨山，他們的 mrhuw 是誰？

劉二德：真正的梨山的 mrhuw，當時是 yutas Tahus，Tahus Pihik，他是頭目，那個時候的勢力者是 Yumin Walis，他曾把 Tabok 派出所的日本人殺掉，這個派出所位於梨山和松茂之間，已經變成果園了，Tanoki 這位 Yumin Walis，他被 Wilang Nabu、Yumin Pawan 帶著去殺日本人，他們叫他揹著人頭，大人們把日本人殺死了，叫還年紀輕輕的 Yumin Walis 揹著人頭，好讓部落族人將他列在獵過人頭的行列，這樣的，射死日本人的不是他，而是 Wilang Nabu、Yumin Pawan 大哥們射死的，…Wilang Nabu 勇敢兇猛，但酒醉了，就會發酒瘋，會打人，所以沒有給他保護管理部落的責任，但是他是一位 ngarux squliq 英雄豪傑，只是品性上有些差…。

尤巴斯：可以再說一次有新竹人的紛爭嗎？

劉仁德：Ulay Pinbahan 和 Ulay Tesayan 地區，我們 Slamaw 的人曾經在那獵殺新

竹的人，二方人馬在那裡互相砍殺，我們最後把這個地區給新竹的人了，是 Watan Botu 他們那裡，罰給他們的…有一回新竹來的客人來我們這裡探親，他說在某某日期，他們新竹的人會去毒魚，他們來到大安溪源頭毒魚(Tmubu qoleh)，…那一天，我們 Slamaw 的人奇襲過去，他們在完全都沒有防備之下被攻擊，當然被射死很多，…他們好好的在毒魚，沒有戰鬥的準備下，Kayo 的人就突襲開槍砍殺，殺死不少人，…泰雅人會用「談」的方式處理問題，因此雙方代表談判，你們為什麼會那樣？…二個 Ulay(溫泉)，水鹿會來舔吸喝水的地方，Slamaw(Kayo)的人，就當做賠罪罰給他們，就是 Ulay Pinbahan 及 Ulay Lesayan 二塊地區賠給他們，好像是尖石鄉呢…。

尤巴斯：日本文獻也有提到 Watan Lituk

劉二德：我爸爸，真正本名是 Watan Suyan 父親過逝之後就取媽媽的名字。

我媽媽是 Lituk Yabong，…我有趕上 Temu Rukul 和 Yutas Tachus，也有趕上 Wilang Nabu、Tonoki(yumin Walis)等人，他們都活到將近九十歲、Yutas Tachus 活到一百多歲呢！他的孩子很多，但都死了，沒有辦法…平常當頭目的或者殺死很多人者，後代都沒有成功，有的斷後，…。

尤巴斯：還記得 Slamaw 從過去到目前的頭目嗎？例如 Yumin Masing。

劉二德：Yumin Masing 是老一代頭目，我沒有趕上，沒見過了，前面是 Yumin Masing，Tachus Pihik 是後來的。以前我們 raka 和 Kayo 還是合而為一的時候，總頭目或大頭目 Yumin Masing，他的孩子是 Besu Nomin，…他在德基上方的園裡工作，沿著溪的上方由園裡要回家習路上，Yumin Masing 在溪上被石頭擊中，坍方或土石流擊中，滾動下流的石頭擊中正沿溪上溯的 Yumin Masing，…之後 Slamaw 分開了，原 Kayo 部落的頭目是 Maray Suyan，我們梨山 Raka 部落是 Tachus Pihik，二個部落各自為獨立(mbebuci la)團體，分梨山和佳陽(Kayo)二個部份，…原先是 Temu Suyan 他和 Mstobwon(or Lepa)奇襲隊頭目 Walis Temu 決鬥一對一決鬥時，對方的長矛刺中 Temu Suyan 的 Wakil 撐著，他用長矛刺穿對方胸膛，再用 baqoh 補開槍擊斃，這是

Temu Syan...。Stbown 的頭目是 Walis Temu...那個時候我們二個部落還沒分開呢！日本命令 Lepa 群和 mstobown 群的泰雅人，統統都來攻擊我們...Walis Temu 是 Mstobown 頭目，他是我的親戚，我媽媽就是從 Mstobown 來的，...日本誘騙(pskrgan Gipun)他們，就沒有辦法了，...。我那個伯父(mama)Walis Temu，並不好，Mstobown 的頭目，他說：「還用得到我的槍嗎？我用 qoqok 家用小刀就可結束我這個內弟了...」，他的自大的口現，只刺中 Wakil，反而被其內弟 Temu Suyan 長矛刺死了，他自大說：「我的內弟交給我，我要一對一單挑，其它的就交給你們了...」。

番人奇襲隊攻打我們時，我們的武器還只是弓箭、戰刀和自製火槍，怎麼能夠和他們相比，日本命令他們攻擊我們山中的泰雅人，每個人發一把三八式步槍，供應他們子彈，武器相當懸殊...。我們日本攻擊當時老頭目是 Yumin Masing，部落分成二個，我們就去 Kiyai 部落了，Kayo 的人遷徙到 Kpulah，雙方距離非常近，過一個大灣，溯二次溪水就到了，可以遙望的見...我的部落是 Kiayi，...我們這些人原先住在 Kbabaw，被日本攻擊火燒之後，逃往深山，或更高更遠地方去避難，和日本歸順之後，下來到老 Slama 地區，有的到 Kiyai，有的到 Kpulah，就是舊佳陽底下平坦地區...。日本攻擊 Kbabaw 我們大部落時，日本把泰雅人集中大屋內，外面堵住鎖起來，...那個時候日本叫所有鄰近泰雅人過來，請他們吃美食、喝青酒...他打算抓所有人(泰雅人)，一併擊殺...。Yatas Tachus 命運很好，日本一個個把重要人物點名，點到 Tachus Pihik，準備拿酒一杯給他時，他在後面，酒傳到中間，就有人冒充 Tachus Pihik 抓著酒杯，喝光！一飲而盡了！傳喚幾回都被人喝掉，Tachus Pihik 發覺有點蹊蹺，有問題喔！就藉故上廁所逃出來了，...他逃出來時，日本兵在後追著開槍射擊，跳入芒草林中都沒打中，逃進茂密的五節芒裡，日本也沒有辦法了...。之後，屋裡的人全部被殺光，用大火燒又用槍掃射，被屠殺的人目當多，...Sqoyaw 社、Towaqa 社也是被日本燒光，用亂槍掃射部落的人...這些都是同一天進行的，...Sqoyaw 那邊被殺多少？我也不知道喔！

Temu Suyan 不是頭目，Maray Suyan 才是頭目，我有趕上他，他是我的近親，我

爸爸(Watan Lituk)的爸爸和 Maray Suyan 的媽媽是姐弟(兄妹)，所以他是我的長輩，我的伯父，我們是一家人，Maray Suyan 在 Kayo 社當頭目是和日本歸順和平之後，大家般遷 Kpulah 時候了…那個 qalang Kaya 就是稱 Slamaw，…歸順之後，高山深山逃亡藏躲的人都回來了，回來之後 Kayo 社推舉 Maray Suyan 頭目，Kiyai 社推舉 Tachus Pihik 為頭目…過去歷史很難完整的整理，只能用片斷記憶去看了…上一代口述的歷史，也許我的記憶比較好吧，還能記得…。

Maray Suyan 頭目之後是 Yabu Tngah 當頭目了，Maray Suyan 孩子很多，都很年輕，還無法擔當部落頭目重任，Sawki 就是 Maray Suyan 的孩子，但還年輕，部落重新推舉，選出年長又穩重的 Yabu Tngah 繼任頭目了…。和平之後，不再打仗，日本警察管理部落治安和社會秩序，當了頭目也沒有什麼事了…。

尤巴斯：Kiyai 社是如何產生的？

劉二德：我們從躲藏的山上回來之後，大部份到 Kpulah 部落，有的到 Kiyai 地區，之後日本叫 Kiyai 社的人搬遷到 Raka 派出所附近周圍。我們在 Raka 時的派出所好像是梨山派出所了嗎？我忘了…讀書的時候，Kayo 的小孩沿著道路(理番道路)上來，到梨山來上學，就是到 Raka，我們都在那裡上學…我那一班一共有十一位，就是我(Pasang Watan)、Payas Temu(楊德福)、Basaw Nokan(王忠信牧師大哥)、Hayung Pihaw、Yabu mbing、Watan Walang、Yabu Walang…。Kayo 部落學生不多，只有三位，雖有警部，但沒有學生啊！所以走路來梨山 Raka 讀書。Kayo 來的學生路途遙遠，就住在親戚家。我的同學，除了我 Payas 和 Basaq Nokan 之外，都回去了…。

尤巴斯：為什麼那個部落稱 Slamaw？外人又稱你們為 Slamaw？

劉二德：我們的部落(qalang)是叫 qalang slamaw，現在舊佳陽站牌的底下平緩耕作地名稱為 slamaw，就是舊佳陽部落底上平原地方，那是 slamaw，泰雅語稱 slamaw，曾經是 Kayo 部落舊址下方的園地，那個地方的 miqui(五節芒)茂密，人人都到那裡 Hamaw(砍伐)茅草或芒草來製作屋頂、屋牆的建築材料，因而得名，不是部落的名

稱，砍伐五節芒(miqui)的動作，泰雅語 tlamaw miqui，那個地方是園裡，曾被開墾過，Hatake yo！我們在 Raka 的屋頂也是用 Miqui，部落都是用五節芒來做屋頂的…。只有十一間呢！我們梨山(Raka)的戶數，不多呢！兄弟繁殖多了，戶數才多的。新佳陽是來自舊佳陽部落的，在 Kbabaw 時戶數很多，新佳陽就沒有了…戶數不多了…梨山漸漸多了，…可是多了就不再合一團結了，大家各過自己的生活…。梨山，以前 11 戶時，無論 Kuqux 山肉，都分給每一戶，大家一起吃一起分享，如成我們很多了，有的有吃，有的沒有吃到…在分肉時，除了十一間之外，也會分享給別人…，分配完之後，剩餘的山肉，真正的兄弟姐妹晚上聊天，全部煮完吃光。

Tazmi 事件發生，日本駐在所全部殺光之後，Uking 叫年輕人上山，自己就回到 Kayo 部落自己的家中，新舊佳陽的人都住在那裡，Uking 也住那邊，他的園裡在部落的上方。那一天的過程是，一大早他叫六位年輕人先朝達見派出所，Uking 自己先到部落上方的園裡生一把火，讓部落的人以為他在那裡工作，生了煙火之後，他就跟過去，沿著理番道路下去到達見派出所，踢翻年輕人正在煮的食物，帶領六位年輕人衝進派出所殺日本人，結束之後，六人下溪谷，溯溪而上，到 Kayo 部落底下時，叫六位年輕人躲上帶去，躲到 mssaw 地方，他自己回到部落的家，然後觀察狀況。…之後被抓被殺的共十位，六位年輕人加上四位爸爸，共 10 位，再加上 Uking 小孩，共 11 位，婦女日本不管沒有殺，例如 Yungai Uking 就沒有抓和殺害，日本不擔心女孩會報仇殺日本，祇擔心男孩會報仇雪恨…六位年輕人有些結婚了，被抓的四位是 Uking、Walang、Hobing、Yawi(Uking 的孩子)、Yawi 逃到 Sqoyaw 被日本人直接到部落去抓，然後失蹤秘密被處死，男孩如果活著，他一定會復仇去殺那些殺父仇人的。

尤巴斯：Slamaw 人的族源是那裡？

劉二德：從 Stobown 就是 Pinsbkan 啊！Kbuta 是 nasiyama ma，Klamang 是去 Sqoyaw，Kyabuh 是往…。我都忘了。總之從 Pinsbkan 來的是 Kbuta，kyabuc 和 klamany

三位，到底分散到那裡，我不清楚了。Nasiyama 就是 Kayo。

原先 Kiyai 部落人不多，小時候我們住在 Kiyai，我都還記得呢，住在 Kiyai 的是 Pupuy、Wilang Nabu、Yukan Walis、Umaw Suyan、Yumin Pawan、Yumin Tawrih、Walang Sumay，大概六~七戶我們在 Raka 時十一戶，我去 Kiyai 時，幾乎沒人，我看不到十戶呢！兄弟分戶之後就漸漸多了，Kayo 那個 Kbabaw 人口戶數就多了，…真正 Kiyai 的人是 Wilang Nabu、Yumin Walis、Yukan Walis、Mbing Walis、…Yumin WAalis 是入贅的…三兄弟還沒過去時是一戶，到 Raka 之後分三戶了，…。

尤巴斯：有聽過有關 Ulay Rima 的事嗎？

劉二德：他們是住在 Pyasan 溪的，被很多番倚襲隊攻擊，被 Tawsa Ktsiq、Mstobown、Lepa 等人攻擊過，都是日本命令(強迫)的…Pengan Kumu、Walis Kumu、還有一位、共三位大將…叫什麼名字呢？都忘了，Yabu Hayung 還小…對了 Siyat Kumu…應該還有三位…。番倚襲隊攻打 Pesyux 部落時，迎戰的人是 Walis Kumu、Pengan Kumu、Siyat Kumu 三兄弟，尚有另外三位，我怎麼都忘了…Walis Kumu 小孩 Mekah，在奇襲隊突擊中，躲進堆放物，奇襲隊踩在上面，跳躍前進，幸好他不動聲色，否則一定被殺的，敵人退走了，才爬來，也跟著逃到山上，那時候是小孩，原住民互相殘殺，無法預知抵擋。

三、黃輝榮訪談資料

受訪人：黃輝榮

地點：台中市北屯區黃輝榮住宅

時間：2015 年 1 月 23 日

採訪人：尤巴斯.瓦旦

黃輝榮：有關 Slamaw 的歷史，我們梨山有一個耆老，他最清楚了，80 多歲了，他是一位滿健談的一個人，劉三福的叔叔，目前梨山地區連環山來說，他是最權威的啦，他叫劉二德 Pasang Watan。

尤巴斯：這多要透過您引見介紹了

黃輝榮：他的確他是很權威了，目前來講他是權威了。你提到的 Slamaw 它是有典故的，這個地名這個地方，是在真正的佳陽，老佳陽有一個地方，是 Slamaw 人最早居住過的，ciqlangan，可能發生瘟疫，都是選年輕力壯的年輕人，一個個的死，我們稱 punu，日本尚未進入山區的時候發生的，當時山區最起碼的醫療防疫都沒有嘛，他們說年輕人，都是年輕人，一個個趴！倒下去，死的人非常多，就好像我們在砍伐五節芒 miqui 時，泰雅語稱 Tlamaw，年輕人就像那些被砍伐倒下來的五節芒一般，族人就將那個地方取名 Slamaw，到了日據時期，因為 slamaw 這個名詞已廣為大眾熟悉與使用，日本人就以為 slamaw 是整個梨山地區了，而我們泰雅人稱的 slamaw 是舊佳陽的一個地方，是一個原住民的一個 qalang，到了日本時代之後，他就將這個整個大地區稱為 slamaw 了…。這就是 slamaw 的典故，年輕人並不懂，以為梨山街上就是 slamaw，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的。

以前我們這個老 slamaw 部落，在梨山環山地區是個最大的部落，瘟疫侵襲部落之後，男的年輕人，一個一個的倒斃，倒斃的現象就像伐倒五草芒 smagun son naha，就像 tlamaw lmiqui 一樣。後現代的人所說的 slamaw，大都指向梨山那裡，但啟源地是老佳陽地區這裡的 slamaw。現我的佳陽部落，就是標準的 slamaw，從大平台遷移到對面一個地方時，才稱 galang kayo 啦，…slamaw 之前，遷入者以 2~3 戶一起遷過來，那時還不夠稱 galang 部落，然後幾個家族遷在一起，成一個聚落時，才稱 qalang 部落了，自古以來的民族也都是如此。

我們遷到大平台對岸小平台時，增加到 20 戶了，也就是佳陽真正的人，原先住在 slamaw，一個 Ciqlangan，那個時候都是佳陽人，一個家族一個家族的，好比我們是黃家的，在這邊，詹(張)家的在那邊，鍾家的在…周家在那邊，分配好居住的地方，慢慢的成為一個大聚落 Ciqlangan la。我們形成部落之後，敵人就攻擊過來，有日本、

賽德克人來突襲…之後就遷到 Kayo 了，Kayo 是後來的啦…我們被攻擊地點就是我們所講的魔鬼島那個大平台，它真正名字是五十甲地，面積有五十甲，我們自己則稱它為魔鬼島，住到那裡時，日本就突襲過來了。那個時候突襲屠殺之前，日本說我們和好不要打了，日本就準備美食美酒，鹹魚鹹豬肉，鱒魚美味餐點，來慶祝泰雅人和日本人和好的日子，其實那只是個晃召嗎！，我們泰雅人相信日本人的話說和好吧！泰雅人是一諾千金的，那裡會想到日本人是騙我們的…。當時，部落裡有一棟很大的建築物，類似人民會堂，部落會議都開在那裡，其空間比一般家庭大 2~3 倍，日本人就召集大家到那棟建築物，要族人和日本人一起商討，(150123-001 14:37)，全部都去裡面嘛！大家放下手邊工作，頭目招呼大家說：「日本人說要和好了」，結果全部都去那裡。到了那邊之後，日本先拿酒請族人喝，但是呢！我們一位頭目，就是我的表舅，就是梨山第一個大頭目，就是高二博，Tahus Pihik，而佳陽這裡的頭目是我的爺爺，Maray Suyan，梨山那時叫 Kalang Raka，mama Tahus Pihik 做第一任大頭目，佳陽和梨山為什麼那麼好，因為以前都是一個部落，人多了才分一個東一個西，本來都是同一個的，佳陽 slamaw 的，都住在 Ciqangan，就是住在五十甲地魔鬼島上，後來因為人多人多…有部份人到 kiyai 了，就是對岸(對面)有一個地叫 Kiyai，也是台地，可能有五~六甲平坦之地，我們常稱它五甲地，總而言之，有什麼事情要討論開會，都是在大本營五十甲這裡，Kiyai 的人也過來，日治時期日本人要開會宣佈事情，就說派個人去叫 Kiyai 的人來開會，那個時候大本營的名字叫 Ciqangan…。

尤巴斯：那個時候 ktasiq 莫那他們來過了嘛？

黃輝榮：來過了，Ktasiq 他們一次來偷襲而已，不像日本，他們是帶大部隊來攻打我們 slamaw 的。那一次引誘族人請客吃美食喝美酒，醉醺醺的時候，我表舅 Tahus Pihik 是坐在後面，酒杯從前面傳過來的，人家都已經喝幾杯了，他都還沒喝到一杯，他生氣了，就騙日本人說他去外面看一下(上廁所)，musa mita kayal ma，結果他就趁那個時候…他不跑還好，他用跑了，日本一發現是要開溜、逃跑，後面就碰！碰！開槍射擊，還好沒有打到，他還帶一個七~八歲的男孩，他的小孩，小孩跟在後面叫：

「爸爸！爸爸！」他也不管就逃入樹林，小孩也無傷的跟爸爸逃入樹林…。那個日本人就下命令把大門鎖住，哇！裡面的人出不來嘛！裡面有接近 100 個人喔！軍隊很多，把所有的門窗都關起來鎖住，用木頭卡住，日本已經準備好了，用汽油澆到房屋四周的牆壁屋頂上，燒、燒、燒…一下子燒死八十多個人…。我曾經在梨山管理局旁梨山國小教書，那個時候，管理局的課長親自跟我講說你把這個文獻資料先整理，整理好之後，梨山管理局準備要在被燒的那個地方蓋一個原住民的「忠烈祠」，來紀念死難(罹難)的 slamaw 人，我問了幾位老人家，就是當年活在現場耆老，我表舅高二博我還有趕上，還有副頭目我的四舅，王明德，他的名字叫 Yumin Walis，他是梨山的副頭目，這二位我有向他們請教，結果他們給我提供的有八十幾個人的名單，這個案子剛剛好要去執行的時候，梨山管理局就撤銷了，這位王課長也沒有那顆心了，案子撤銷之後他就被調到省政府，這個案子就這樣不了了之…。後來，我也是沒有好好的…我把那些名單…反正蓋不成了嘛…梨山管理局都已經撤銷了嘛！…好！我也把這些名單把它毀掉了，很可惜~，頭目和副頭都是當時火燒屠滅時現場的見證人，名單都是他們開的呢！我的親四舅在 Kiyai，來不及去吃，所以躲過一劫，…後來陳昆源在那個平台，他跟人家買的地，我們泰雅人說不能拿或動那個地，那是 mqui，日本在那地屠殺過人，前人交待我們後代，無論何時何事都不行取用那塊土地，屍體都埋在地裡面，但是呢我們這位陳坤源他是愛錢不要命的嘛！因為地他買了嘛，他請了怪手下去開挖，挖、挖、挖、挖…他也知道啊！他的爸爸也特別交待那地方，要把它保留，不能動這個地方…結果呢！陳坤源不信邪，挖！挖！…剛好那一天我、周吉德和張義民我們三位經過，陳坤源叫怪手挖、挖、挖…，我跟周吉德及張義民三個人，本來是要到大平台後面山中放陷阱，找不到 rapal 獸的腳印踪跡，我們下來了，看到怪手在那邊挖、挖、挖…好奇嘛！就過去看看，怪手司機我們也認識嘛！花蓮的阿美族人，他說：「喔！這裡啊都是腳的骨頭，很長~，」可見以前的泰雅人多高啊！都是 180 以上，像我爺爺 Maray Suyan 就 190 公分呢！Maray Suyan 是全梨山地區最高的一個，還有一位 Wilang Nabu 也非常高，這二位都是曾經跟狗熊親自打架的喔！空手跟熊打鬥，當時的泰雅人光是小腿就像柱子一般粗了，那位阿美族怪手司機，把骨頭一個個

放好，沒有碾碎，王科長有講過你們要把骨頭挖出來，安置好，然後我們會去請平地人的法師上來唸祭語，再把人骨好好排列安葬。結果怪手司機把那些骨頭堆成一堆，我們跟阿美族司機說不可以打碎喔！那是我們的祖先餒，我們要替他們蓋一個忠烈祠，「我知道，我知道了」他回答，結果沒有幾天他生病了，回花蓮治療，沒有回來，死了。他已經把祖先的骨魂動了，攪動他們了，即使要動土，我們應先禱告，請長輩好好跟死去的人對話，說：「你們是我們 qalang 的 mrhuw，不是你們的錯，而是日本的錯，讓我們把你們重新安置好，排列好，然後為你們搭建一個房屋，讓你們在那裡安心住下來」，要這樣子好好的，然後我們用教會儀式，兩個教會的牧師去那邊好好禱告，安慰他們靈魂。但是很可惜啊！不明不白的開挖下去了…那位怪手司機被祖先 mrhuw 擊打了。這種事件是不能隨便的。

尤巴斯：然後，那些骨頭如何了？黃輝榮：好像是怪手從新挖個洞穴埋起來了…也等於是就這樣子安置一下了…我一直在思考，以我們泰雅人來說，該是要如何安置才是正確呢…。如果依照泰雅傳統 gaga 處理，我們的上帝會責備吧！而如果說我們用我們泰雅自己的 gaga 去做的話，然後再配合教會進一步在那邊做一個教會儀式，不是會更好嗎？只是…覺得我們佳陽一直都不平安，一直不斷沒落…。

尤巴斯：如果處理上的優先順序，我們先尊主為大，我們先好好的向上帝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告訴上帝我們的先人(祖先)到如今在這裡都沒有好好安息，是否我們後代子孫為他們搭建安息之所…因為可能到如今祖先們還在哭泣。我們告訴上帝，建造祖先的忠魂碑，並不是把他們當偶像來紀念朝拜，我們只是緬懷祖先，也就慎終追遠的意思。

黃輝榮：這個…宗教也是一樣，在我們的教會也是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掃墓？對不對，為什麼要揀骨？在聖經裡面也是這樣，緬懷祖先，一定要了，但是不能有在宗教以外的儀式納進來混合用，上帝會知道，就由牧師帶著信徒到那邊做一個正式的禮拜，給我們的祖先做一個厝，這個是應該要的…

尤巴斯：建立一個忠烈祠，…因為 slamaw 戰役，在對日作戰上是很有名，…

黃輝榮：這個…slamaw 那個魔鬼島，日本的大屠殺…那個抗日慘烈戰爭不亞於莫那魯道呢！

尤巴斯：它比霧社事件大，霧社事件是賽德克人已經投降日本 20 年了，明治四十三年(1910 年)霧社已經歸順到日本了，他們接受日本管理了。霧社事件是不服日本統治起而抗暴，這是「事件」，而 slamaw 「戰爭」並不是用事件來談，而是不同民族第一次為自由生存，保家衛族的戰鬥，你們那個時的還沒有被日本統治呢！事件與戰爭是完全不同屬性的戰鬥…。

黃輝榮：對啊！我媽媽那個時候還小的時候，她說她的舅舅親戚統統都戰死了，你看單一個大平台的大屠殺，就死了八十幾個，八十幾個人一次就被燒死呢！像這樣悲壯的戰鬥，在原住民裡面是少有的，沒有這個紀錄喔！

尤巴斯：最難得你還有趕上 Tahus Pihik 和 Yukan Walis，…

黃輝榮：此外我也有趕上 Wilang Nabu，我自己的表舅，他跟 Tahus Pihik 是堂兄弟，這些戰鬥英雄都是我們的親屬，王家班的，我也有趕上 Watan Lituk，也是王家班的…。我也有一些文獻…

尤巴斯：時間寶貴，能否請你自我介紹。

黃輝榮：我的祖父 Maray Suyan 在整個和平鄉來講，他可以說是大家公認 Maray Suyan 在日本時代的頭目裡面，他算是龍頭，和平鄉裡走到那裡他們都說 Maray Suyan 是頭目中的龍頭。我的爺爺過世的那一天，台灣總督府派大官到佳陽親自參加他的葬禮。日治時期，從佳陽到環山，各個派出所中，只有佳陽有警部…(到另一房間拿出一本書)這是霧社事件的書 simuyama 這本書是我自己的乾姐姐寫的，作者是下山操子 simuyama，書名《流與轉-追尋光明的一山下山爺爺的故事》…林香蘭啊。日本孩子，媽媽是 Lepa 的泰雅人，…我這位乾姐姐寫的這本書在日本很暢銷呢，東海大海日語系的一位教授和日本的教授方面聯合起來幫助我這位乾姐姐林香蘭…

尤巴斯：我好想借去影印，然後回寄給你時，我會把日本出版的一本書《日本台中廳理番史》也順寄給你。日本寫的台中廳理番史，那個時候 slamaw 還在打仗，因此沒有列在裡面，還沒辦法紀錄…。

黃輝榮：剛才你有提到自我介紹，那麼在此簡略說明，我爺爺是和平鄉的龍頭，過逝時日本中央派大官來參加祭典儀式。在我們佳陽外勤區裡，西川(nisikawa)警部(kebu)駐守於此，日本投降回國以後，在民國 68 或 70 年他們全家有到佳陽來看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人介紹他說到佳陽去找一位，沒有見過我啊，他的兒子跟我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所以我的名字叫 yosichang，他的兒子也叫 yosichang，我的名字爸爸取的是 Walis Soki，我爸爸是 Soki Maray，當時 nisikawa kebu 對我爸爸說你的孩子就取 yosichang 吧，因為他的小孩也取名 yosichang，他的太太是在佳陽派出所生產的，所以二家感情非常好，最歡迎到我家，所有警察有外賓來訪時，都會帶到我家，因為爺爺是頭目嘛！什麼好東西第一個優先給我們，朝貢啊！

我的家族代數是 yosichang sawki→soki Maray→MaraySuyan→Suyan Siyat，後面我不知道了，好像是 siyat Btunux，後面我就不知道了。像 Siyat 這個地方，我跟松鶴的翁定國牧師 Siyat Yupas 是同族，他的祖先上四代和我這邊是兄弟，都是從 mknazi 來的。我們 slamaw 來自 mknazi 的比較多，也有從 mstbown 來的，翁定國的祖父 siyat Peho 也是對日抗戰的英雄人物，翁定國名叫 Syat Yupas，他爸爸叫 Yupas syat，祖父是 Syat Pehu，跟 Yumi Pehu 是兄弟，Ksetan 部落頭目，他們在 Ulay Ruma 社時曾經跟日本番人奇襲隊作戰，翁定國應該是我的叔字輩了，我們應該是在翁定國的祖父輩 syat Pehu 為同一個兄弟，我本來有日治時期整個家族的族譜，陳坤源是我堂弟，他拿去看，之後被他弄丟了，結果借出去之後，回給我的只有 2 件而已，真正原來的家譜，可以從這裡拉到十幾公尺呢！很厚很厚，半天都看不玩的，被陳坤源搞丟了，他做事真的很糟糕，他們爸爸是黃家四兄弟之一，光復之後，國民政府賜漢姓時，本來姓黃的，卻給了他們陳姓，大家都在持疑為什麼他們姓陳，大家都在持疑為什麼他們姓陳？陳坤源祖父 Tawli Suyan 是我祖父 Maray Suyan 的親弟弟啊，…。我知道祖父這一輩：

大姐：Yabong Suyan-嫁到梨山的賴家，賴聖公是我的表兄弟

長男：Maray Suyan-我的祖父

次男：Piling Suyan

三男：Besu Suyan

肆男：Tawli Suyan-陳坤源的爺爺

Besu Suyan，不是很高，但非常魁梧很壯，過逝的時候胸肌還是高聳。我祖父和 Piling suyana 我都沒有趕上了，僅見過 Besu Suyan 和 Tawli Suyan。我的小孩簡單的寫下來：

我的妻子：yageh Nabu 周好美

長男：黃仕安

次男：黃俊成 mhoway yosichang 他脾氣倔，故用 mhoway 柔和謙卑

長女：黃若綺

Piling Suyan 的後代很多，難以敘述，繼承這個家戶的可能是 Temu 和 Tonto 二位男孩子了。Piling Suyan 的小孩是 Lesa 和 Hazi，Lesana 小孩是 Temu，Temu Lesa，Piling Suyan 的孩子中，老大老二都在南洋戰死，他一共有五個男孩子，統統都走了。現在 Lesa 的孩子，就是長孫是 Temu 跟 Lento 了，Temu Lesa→Lesana Piling→Piling Suyan→Suyana Syat，Temu 漢名黃春來，Lento 漢名黃仁德，他們是繼承 Piling Suyan 的家戶。Lesana Piling 還有一個弟弟叫 Hazi，Hazi Piling，繼承他的是黃偉國和黃偉鋒，Besu Suyan 的孩子 Piling Besu，已過逝，有二位繼承，他的孩子是 Haro Piling 黃維志，另一位是 Masaw Piling 黃芳林，再一個是黃春吉，都講男孩子，不提女孩，都是男孩繼承家戶。

Tawli Suyan 有二個男孩，一個是 Ruhi Tawli，孩子是陳坤源；第二個是陳源煌。

尤巴斯：有關 slamaw 的族源，可以談一下嗎？

黃輝榮：slamaw 一詞的典故誠如最前面跟你講的典故，原本是在佳陽的一個部落嘛！就是在對岸的時候，Ciqangan，發生可怕的瘟疫，部落的年輕力壯的青年，一個個倒斃死亡，年青人沒有了，這個大部落佳陽就慢慢沒落了，之後又被 mktosa 和 mktasiq 突襲攻擊，部落分散逃離，我們黃家逃難到德基水庫下面的志樂溪，gong

Lelukux，避居到那裡，那是黃家跟張家避難地方，黃家整個兄弟還有張家，都避居在 Lelukux，那個部落叫 qalang Slaq，那邊水源豐富，又平又好，大家生活都非常好。再來賴家(Uking Nomin)、詹家(Yumin Masing)、吳家(Yabu Tngah)、劉家(Takun Lawpaw)等都逃到大山的後面，那地方叫 Lebluki 來魯固，他們住的地方就沒有像 qalang Slaq 這麼好了。黃家是大族，先派人去堪察地形，尋找家眷可以安居的地方，結果先選到那裡，我們就住在最好的地方，張家是張義民那個家族，他中風有 20 多年了，Lebluqi，賴家是賴鴻憲他們，唯一佳陽姓賴的啊！劉家是指劉金盛 Wilang 他們，詹家只有一家，獨子詹金盛(生)也已過逝，其它都是女孩子了，他也絕祠了 mktabong。沒有戰爭了之後，日本派人到我們那裡傳話說你們可以回來，我們不打仗了。我們回來之後，Maray Suyan 那時在 qalang Slaq 已經被推舉為頭目了。

尤巴斯：對不起打斷一下。你們在 qalang Slaq 時，你爺爺被立為頭目，那麼之前還沒打仗時，誰是 Kayo 的領導者呢？

黃輝榮：Yumin Masing。他是在我爺爺前面的頭目(150123-001 1:07)日本攻打 slamaw，我們避居到 qalang Slag，Yumin Masing 他們也是跟著在黃家這邊，那個時候 Yumin Masing 把頭目領導者交給我們黃家了。有一次 mLepa 番人奇襲隊進襲到 Slaq，剛好那個時候，所有的年青力壯的族人以及 mrhum，都上山 qmalup 追獵(團獵)，獵團都上山了，留下老弱婦孺照顧部落，那個時候狗一直對著山吠，qok~ qok~ qok~，狗叫聲怎麼樣也停不住，此時在高山打獵的族人聽到了，狗吠愈來愈急愈大聲，到底怎麼了？部落難道發生了什麼？大家趕緊下山，全速衝下部落，原來是 Knazi 同是泰雅人來攻擊了，奇襲隊頭目已馘首我們的一個人頭撤回去了，獵人衝回部落，大家都在哀哭，一個人頭被他們帶回去了。結果，Maray Suyan 就帶著三個人追，去追擊，直接追擊到他們部落 mknazi，qalang knazi 的人就集合圍過來，Maray Suyan 大吼：「大家都不要動，我今天帶三位過來，我要對我自己的 yanay，一對一的決鬥，他憑什麼理由到部落來砍我的人，今天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們兩個對上了」，真的泰雅的 mrhuw 很像美國西部英雄的個性，沒有人動，Maray Suyan 說：「你拔刀~」當對方頭目正拔刀時，Maray Suyan 大刀已臨到頭上，他人高嘛，一步就到對方跟前，一步叭過去，

他 yayay 就被砍倒下來了，人頭就落地了。Maray Suyan 再大吼：「這是講好的決鬥，你們若追，追過時，我將回頭殺儘你們」，他和另三位戰士就回來了。Maray Suyan 知道 mknazi 的人進到 qalang slaq 砍了我們一個人頭，他就一口氣追啊追到此港溪的 mknazi 部落那裡，找他們頭目單挑決鬥，這個是不可思議的魂魄。這種決鬥，尚有一個例子，就是 Kotas Maray 的堂弟，就是 Ulay Rima 的 Kotas Pengan(Pengan Kumu)，我爺爺是 Stbown，他是 knazi 的人，他們是堂兄弟，這二個人都是英雄豪傑，這些人毫無所懼，但是處理部落事物，從來不發脾氣，非常理性，柔和謙卑，地方事務的處理，完全沒有和敵人作戰時兇神煞氣，因此日本非常尊重這個 Maray Suyan。

另一件重大事件，殺日本人的就是賴家，賴鴻憲的外公，他們殺了日本人也是無緣無故，他們兄弟也滿多的，滿高大他們對 Maray Suyan 兄弟非常嫉妒，是權力的關係，他們心想為什麼他們選立 Maray Suyan 為頭目，而不是賴家他們也是勢力者，賴鴻憲的外公叫 Uking。那個時候他們是住在德基殺日本警察，被日本逮捕，然後移到松鶴古拉斯理番中心審判，中途，Uking 帶著日本跳崖自殺，Uking 兄弟並沒有死，日本警察落崖死亡了，在德基下來一點，有一個地方稱為 Uking，就是取 Uking 之名，就是 Uking 帶著日本人跳崖自殺的地點，那是 uru 乾溝，然後這幾位兄弟就逃了嘛！逃！逃！逃！逃！逃！逃到那裡呢？老佳陽對面的大甲事業林區上面非常漂亮的平台，在舊佳陽的正對方，那個園地叫 msaw 我小孩子時候在那裡長大的，父母常帶我在那裡，殺人兇手躲藏到那裡，日方已經通緝捉拿兇手。馬上一個晚上，當族人起來時，發覺佳陽部落已經被日本軍隊包圍起來了，軍隊連夜急行軍趕快來了，百姓都不知道，一大早起來打算上山工作，哈！kayo 被嚇到了，軍隊從那裡來的呢？怎麼突然四周都是滿滿持槍的日本兵呢？正準備全面射擊 Maray Suyan 發現有這個狀況，就直接到駐在所，去請求 nisikawa 西川警部不要殺部落的任何大小族人，日本不答應，在那邊他跪在駐在所三天三夜，求日本，Maray Suyan 偉大的心志感化了日本，你們一個都不要去傷害我的子民，如果要的話，先殺我吧！最後日本上面的大官就說：「好，我有個條件，你們能夠把這個 Uking 他們這些人逮捕抓到的，不論死活都沒關係，但是我必須要看 Uking 他們本人或屍體」yutas Maray 同意，日方限期好像是三天

之內，不論死活都要歸案。我爺爺就說放我好使我去聯合召聚我族人，集合 Kayo 社和 Raka 社所有 slamaw 人統統都來，梨山頭目 Tahus Pihik 也是我舅舅嘛！，二個部落頭目都講好，族人統統都來，他們就開始策劃，你 Tahus Pihik 從這裡帶幾個人，你從那邊帶幾個人，還有某某副頭目從這邊上某某勢力都從那條山路走，分成四個組全面搜山，Maray Suyan 從後山上面往下夾擊，第二天搜蒐隊在 mssaw 平台上發現他們，一大早偵蒐隊上去時，Uking 他們也正在防禦，因為他們早就知道一定會被追擊，一共四個人，結果太陽剛出來陽光照射，有二個人他們正在互相在撿頭虱，Cikuhing，結果右翼搜蒐隊發現看到了嘛！碰！一下子把一個打下來，然後四周圍的人，爺爺這邊也開槍，全面射擊，他們不知要往那個方向射擊，有一位被擊中，祇剩三位，他們就棄械投降，活逮住他們，還有另一屍體也帶下來，我的爺爺就到駐在所交待說我已經把人都帶回來了，你可以把軍隊撤走了，把所有被日本當人質的族人釋放出來，日本人好感動啊，這位 Maray Suyan 敢做敢當，阿兵哥連夜撤走了，當時，白天晚上族人都不能出門，一律禁止所有活動，日本人講說你躲到那裡，我一樣把你抓回來。Maray Suyan 敢做敢當，因此日本人尊敬他為英雄人物。

尤巴斯：事情發生，Kiyai 的動向如何？

黃輝榮：Kiyai 的人都來了，和 Kayo 的人一同搜山，去砍殺畢茨坦派出所的人，都是兄弟，Uking 他們兄弟，他們的名字是 Uking、Mgong、Tusang…這些人還有我表哥十文溪羅家的 Walang Noraw，小孩是羅家的 Cili 等，我表哥嘛 gluw miyan ai 我們親戚，他們爸爸被抓之後這些表哥都順著河流住到 Pyasan 溪了，那裡有 Pyasan 社，上面高山上就是避居到那裡的佳陽人，有劉家、賴家…就是 Lebluki 社，兩個社遙遙相對，一個上一個下嘛，我們黃家是避居到 Leblukux 志樂溪裡面，平平的，大面積的地方，叫 galang slaq，我在學生時期曾隨長輩們到那裡放陷阱，他們告訴我這個寬廣平坦緩坡地區，就是祖父他們避居的地方，黃家先到此，後來的佳陽人就到後山 Lebluki 了我的爺爺很有智慧，知道 Ciqangan 不平安，日本軍警和番人奇襲隊隨時會來攻擊，所以我的 Kotas Maray 馬上派幾個人說你到那個地方去找，因為那個地區只

有一個入口，只有一個狹的峽谷可以出入，敵人來襲，我們只要派幾個人埋伏守候就夠了，那是一個隘口，大有一夫當關，莫夫莫敵。偵查員回報說 mama 那裡非常漂亮的場所，於是我爺爺先派人到那邊蓋屋舍。以後在日本軍隊來襲之後，黃家全部撤到 qalang slaq。

尤巴斯：Uking 他們當時住在那裡？

黃輝榮：Uking 就是賴家他們，也去 Lebluki 啊！

尤巴斯：Uking 他們攻打畢茨坦派出所時，已經和平了嗎？

黃輝榮：還沒有完全和平，快要了，還在動盪不安之際，可是那時候沒有看到泰雅人攻擊日本，日本攻擊泰雅的情形，慢慢平靜下來了。畢茨坦事件的主謀者是 Uking、Mgong、Walang、對了，還有 Hobing，他就是陳和貴的媽媽的爸爸，Hobing 小孩是 Sayun Hobing 陳和貴的媽媽、Kusong Hobing 嫁博愛，還有 Lawa Hobing 嫁 Harong 部落，Taya 我媽媽好像沒有講過呢！yaw 這個好像…我再請教一些長輩，他不一定知道，我去找另外一個人，然後有再正式的打電話給你。…同行逃亡者是四位，一位被擊斃，三位被抓，他們兄弟很多，被擊斃的是誰？不知道了，Uking 沒有被打死，到底被日本抓走然後在德基過去的大峭壁跳崖自殺的人，我再問清楚長輩…。因為過去這些歷史是我媽媽講的最多次，我們在 Kayo 部落時，媽媽常在夜裡織布，我下班了以後，只有她在家中織布，我不會出去，媽媽就講這些我們泰雅的 gaga 啦，還有泰雅的傳說、人物、歷史、所以我比八十多歲的人還知道的多、我也喜歡，所以現在大部份都是他們都要來請教我，有關一些 qalang 過去的一些傳說啦、gaga 啦、怎麼樣怎麼樣的，還有人物和歷史等，他們大部份都來向我請教，不過我是儘量知道的我會一定回答。部落中年輕一輩裡，我滿欣賞鴻憲、很棒的一位年輕人。

尤巴斯：那麼戰後和平歸順之後呢？

黃輝榮：和平之後我們就回來了，從 galang Lelukux 回到 Kayo 了。我們黃家沒有避居到大霸 Papak 那裡。梨山方面，像我舅舅嘛，殺一個日本人，我的四舅，王明德

啊，Yumin Walis，他是王捷如的祖父，他寫瓦力士羅干，Yumin Walis 是四舅，其兄弟有四位：順序大小是如下

Mbing Walis 大哥、Yumi Walis 第四、Yukan Walis 第三，王捷如的爸爸的 Yukan，……二舅一下子忘記。

尤巴斯：王捷如的爸爸是？

黃輝榮：Yukan 啊……Walis Nokan

尤巴斯：日本文獻中在 1920 年(大正 19 年)時，slamaw 全力反攻，攻打兩個日本駐在所有們什麼好岡？被你們攻擊 kinyupan mamu ai

黃輝榮：駐在所有一個我舅舅殺日本警察的，那個在……一下子又忘記了，我四舅自己最好的朋友，日本警察，把他殺掉……那個日本警察也常叫我四舅：「Yumin，sake Nomo」(尤命，來喝酒)，他們是最好的朋友嘛，結果我的舅舅看到了聽到某某人某某人都是英雄，都是殺日本人的，他也想要留個名啊！不然的話以後在歷史上沒有一個抗日英雄的……位置就沒有他了嘛！結果他……最好的朋友……喝了酒之後就砍下他的人頭了，哈.哈.哈……不是作戰的時候砍的呢……砍掉了以後他也變成抗日英雄了……。結果那位日本警察的太太說：「啊！叫那個 Yumin Walis 我也要去砍你的頭」，怎麼能……日本投降已經回去了，怎麼可能回到台灣再……。Yumin Walis 當副頭目，Tahus Pihik 是頭目，副頭目的意思就是要做接班人了嘛，我的爺爺 Maray Suyan 死的時候，臨時之前，大家叫我爸爸 Soki Maray 來接爺爺的頭目位子名份，因為我爸爸在地方上的確是個非常歡迎的一個人，做人做事都相當好，爺爺死了以後，他們就共舉我爸爸當頭目嘛，但是我爸爸呢？是個很謙虛的一個人，Soki Maray，他想一想不對，他知道部落中還有長輩，有幾個比他年長的，泰雅人有倫理道德，選賢與能與長幼有序，他就不好意接他爸爸的位子，他就對 qalang 講說：「這樣啦，我年紀還小，還有比我年紀大的，而且也是大家非常尊敬與受歡迎的，我不如把我這個頭目，交給某某人，Yabu Tngah，吳東漢」，結果大家一看，也對啊！Yabu Tngah 年長，而且是受大家的歡迎，他們就答應了。答應了以後，Yabu Tngah 也答應了，我爸爸就下來做副頭目……在這個前面，日本先指名一個人姓劉的，Taku Lawpaw，地方的長老啊，是一個勢力者，但

是呢，qalang 不答應，日本是要推薦他接頭目啦，但是 qalang 是反對，因為他的脾氣不好，暴躁以外，還有行為不好，所以他們就說要給他的話，倒不如給 Soki Maray 就好了，…族人說要改，日本警察知道族人的反應之後，就說：「好！叫 Takun Lawpaw 下來」，然後我爸爸就推薦 Yabu Tngah…這樣就成立了。那麼 Yabu Tngah 上任頭目之後，就指定我爸爸做副頭目，…是這樣的。以前的泰雅人也有自己的 gaga 社會制度，頭目位子不是大家隨隨便便搶來搶去，不是的，人民的眼睛也是雪亮，他們會選賢與能…以前的頭目，是 Yumin Masing，他的副頭目是 Yabu Sulu，協助他 Yabu Sulu 是張家，張義民的祖先，Yumin Masing 是詹家 Yabu Sulu 是我太太的外公，Yumin Masing 的後代是詹金生，後裔都絕了 mktabong 了，Yumin Masing 和陳德祥是一個家族，他的媽媽叫 Pitay Masing，他媽媽是真正佳陽人，嫁到環山那裡…。Yumin Masing 之後是 Maray Suyan 了，Maray Suyan 後面是 Yabu Tngah，Tngah Yabu，Yabu sulu，這樣就接過去了，…。

尤巴斯：之後呢？

黃輝榮：Soki Maray 我爸爸做副頭目，很早就過逝了，副頭目由張家 Kotas Botu，Botu Nabu，末代頭目是 Yabu Tngah 了。我爸爸 Soki Maray 的小孩，除了我還有一位已過逝的哥哥，大哥二哥都過逝了，只剩下我一位接續我爸爸 Soki Maray。

尤巴斯：我回去先用手稿謄出來，先寄給您，然後再補？修？那連絡位址要寄到那裡？我會把書本寄給你。

黃輝榮：這個資料比我年長的不見得會知道的比我多，八十多歲了不見得會知道這樣的來龍去脈關係，他們可能會抓住一些代表性的，但是細節部份不見得會比我深入。

尤巴斯：因為你曾活在那些和日本作戰的耆老生活當中，有趕上那些人，…

黃輝榮：所以日本哪曾經在佳陽服務過警察，有來過，他們手上的資料不知從那裡取得的，他們一路問人，他們被指點說到梨山去找 Soki Maray 的後代 yosichang，就直接來找我呢！還有一位日本警察，我有整理日治時期曾經在 Kayo 駐在所當警察當

老師的名冊，就是以後這些人曾經有來佳陽找我呢！我自己嚇一跳，我沒有見過這些人，他們拿著一個推薦信函到 Kayo，找 Maray Suyan 的孩子 Soki Maray 的小孩 yosichang，哦！來了抱頭痛哭呢！那麼 nisikawa kebu 西川警部，Kayo 外勤區周邊派出所最高長官，就是住在佳陽駐在所啊！

尤巴斯：除了您其他的耆老，我可能還可以問誰嗎？

黃輝榮：一位是劉金盛，他住在東勢，Wilang；另一位是劉三福的叔叔劉二德這二位，劉二德比劉金盛年歲大，比較厲害。我爸早逝，我媽媽那邊教我太多了，她一面織布一面教我，我幫她纏線時，iqus，我在她旁邊她唱日語，很多兒歌…聽很多 Tayal 的歷史與文化，還有 gaga，所以說在佳陽來講啊，我是個真正的人物了，那些比我大的，一半都講不出來。

黃輝榮：我媽媽是王家班的，梨山的 Yayut wasiq，(全家合照 耆老、夫人、孫子)Yayut Wasiq, Wasiq Tuyaw。你看這張日治時期黑白照片，這是後站的 Yabu Tngah；坐在地上的是我爸爸 Soki Maray；後面站立的是我爸爸將副頭目交給他的 Botu Nebu；(重新再介紹一下)，最左邊這一位末代的頭目 Yabu Tngah Maray Suyan 死了以後，本來是要叫我爸爸來接，日本警察也指定了，然後我爸爸想一想，因為還有長輩，就是這位 Yabu Tngah；當時日本是把頭目交給 Takun Lawpaw，就是因他暴躁易怒，行為上也不太好，我爸爸就推薦 Yabu Tngah，結果地方們也同意，因此頭木交給 Yabu Tngah，他接了頭目之後，就找我爸爸做副頭目。我爸爸走了以後，他就請 Botu Nabu 接他的位子。這張照片都是我們過去的地方大老，每一個人都非常高，都是 180 以上，這位戴帽子是 Takun Lawpaw 唯一的男孩子，叫 Watan Takun 也過逝了；這位是我大哥 Pasang Soki，這是我爸爸抱著的，另一邊是我妹妹，前排坐著中，左邊是哥哥，然後是我，爸右手邊是妹妹，這些人統統都走了。Botu 的旁邊是梨山邱家 gasul Batu，戴帽子的這一位是當過警察，在士林當警察，Silan Nabu，劉騰松，他是劉金盛的大哥，他的旁邊是我的表姐，她是張銀文的太太，Tapas，miyoko lalu niya，我前天還在台中還有跟她見過面，那是我姑媽的孩子；最左邊這位小姐是 Botu 姐姐的孩子，已經走了，…九位都統統都走了，…(報導人與照片一同照相)。另外我自己也繪畫了以前當時 Kayo

社的圖片，我也拿出來給你看看，這是老部落五十年前的繪本，那時候我在師範學校一年級，我的學長從師大回來看我…(對著繪畫的照片)這是我小時候的憶裡，用想像的將 Kayo 老部落繪畫出來，從公路過來，經過一座橋，然後這邊是駐在所的位置，這是招待所，招待那些大官啦貴賓的，前面大建築物是 Kayo 駐在所，後面是招待所，右邊是學校，爺爺當頭目，安頓在駐在前面的建築物，日本把他放在旁邊，一般老百姓就放在後面四周了。這張圖是尚未淹水的老佳陽 Kayo 社，我用我的想像繪畫的，…這個橋還在，但是人不能走了，板子都爛掉了，從這個橋過去，爬坡，爬到中橫公路老佳陽站等班車了，…那是以前我們的生活。最近我們正在整理佳陽教會的從宣教開始到現在的宣教成長史，裡面的文字檔大部份都是我寫的…。這是我大哥黃輝光留下，很可惜他不在了，這是他結訓、參加過什麼的、畢業證書…他什麼都…gaalng 還沒有信上帝，他已經就是了，我大哥過去就是令我欽佩的人，這個證書是我大哥修完英語中級課的証書，不知是那個單位…，他受過很多的課程訓練，他是一位人緣好非常了不起的人…。我爸爸因跌倒受傷跛了腳，但是他口材是頂尖一流，任何求婚、會議場，族人一定要帶他去，事情才能順利圓滿。日本警察是萬能，當警察又要當老師，也要當醫生，我爸爸跌倒受傷，日本警察開錯了筋，所以就跛了，後面膝蓋就不能彎了，…。環山松茂的人從山下上來時，沒有親屬，他們就會在派出所下面一般公路上睡，理番道路在上方，那個時候日本公路已經開到老佳陽了，之後就光復了。民國四十五年蔣經國開壁中橫，路才拉上去的。

尤巴斯：有關 Takun LawPaw 有印象嗎？

黃輝榮：他…是個長輩、年長的而已，我爺爺死了之後，日本要安立他為頭目，第五代頭目嘛！前面是 Tngah Nebu、Yabu Sulu、還有 Yumin Masing 嘛，我爺爺變第四代，那是剛好是日本的時代了，Slamaw 歸順之後，我爺爺就被日本指定為頭目，…環山、松茂平地上來時，一定會在我們佳陽住一個晚上，沒有辦法趕到梨山松茂環山，我爺爺和我爸爸一定留他們接待他家裡住，供應食宿。

尤巴斯：有關 Tahus Pihik 他也是佳陽的嗎？

黃輝榮：他也 Kayo 的人，他從對岸 Ciqangan 自己另外尋找地，他們認為現在住的地方狹窄了，後代子孫多了之後會不夠住了，結果 Tahus Pihik 帶了一部份的人到大平台對岸，那裡有五甲地，稱 kiyai。我們以前都是曾經生活在大平台上的，…我媽未嫁給爸爸時，他們還住在 kiyai，後來遷到 Raka，又遷到梨山了。梨山的人口是這樣，三分之二是從大平台 slamaw 搬遷過去的，三分之一的人才是本來就住在 kiyai 的人，(150123-001 2:25:36)像 Tahus Pihik 是從 Ciqangan 才跑到 kiyai 去的，然後他們遷到 Raka，到了那裡之後他就跟他們一起了。原先住在 Kiyai 的那些三分之一的人，是包括王家班，王忠信牧師他們，我的舅舅的家，我媽媽是王家的嘛，還有楊家，楊德福 mama Payas，那幾個剛開始時，還像是只有十戶的樣子，原本 kiyai 的人口加上 Ciqangan 的人上去，到 Raka，再到梨山，但是到最後梨山和佳陽都是一家人啊！就像松茂和環山都是 qutux qalang 同一個部落，一樣的道理啦。

尤巴斯：Raka 的置到底是在那裡？

黃輝榮：老部落啦，從台中上梨山，你看到有幾個雕樹，就是雕刻排灣族的藝像，那個誰？亂七八糟的，應該用我們 Tayal 的，卻到屏東去買了那個什麼…已經做好的，排灣族的圖騰，魯凱族的…拿到我們這裡…梨山管理所啦，那真的是亂七八糟的，沒有通過地方的人士，就自己買自己裝…那個位置就是 Raka 啦。中橫公路通車之後，車子都在部落上面跑，沒有到下面，就像我們老佳陽一樣，族人就說有車子在跑了，我們為什麼還在走路呢！所以族人紛紛的安遷到上面了，住到公路邊了嘛，住到他們祖先自己傳統領域裡。我還有很多歷史照片留著…。

尤巴斯：梨山文物館還有東西可以看嗎？

黃輝榮：沒有啦！不要去看了，梨山管理局變成三山管理處之後，他們雇用一些人，松茂有一個叫張有文，Buyang，他在三山管理上班的時候，他把我們 Tayal 所有的文物、歷史的文物，他跟他們的管理說我們要什麼的重新整理、裝璜，結果他把我

們真正代表梨山頭目的臘像高二博 Tahus Pihik，還有我的小舅 Yumin Walis，臘像呢！都被張有文統統破壞掉了，然後在那個牆壁上換上他太太和曾義英的照片，他表我們梨山，這…這麼可能，他們是什麼東西嘛！他已經把歷史重要的古蹟、臘像毀壞掉了，…我那個 yanay Egi(曾義英)啊，也不想想，我還在呢！我比你懂梨山的歷史怎麼可以用他自己的臘像還有張有文的太太，真的是氣死人了…。以前我們每次去管理所時，我們都會看到表舅 Tahis Pihik 的臘像，還有四舅的臘，還有王金良爸爸的臘像，頭目副頭目的臘像，統統都給張有文毀掉了，我是說應該先放到倉庫，然後重放上去，代表梨山的餒！重要的文物呢！他都把他們隨著垃圾車帶走了，毀掉，連所有資料、照片、臘像都毀掉了，我曾經罵張有文：「Buyang，你把我們梨山真正的文物，歷史人物的臘像，二個頭目二個副頭目，被你毀掉，然後掛貼你的太太…你太太是什麼文物啊？」還好他沒有給我回嘴，如果他有回我的話，我會給他更難看了，我會氣憤的說你太太是什麼文物啊！嫉妒的文物啦！我會那樣罵呢！還好他沒有反話…他簡直是歷史的罪人。太可惜了，我表舅是頭目的臘像，小舅是副頭目的臘像呢！…梨山的人，眼睛都是瞎掉了。…我也不怪他們了，他們都沒有智慧，因為這些古文物一毀掉，整個記憶都沒有了，歷史都沒有了，…我把老佳陽重新從記憶中繪畫出來，我要拿去輸出，然後一張張交給每一戶人，讓他們看見當年的部落，誰住那裡？誰住那一棟？讓他們知道我們以前的環境是如何？因為現在的人都知道他們的童年都平地了嘛，他們沒有我那個時候原鄉的傳統文化傳統的風俗的環境，完全都沒有了…年長的人，他們記憶裡很清楚，但是你沒有把他留下來嘛！…其次，我拿著圖給前面幾位長者看，說：「請你們看看，你們知道這是…？」「agai, swa yani kini'an ta qalang 哇！為什麼我很熟悉，很像是我們住過的老部落呢！」「沒有錯」我說著，他們就開始講這是我家…你看看我們教會曾經在這裡，我家在這裡…學校在這裡…」馬上大家的回憶回到了當年的時光，「黃長老，你真是的，你怎能做到這麼棒的事情呢？memulu bay 黃長老，nanu baq su be…」當時我們照相機沒有，只有用記憶力，重新尋找歷史、文化、事件的記憶。訪談結束。

四、蔡長管 耆老口述訪談實錄

受訪者：Payas Tusang(蔡長管)

地點：松茂部落 Payas 耆老路邊工寮

時間：2014.10/25

Payas(簡稱 P)：

以前 Truku 和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互相出草互相砍頭馘首的，我們這邊的人去東部 Truku 那裡探訪遊玩，結果被當地 truku 殺死……本來不會被知道，有一位女子逃出來，……

Yupas(簡稱 Y)：

他們去遊玩地方(部落)可能是那裡呢？Klapaw.Rusaw.Kubayan？或 wahlil 部落？

P：就是 Walis.Yakaw 的部落。位蘇花公路和梨山的分叉一帶，就是太魯閣遊客中心現在地點，以前曾經有部落在這個地方。……你有聽過昔日的 Walis.Yakaw 這個人嗎？Walis.Yakaw 和我們 sqoyaw 社的比令.比帶(Piling pitay)原先是朋友舊識，後來 Truku 人殺害比令.比帶的弟弟或妹妹，我們 sqoyaw 社才報復。原先 Piling.Putat 的弟妹一伙人去 Truku 那裡玩，結果都被殺害，僅剩一人逃回我們 sqoyaw 社，本來不會知道的，有一天我們狩獵團在中央尖山耳無溪附近，我們稱 swahiy 山(rgyax swahiy)就是無名溪和耳無溪中間，在行獵途中發現一位女孩，已經是三個月(之後的事)以後，她還活著，報告他們被殺害的情形，所有同伴都被殺，只剩下她一人活著(逃回來)。被殺的人，有姓曾一人 sqoyaw 社頭目 Piling pitay 妹妹也被殺害，名叫 Yaway Pitay……)Truku 人先殺害我們的人，sqoyaw 社才報復也殺他們。

Y：這個 Truku 的部落，可能是那裡嗎？

P：可能是瓦黑爾社或洛邵嗎？我不太清楚。之後 Truku 那邊有女孩子來我們 sqoyaw 社遊玩，好像是 2~3 名報復隊也正要出發往東部，這些 Truku 女孩來到此之後，

有人建議滾動大石來壓死她們。但是大眾並不同意，因為她們是女孩，我們部落男人說我們怎麼可以用男人殺戮方式來對付女孩呢？如果這些 Truku 人是男的報仇隊早就用槍射殺了，所以用大石頭滾下去把她們壓死吧，免得 Truku 人譏笑我們對女性也用槍啊！報仇隊說另外再去尋找其它的 Truku……。報仇隊往中央尖山南湖大山一帶，突然間他們發現有八位男性 Truku 人，他們來的目的是什麼？不知道，也有可能要來奇襲我們社，一共八位。頭目 piling pitay 說：「第一槍先交給我，前峰的第一人交給我來射，以報復妹妹被殺之仇，千萬別搶我先開槍……」，Truku 人被擊斃七名，第八名，他在我們報仇隊火網中逃生，每個人都瞄準射擊，再怎麼射擊都打不中，就像我們 sqoyaw 人在 Truku 地方被殺害，三個月之後死裡逃生的一位女子，就被我們獵人發現救回，神不答應她死，好來報信息讓我們知道。八位當中七位被擊斃，頭都砍下，除了一位，任大家輪流開槍射擊都沒中，utux 照顧保護他，他是要去回到他們的部落去報告，七位都埋在中央尖山。我和曾宏佳長老和我親家曾到該處狩獵，…我會單獨進出夜宿那個地方，曾長老不敢單獨行動，他會怕單獨分開，他一定要有人跟著(做伴)…之後曾長老有翠巒來的親家陪伴、我就喜歡高興單獨一個人，沿路看到很多有狗熊經過的痕跡，刮痕的樹…我從中央尖山一帶走下，出現在南湖溪和中央尖溪匯流處，晚上我回到獵寮時，曾長老和他的親家就大聲說「你到底去那裡了？我們以為你迷路出事了」，我就告訴他們我到何處去設陷阱，他們一直不敢明講，躲躲閃閃的避諱禁忌什麼的……。原來那個地方就是埋葬 Truku 人的場所，他們說你會怕嗎？那是在晚上分享的時候才講的。從信耶穌之後，我就什麼都不怕了…七個 Truku 人死在那裡。

Y：有關 sqoyaw 人和 Truku 人相互出草獵殺的事件有……？

P：之後在傳統領域裡……好像是在那一個的支流的山上，我們稱 rgyax ptniyaqan，其典故為可以賽跑的意思，也就是說那個地方太寬廣，可以成為運動場，直升機也可以下降這是山頂上的一個大平台。位於中央尖山過來這一邊，rgyax ptniyaqan。這個 rgyax ptniyaqan 大平台是 Truku 人和我們 sqoyaw 人在此立下盟約，訂

立停戰盟約，他們的代表是 Walis Yakan, 我們是 Yukan Ruku (Yukan Rukun)

Y：他們當時訂立盟約的方式是如何？埋石結盟？

P：一般是 sbing gsiya 水誓，用木製的杯子，裡面裝水，雙方代表對著神是 utux 立誓，把清水灑向大地，將所有誓約內容，隨著清水一般也跟著聖潔無污，一點骯髒都沒有……，也就是在這個 rgyax ptniyaqan 這個地方，sqoyaw 的人大概 70~80 位，都是年輕的戰士，他們(Truku)比我們的多，將近快 200 人立誓約者我們只有提一個，他們先提，他們提到：「今天雙方訂立盟約，雙方才停戰和平相處，如果你們先毀約，你們所有後代子孫將找不到食物，栽種農作物都不生長，你們會找不到食物，至終你們會到次高山 Hagai 那裡尋找山羊糞便來吃」，那我們的是說：「你們如果先毀約，你們也會找不到食物，你們將不會有好日子過，農作物不發芽，食物匱乏，你們所有的人會往下遷移，一直下到海邊，下到太平洋，你們只能去找牛的糞便，然後吃它」，它是強調誰先毀約之後的後果，你們不得好死以外，你們的生活將不會過的很好，農作物不會被祝福生長……你們只有全族回到海邊，去尋找你們要吃的牛糞。這是雙方訂立的盟約……。

下一次你來我再把 137 個山川河嶽地名告訴你，包括從思源啞口，登山口我們稱 sqoyaw 人在這個地方「棄待或埋伏日本人，應該是在那邊…要跟其他族群的，南山的，都在這個地方碰面會面，penagan，有重大事情時會面聚集地方。從那個地方很梨山方向，就是 Halusan.Halus 啊！溪水暴漲、無橋可通之下，有勝溪 llyung gonaw，有人叫 Halus 的用其陰莖當做橋，讓族人都過到對岸，因此這個溪又稱 gong Halusan。思源啞口為界這是羅尾葉溪，南山的這個地方稱 Bkan Bilag，sqoyaw 的年輕人到此迎戰日本軍警，Bkan Bilaq 就是羅尾葉溪，sqoyaw 人在此殺死很多日本人，羅尾葉溪是南山的，以登山口為界，再過來就稱有勝溪 llyung gonaw，那是我們 sgoyaw 的…再下來…與七家灣溪會合，稱七家灣溪再繼續下來流入司界蘭溪，再繼續下去注入大甲溪流域，這個羅尾溪稱 Bilag cipagan…注入 llyung Hmali 大甲溪流域。地形圖如下：(略)

Y：Truku 攻打 sqoyaw 時，你們的部落在那裡？

P：Cigalangan,戰後和解盟約，之後雙方都沒有再互相出草。之前都有，中間都

有，我只有知道剛開始，真正剛開始時我們(sqoyaw)的小姐到他們遊玩，被他們殺害，被殺多少…其中有一位被殺的是我們頭目 Piling pitay 的妹妹-Yaway Pitay。如果沒有發生那件事，就不會戰爭，部落人一同討論如何報仇…是他們先發起的，不是我們先…最後談和解盟約，Temu Ruqun(非 Yukan Rugun)代表 sqoyaw，Walis Yakaw 是他們(Truku)的代表，雙方會面於 Ptnyagan…我們人員大約 70~80 名，都是年輕人，男的，他們(Truku)將近 200 名，200 多名呢，……如果對方違約，沒有誠意，我們都會被殺在當場，他們人多，非常多…因此，可以看出他們(原住民)不會騙人不會開玩笑，只要答應(立約)就不會欺騙，不會設計，不會從中變掛…對方(Truku)都是年輕人，高大精壯，英俊挺拔……我們(sqoyaw)也高大英挺，可是他們人數太多了，我們的三倍。那個時候 slamaw,galang slamaw 躲藏起來，他們並沒有去(參加)，日本攻入山中時，日本就派 galang Lepa 和 ktasig 來突擊(slaman)。

Y：可否嚐試提著當初日本和你們作戰的經過情形？

P：我也有聽說…他們(sqoyaw)到羅尾葉溪那裡埋伏等候日本軍警，詳細情形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有清楚 Twaqa 社被日本突襲之事……Twaqa 被日本軍警和番人奇襲隊攻擊開始與過程我不清楚，有一位逃脫者，當時他說他要上廁所，有二位逃脫的人，…有一人說我要去大便，日本人說很臭很臭…他說去大便而是假裝的，然後突然脫離逃走…日本在後面開槍就是無法擊中…日本早就設計好叫部落人全部集中起來…另外一位剩下的他的名字叫 siray 他的後代是 siray 他是到園裡---soru，上午他看到火光沖天、黑煙漫天，日本人一大早就殲滅殺光了 Twaqa 社的人，然後把房屋殺盡，這次 Twaga 屠社完全是日本軍警行動，番人奇襲隊沒有…薩拉茂(slamaw)屠社是 Ktasig(霧社群)和 Lepa 二個部落(群)的人去攻擊，日本沒派人去我現在講的是 Twaqa 屠殺事情。Siray 為什麼會剩下(沒被屠殺)，他是去園裡，另外一個活著逃脫是(假裝到社外)去大便……。Siray 從園裡看到 Twaqa 社被火焚燒，濃煙沖天，他走到 kuri soru(soru 山頂)，比較清楚地方觀望火海中的 Twaqa 部落，心想只要出現在部落也會被殺，還會追殺到園裡，他和妻子就從那裡逃離，逃到 galang skeran……。

Sqoyaw 人，最先從賓斯博干，由 Kotas Lamang 率領先到 Cinqlangan 在 Tabuk 松茂後面，在那裡建立 qalang(社)，有一年發生瘟疫，死亡甚多，剩餘的族人看到怕了，族人一個一個死，他們怕可能會滅族，有些人遷徙到 Lamang，也是接近 Cinqlangan 很近，合歡溪平坦一帶，就是在我們松茂的後面，qalang Cinqlangan 就是 galang Tabut，由於是 Lamang 率領的，所以就稱 Lamang 這是第二個遷徙點；有些遷徙到 Twaga，有部份遷到 skeran，也是第二遷徙點，漸漸分開出去，有的到 Lamang，有些到 skeran，分成三個 qalang(社)。

Y：Pyabang 社已經出現了嗎？

P：還沒有，更早的遷徙部落，都是從 qalang Tabuk 還沒到 sqoyaw, sqoyaw 還沒有出現。像我們到了 Lamang 社(galang Lamang)之後，我們還有到南湖溪一帶建立另一個 Ciqqlangan,那是第三次遷移點，但是都統稱 Tabuk。然後還有在雪山溪源頭有 qalang Srasit，就是 Srasit 部落，我們從 Lamang 遷到 Ciqqlangan 之後再遷到 Srasit？

Y：什麼原因遷徙過去？

P：遷徙原因若非瘟疫疾病，就是地力不肥，農作物歉收不生長，地已經不適合種農作物，我們有點像吉卜賽人，地點不僅不適合居住，特別是農作物更不適合了，平坦之地適合小米，甘薯則須在緩坡才長的好排水要良好，才會大粒。遷移的原因，大多因栽種的田長不大或不再生長，才會一再遷徙。Slamaw 被攻擊時，他們逃亡期間我們曾將他們隱藏起來，Kiyai 社的人，被日本派出的蕃人奇襲隊-Lepa 和 ktasig 追殺，被殺很多人，逃亡者逃啊！逃到我們 qalang skeran。Sqoyaw 群並不是原社的名稱，我們的是 qalang Sinat,他們是 qalang Silung,這是前 sqoyaw 的前身—sinat 和 silung,其地理位置就是現在我們環山這裡…現在的環山就是 qalang s'zinuq 他們稱它 Silung,就是 Hayung Yawbaw 的後面，有箭竹林，有一個大池內有水因此人稱它 qalang silung..後來此社被大火焚盡，社中有一人…社裡房屋頂都是五節芒所編，因此部落有一人不慎起火，火燒起來連棟燒起，都燒光了…(因為趕德基水庫開放時間而暫停)2014.10.25

五、曾坤達牧師訪談紀錄

時間：2014.10.25

地點：松茂部落曾牧師住宅

受訪人：曾坤達(Yuraw)牧師

訪談人：大巴斯.瓦旦

曾坤達(以下以曾代之)

我這裡的家族，我是 yuraw.Pasang.往上追溯上去如下：

Lumuy(最上層)曾祖父

Yukan Nabu(Yabu)

Watan Yukan(我祖父)

Pasang Watan(我父親)

Yuraw Pasang(口述者，曾坤達牧師)

我的經歷：

我們家族：

我們的族原.遷徙：

從賓斯博干(Pinsbkan)遷徙，我們先到 Ciqqlangan 這是最先到的地方，就是在這個後面(松茂的後面)，過河的地方。就是過合歡溪，延溪而下與南湖溪匯流形成 hbun sburuk。Ciqqlangan 是在....(繪圖)，所有泰雅系列的人都先遷徙到此，形成大聚落。

Yapas(以下用 Y 代之)：

之後遷到新竹、桃園地區的泰雅人嗎？

曾：對，這個很重要。在那個大聚落年代，發生瘟疫(天花？霍亂？.....)死了相當多的人，(好像)曾經被咀咒的地方，一個一個的死，死很多人所以有一段時間他們離開這個地方，他們過到對面，就是過河到斜對面，也是一個平原叫 tkaras。祖先是

從 mstobon，(繪圖)stbown→越過 Macmine(松嶺)、就是 cminan 天池，不是 slaman 鞍部，泰雅語 kuricminan(天地)，越過蔣公天池的行館，就是行館的底下，行館在上面，日本理番道路從底下遠一點橫過。下來之後發現左右兩邊不適農耕作，發現一個很寬的平台，大約有 20 甲左右，因此從 stbown 過來之後遷徙到此，建立 ciqlangan。在此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發生重大 Punu(瘟疫)一個個的死，他們就遷徙到？住了一段時間，patas(?)來了以後.....也住一段時間。當時的帶領者 kbuta 派四個孩子尋找新地。我們(sqoyaw)的祖先是 klamang 是 kbita 四個孩子之一，kmawman 是南山四季 klesan 是南澳那邊。

Y：Klesan 是人名嗎？

曾：是人名沒有錯，klesan 是人名。泰雅人從 Hbun sburuk 分散分開(Pinsgayan naha hani hbun sburuk)來之後，每逢泰雅人唱遷移史詩時，一定會提到抓住 kyapun naha 這個分離點，這是泰雅人從 stbown 出來第一個分離點。他們住大安溪方向的，越過大甲溪爬上佳陽山稱 tuxan sqoyan，橫跨過去就是你們大安溪的人(後代)，所以我們脫離不了關係，大安的人也有我們這裡的人，就是張家張廣治家族，他跟鍾日發長老是 qutuxyaya。Hbun sburuk 這個地點是親兄弟分開的地點，是和往大安溪的兄弟分離點，南湖溪和中央溪的中間一個故舊址小小的平地，泰雅人曾經住在那邊一段時間然後流淚分別...大安溪是第一個脫離的....其它的部份是來到 Kuriskabu 就是思源啞口，這個地點才是泰雅人相聚集然後又分散各地的重要分離點，往大安溪的已經首先在 hbun sburuk 時離開了，大部份的都到 kuri skabu 那裡再分開。Klesan 他們沿著南湖大山方向，往東部翻越下去，就是屬於南澳群的稱 klesan；Mnibu 也是從 Kuri skabu 下去勘查，然後一個兄弟很蘭陽溪方向遷徙。環山與松茂是一個系列(兄弟)的，都是 Klamang 的後代子孫，到了這邊之後 Klamang 的孩子後代就不離開了，我們在此不斷移墾遷移，沿著司(四)界蘭溪，再上溯七家灣溪耕種居住。

Kuriskabu 思源啞口這個分離點，第一個出去的是 Klesan，再下去是 Mnibu，他們繼續往太平洋方向的蘭陽溪；klesan 是往南澳溪方向，(繪圖：從計詳細再繪)

Sqoyaw 系列的，從 kuriskabu 分離點之後，到七家灣、skeran、包括武陵農場所

有支流，最後到七家灣溪再接到大甲溪。所謂的七家灣溪是指七戶人家最後留在那裡的，七戶人家有我們曾家的、劉家的、林家的、宋家的、還有....，曾家是我們劉家是劉誠文他們、宋家是宋春來他們，就是他們的親屬...還有有七戶就對了，林家就是林榮進他們...有些 sqoyaw 人是沒有住在七家灣如楊金盛他們祖先，而是居住在大 sqoyaw 地區之內；黃家黃昭明祖先也是七家之一；另外鄭家也是。這就是七戶人家住在那裡後世稱七家灣溪由來，黃家和劉家住總(場)部那裡...我們一直到雪山這邊。從 kuri skabu 分離之後，sqoyaw 系列就住七家灣方向移墾居住遷徙。族源地分散出去，有從 mknazi；有從 mrkwang 的就是從 hbun ptenuk(? 待查)出來，他們跟 Lepa 不同，他們不是 Lepa。起源地 pinsbkan mstobown→mknazi、rkwang、mlepa→向四外分散遷徙，泰雅人歷史推演，祖先曾經居住於台灣西部平原，如西部的 plnqiyaw(東勢)，泰雅人曾經居住在那裡，建立社區；Taimaho(大茅埔)也是泰雅人曾經居住的地方，那裡有一個叫做寮番；清水那邊也有...我們曾居住在平坦平原上，荷蘭來台灣時，他們用炮攻打我們，他們用 qawngu(炮)轟擊，我們四處逃散，然後才到 stbown，而 stbown 幅地有限，他們逃到那裡.....。日本進來台灣以「以番制番」政策派東部太魯閣人攻擊我們 sqoyaw，我們和他們語言不同，Truku 當時的代表是 Walis Yakaw，我們的代表是 Takun Nabu 都是雙方的頭目，sqoyaw 後期是 Yataw Walang 了。以前 Truku 和 Tayan 是有互相有來往的，互相通婚互為姻親，後來他們先殺我們的人。

Y：不是你們先殺對方？

曾：不是，不是我們先殺 Truku 的，他們首先攻打我們的，來殺我們的，等一下我會談到這個。大概泰雅人遷徙的歷史是如此，往西部桃、竹、苗人口非常多，mnibu 往蘭陽溪，klesan 往南澳方面，分散分開地點是 kuri skabu 思源啞口，...我們現在的祭典，都是在 kuri skabu 舉行；族人有任何糾紛討論也聚集在此。我的 lkawtas(祖先、祖父)說以前每年會有一回聚集或集會在此地，從 klesan 的，從 mnibu 的，從桃園、新竹、苗栗一帶，就是在 sqoyaw 上方(babaw sqoyan)，聚會時都會回來集會，聚集在 kuri skabu 地點。在羅尾葉溪旁邊有一個廢掉的派出所，那裡死了相當多的人.....。

Y：那是戰鬥的地方嗎？

曾：日本當時誘殺 sqoyaw 人，欺騙泰雅人說：「我們不要打仗了。那個時候，從南投那邊來的日本軍隊，有原住民陪著引導過來的，誘殺泰雅人。有一段時間，部落的領導者們在那裡聚集，幸好泰雅人很聰明四面八方的領導者(頭目、勢力者)會合聚集在 kuri skabu 地點討論，那個時候日本理番征服山區原住民，sqoyaw 是最後要被征服的，日本知道他們一年一次會在此聚集會合，日本用美食美酒引誘泰雅人下來享用，而泰雅人領導者會觀察從宜蘭方面上來的日本人，也觀察注意從南投方面上來的日本人，年長的這些智者，沒有下去和日本聚集會合，是年輕人前去會合，長者們遠遠留在森林中觀察。日本軍隊並沒有馬上進行殺戮，先給他們享用食物美酒，請他們回去，把部落大大小小的族人帶來，帶父母親友過來，那些忍不住又貪吃的都去了，派出所後面山林都是峭壁根本無處可逃…都是年輕人，都被日本人殺死……因為日本知道泰雅人一年一度會到這個地方會合、聚集，日本先給他們享用美食美酒，再予以用槍殺光……。Kuri skabu 思源啞口，真正的名字為 Pingsayan 分散、分開地，kuri 就是啞口，從南山上來，上坡到達一個啞口、啞口，這就是泰雅人分散地，在派出所舊址上有一大堆人的骨頭葬埋該處，被土掩沒了。

Y：當時年輕人沒有反抗嗎？

曾：你反抗也沒有用啊！從宜蘭來的，從南投來的，日本軍隊層層包圍埋伏，也有泰雅人跟著他們，日本人用機槍、步槍、亂槍射殺那些年輕人，年長的沒有下去參加…這些人回到部落報告年輕人都被日本軍隊殺害了，……泰雅人訂每年一度到這裡會合聚集，日本人知道這個消息了…。我們被日本慘殺情況相當殘酷，「生番」是指尚未歸順的原住民，就是我們這裡底下已平定歸日本稱順的稱「熟番」日本在梨山文物陳列館後面(旁邊?)放有二個大炮，原先總共是九個，就是放在??駐在所(nagasaka?)，那些砲都是日本人派人揹上來的，由山下揹上來的沒有路的，日本用那些大炮、轟擊遠方泰雅人部落、房屋、田園，同時派賽德克番人奇襲隊攻打我們，也有派布農族奇襲隊來打我們，信義鄉的布農族，還有 mlepa 和 bubul 自己泰雅族來攻打我們。這些番人奇襲隊知道我們有準備，他們利用深夜來侵襲，四個部落被殺的慘重。

Y：四個部落是那四個？

曾：舊佳陽，就是現在魔鬼島大平台，一個非常大的部落，在完全沒有戒備之下，夜裡被番人奇襲隊屠殺，四周被軍隊包圍了，睡醒的泰雅人無處可逃，剩餘劫後餘生的，逃到松茂第三班的這個地方，……三個社被屠殺，第四個社是 uwaqa 社，那是白天攻擊，tuwaqa 社的人也完全都沒有預備，也被殺害，房屋被焚毀，只有一個人活著，他去園裡回來就看到部落被燒毀，於是他逃跑僥倖的未被殺死，……日本屠殺四個社時，我們 sqoyaw 系列的只剩下七家灣溪七戶人家和 sqoyaw 社的人，日本軍人從宜蘭南山上來攻打，我們人先一步逃光光，日本一到就把整個部落燒掉，用五節芒蓋的房屋，一下子變成火海，…福壽山嶺線上的炮台轟擊我們，九門炮台居高臨下炮轟我們，密集式的打，山都燒起來了，那是從南投方面攻打我們高山；從宜蘭上來的日本軍隊，一上來找不到泰雅人，部落的人都事先逃光了，沒有遭遇戰，進入部落一間間燒，一個都沒有剩下，駐防在部落。駐防一段時間，宣佈日本投降，他們就逃跑了，泰雅人再次回到部落。那個時候七家灣一帶沒再住人，因為那也是戰爭過的地方，日本軍隊和太魯閣人輪番殺害我們，太魯閣人也被我們殺了很多，……

Y：太魯閣攻打你們時，那是在那個地方？

曾：就是環山苗圃一帶，我們還沒到 sinat 時，日本就派太魯閣人奇襲我們了。…我們被奇襲怕了，不斷遷徙就遷徙到志良派出所底下那個附近，但是地方狹窄擔心敵人來襲，無法看到敵人前來，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就是武陵往上方的地方，那個地方叫 srasit，從武陵到那裡還要二個小時，那裡有一個很大的平地，二個腹地，曾家的住在那裡，就是從雪山登山口上去，往左邊的溪上去，沿溪上去快到雪山，我們曾家 mrhuw 住在那裡，從場本部進去到那裡要二個多小時。我們在那裡的時候有防衛喔！在往桃山瀑布那裡，族人都把松樹燒光，光凸凸的，那個地方是敵人下來的出入口，敵人從南湖大山沿著嶺線下來，剛好就會出現在那個光凸凸地方，那些敵人都是從東部的太魯閣人，被日本派來攻擊我們的。現在的登山路口就是我們的瞭望台，我們燒

毀桃山瀑布的松樹，光凸凸，就容易看到太魯閣人下來，要來攻打我們了。瞭望人員不工作輪班看守，看到敵人馬上到部落警示，大家準備防守攻擊，我們殺了許多太魯閣(stqux)人。stqux 的人曾攻擊突襲我們，被我們殺死很多，他們說我們像黑巫 mhuni 一樣，能預知 stqux(太魯閣人)的行蹤，其實我們是有瞭望台瞭望敵人行蹤，他們不工作，男性戰士做瞭望員，敵人來襲時，就中了我們埋伏，被殺了很多。光凸凸被燒的地方就是過了鐵線吊橋對面的山坡，到如今都沒有粗大的神木，我的祖父曾經帶我到那個現場，祖父說：「這個地方常被火焚燒，可以看到敵人們準備來攻擊我們……」

我的祖母也在那裡看個敵人……那裡看的很清楚，我們在那裡曾經做過簡略戰壕迎戰痛擊敵人，白天晚上都看守瞭望，夜裡在月光下也可瞭望清楚；也有警示器，夜裡敵人碰觸衝入，就發出”喀啞！喀啞！”大家就知道敵人來襲了，……所以泰雅人也是很有智慧。

stqux(太魯閣人)和泰雅人最後談判，stqux 代表是 Walis Yakaw，我們 stqux 代表是 Yakaw Walang.Takun Nabu(Yabu),我們這邊的頭目。我們沒有先殺他們，而是他們先殺我們泰雅人，我們住在 sinat 時，他們來到那裡殺我們，是日本派他們來殺我們的，日本找不到 sqoyaw 的人，就派 tqux 到 sinat 出草，頭被帶回連小孩婦女都殺，我們是不殺婦女小孩的。Tqux 來襲時，我們的男人都在高山狩獵(kmalup 追獵)，回來看到部落被奇襲，妻子兒女都被馘首，嚎啕大哭，大家悲憤要報復，直接攻入敵人，於是組織報復隊，槍，當時是非常重要的，我的 yaki 就是用槍來換的，到司馬庫斯那裡換槍來的，因為司馬庫斯一帶的泰雅人打李棟山之役時，殺死很多日本人，拿日本人的槍很多，我的 yaki(祖母)就是換槍嫁到司馬庫斯的。環山的親戚在司馬庫斯、鎮西堡這一帶很多，這也是原因的。我和高天來、高永生成為親戚，就是從 yaki 那邊來的，高萬金牧師也有很遠的血緣關係。

我們 sqoyaw 男人、妻子小孩被 tqux 殺死馘首之後，就組織復仇隊，越過碧綠山之後就進入軍綠溪，進入新白揚(truku 語翻出來的)，kubayan 部落。當時只有看到婦女和小孩在部落裡，男人都不在，領導者說：「不要殺婦女和小孩」，於是跟蹤男人腳跡，我們復仇隊找的是 truku 的男人。他們發現在 truku 的腳蹤很山上，往我們 sqoyaw

方向，他們打算再出草到我們部落，於是在南湖大山和中央尖山的溪谷中被我們報復隊追蹤盯上了，那是最後一戰的決戰，truku 人正在烤火，天有點下雨，他們沒有戒心沒有防備，碰!碰!碰!我們的人全面攻擊，只有一個人剩下，其他人當場被擊斃，逃亡的唯一敵人，滿身傷痕累累，但沒有擊中要害，逃出去到部落報告說我們的男人都被殺光了……。我跟獵人到該區狩獵時，還看到 truku 人的白骨、頭顱，都還在啊！我有看過那地方。男人都在那裡被殲滅之後，從那時候起太魯閣人怕了，懼怕起來。日本人就把 Walis Yakaw 等 truku 強迫遷移下來，遷移到西林其它太魯閣地方，之後就沒有再戰鬥了，地方一直到宗教地區傳播再開始接觸。日本戰敗，回去了之後，我們雙方還有互相出草誅首，泰雅人也極力反擊，在最後一戰中 truku 男人被殺，他們大失血懼怕了，報好日本很快把他們遷下去……。

sinat 就是現在楊道明牧師家裡的後面那一片土地。sinat 和 silong 的人，不同來源，silong 是原來從思源啞口地區來的，而誘殺 sqoyaw 人於思源啞口那是另一件事情，年輕人一同到那裡聚集，老年人懂事的成壯年人，沒有過去參加，領導者各家族老也沒有參加，他們只是在外圍森林內監視觀察發覺日本有計謀詭計，還帶番人奇襲前來，當時參加的年輕人先享受吃美食喝美酒，然後全部被殺害。第一次日本人請客，然後叫他們回部落請更多族人前來，第二次請客時來的族人更多，然後用亂槍殺戮，就是在 kuri skabu 派出所地點上。這是 sqoyaw 人第一次被日本大屠殺地方。

第二次大屠殺是在林茂祥土地的家裡一帶，就是現在環山派出所往上山坡平坦地，成立一個大部落，那地區附近四周都是泰雅人以前的聚落，底下就是有 qalang silong，就是 sqoyaw 啊，本來就在那邊。我們是從武陵那邊遷過來的，到 sinat 的，以後因為工作上的關係慢慢遷移到???

Y：文獻中有提到日本軍隊攻入 ciqlangan 社，然後屠殺之，這個地點是在那裡？屠社屠村呢！

曾：不是 ciqlangan 呢！應該是這邊(繪圖)，他們稱它 qalang mma，就是舊佳陽對面大平台上，就是在大平台那裡，被屠殺的人相當多，也是從南投來的番人奇襲隊利用

晚上奇襲屠社，日本派去的，有 ktasiq、信義鄉布農人，還有 Lepa 等人，人數相當多。白天日本用大炮轟擊泰雅人部落，園裡，晚上番人奇襲隊突擊奇襲，泰雅人沒有片刻休息喘氣……。Towaqa 是日本一大早進攻，屠殺社內的人，焚燒所有房屋穀倉，只剩一個人逃離，那個時候我們已在 sinat 了，日本又派東部花蓮的 tyuku 奇襲，婦女小孩都被殺，從山上回來的獵團馬上組織報仇隊，直接殺到東部 tyuk 部落，小孩和婦女們都上吊自殺，有些哀嚎祈求的，我們 sqoyaw 戰士就沒有殺，最後在南湖大山和中央尖山的溪谷中把 tyuku 所有男人予以擊殺殲滅起來。天下著雨 tyuku 在取火烤火，sqoyaw 人閃電攻擊，全部被殺光，他們沒有男人了，他們的膽沒有了，沒有戰力了，日本也將他們遷下去了。

Y：當時你們有和 slamaw 人聯合(作戰)嗎？

曾：slamaw，他們祖先來自 mstobown，ktasiq(賽德克)的番人奇襲隊也曾經奇襲突擊 slamaw，莫那魯道也有去攻打。

Y：莫那魯道奇襲隊攻打地點是在那裡？

曾：是在青山派出所一帶，上線舊的派出所，就是烏來盧馬社，他們的後代就是 mkharong 哈崙台部落的泰雅人。他們逃到青山對面山上藏躲。後期時陳和貴的爸爸 Mekah Walis.Walis Kimu.Pengan Kumu 等人，利用地形的關係攻打來襲的莫那.魯道奇襲隊，那個地方很平坦，我曾去那裡放陷阱(繪圖)。Ktasiq 奇襲上到白狗大山，直接下大甲溪青山地區，從 knazi 上去就是白狗大山，有人稱之 rgyax ktasiq(青山)，番人奇襲隊攻打青山發電廠裡面的 ulay Rima 社，曾經被突襲二次，被殺很多。在青山舊派出所上面的部落叫 pinyayan，被奇襲隊突擊之後，就逃到大甲溪裡面，日本派奇襲隊繼續跟蹤追殺他們，日本假裝用和平誘騙他們下來歸順。Pistang 事件的主要嫌犯為 walang 的家族，ukiy 和 Hobiy 家族，就是 cili.suyan.Yakan 他們的父親 Walang 和陳和費媽媽的爸爸(Hobiy.ukiy)家族他們，事件發生之後他們的子女本來佳陽的人要溺死，事後停擺交給無後代的長者照顧，收為養子他們的後代就是羅賓漢他們。Pistan 的原因？？事後日本把佳陽人當作人質，強迫他們交出凶手，否則予以殺害。原因如何？

不得而知，那時候泰雅人已歸順，理番道路已經修到德基了，德基之前稱達見 Tacmi，那裡曾有達盤駐在所，泰雅人出草馘首派出所，殺光日本人之後，日本派軍隊前來，將佳陽部落的泰雅人做人質，命令他們交出殺人凶手，佳陽頭目(maray suyan)驚覺日本人打算把佳陽部落泰雅人殺光洩憤，就以自身為人質保證一定會抓到凶手。殺日本的凶手之一是 Yumin Lukun，……事件發生之後，有泰雅人經過凶案發生的派出所時，有許多泰雅人被懷恨的日本無緣無故開槍殺死，有很多人就這樣無故被殺……日本怪罪所有的泰雅人。……(畢茨坦附再待查)

Pengan Kumu 是英雄(ngarux tayal)人物，曾向莫那魯道挑戰，但莫那懼怕不敢出來。霧社事件與莫那魯道的關係恩怨待查，Pengan Kumu 向莫那挑戰，但莫那懼戰，Pengan 曾經直接進入 truku 地區，搶走一女子，帶回來做妻子，他根本不怕任何人。

Slamaw 人被日本和番人奇襲隊攻打之後，有部份人逃到志樂溪上游，在那裡藏躲，那裡是大本營。日本知道之後派人前去勸降歸順，他們被安排在舊佳陽，有部份安排到舊 kiyai，再遷到 raka，佳陽和 raka 都是同稱為 Slamaw。中部橫貫開通之後，再遷回新佳陽和梨山。避難地之一為 slaq，在志樂溪另一個是和 ulay Rima 附近山區平原上。……長崎駐在所…kiyai 社人王忠信牧師爸爸在那裡殺日本(kiyai 附近到 Raka 駐居所之前，日本人氣死了，再次炮轟周圍部落和園地，slamaw 人逃亡深山；日本沒有對我們 sqoyaw 炮轟，怕我們曾經藏匿保護逃難中的 slamaw 人，但是並沒有感恩，故我們 sqoyaw 常稱他們 slamaw huzil(莎拉茂狗)…日本軍警曾經追剿(knalup Gipun)，然後我們收容他們，把他們藏起來……王榮居知道這個事情……。藏躲的地點為…來投靠我們故 kinyatan naha ai Slamaw.國民政府來台之後……

Y：sqoyaw 這邊也有設立駐在所嗎？

曾：現在派出所後面凸出來的地方，就是以前的派出所，平岩山駐在所是在松茂部落下來，松茂國小前身就是駐在所，現在拆掉了。而環山是那個平垠駐在所，而太保久是松茂部落的前身，松茂這個名稱是蔣經國命名的，他形容對面山林為松林茂盛地方。

*其他三卷錄音機未按好，沒有錄下來 2015.3/1

六、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受訪人: 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時間:2014年10月23日

地點:上谷關茶園

採訪人:尤巴斯 瓦旦

Kawas Wilang(林誠)牧師:

日本官方命令莫那·魯道組織賽德克族突襲隊去奇襲烏來盧馬社，日本人給他們工錢，也給他們槍枝、彈藥，並予以獵首獎金，一個頭目首級日本官方就給150圓日幣、一個敵方戰士給100圓、婦女小孩老人給50圓，命令莫那·魯道帶突擊隊員去殲滅青山峽谷一帶抗日的泰雅人。日本人派遣莫那·魯道和年輕戰士將近200名，攻擊大甲溪上游青山地區的烏來盧馬社。根據耆老們之口述，莫那·魯道奇襲隊要來攻打烏來盧馬社，經過他們原鄉邁西多邦社，Walis Kumu留在那裡的親戚看到了，連夜趕到烏來盧馬社來報訊警警告說莫那·魯道組織的德克達亞(賽德克族)突襲隊要來攻擊他們，要他們早日準備。烏來盧馬社的人於是趕緊攜大小家眷、食物、衣物到更深更高的山上藏躲，戰士們則到大甲溪底下等敵人，等了好幾天都不見莫那·魯道他們蹤影，所帶的食物也吃光了，大家心裡想可能不會來了吧，不差那麼一天吧，部落人便回到底下部落大吃大喝一頓，由於食物缺乏，第二天部落大人們緊急到高山上狩獵，只留下幾位老將和老弱婦孺在部落。莫那·魯道所率領的100多名戰士原來在半迷路上了，他們走了好幾天才終於找到烏來盧馬社，奇襲隊一個個突然由高處下到大甲溪底，緊急紮營在溪另一端的溪畔旁。天將破曉黎明時分，烏來盧馬社的人在毫無警覺，沒有備戰之下，蕃人奇襲隊總攻擊，砰！砰！砰！槍聲四起，敵人直接攻進社來，直接殺到家裡面。那些社裡的人醒來，準備拿刀槍迎戰時，根本沒有時間反應，

敵人已經殺進家裡，並一個個把他們砍殺，就像砍南瓜一般。敵人在那個上午殺死了29個(也有耆老說25個)烏來盧馬社的人，首級被被敵人砍回去了。Mekah・Bliyh還是十二~三歲小孩，看到敵人正在砍殺他的父母，他馬上取下爸爸的箭，拉滿弓“嘯！”他射中一位賽德克人胸膛。賽德克人驚慌說「箭！箭！箭！」的喊叫時，敵人立刻退下，他們誤認有弓箭隊人員在等候迎戰射擊。就在敵人退下的剎那，小孩子們立時逃往深山溪谷。敵人在攻擊部落之時，在高山上狩獵的大人們聽到槍聲，知道部落被日本蕃人奇襲隊攻擊，馬上從高山上衝下來救援，烏來盧馬的頭目Walis. Kumu(瓦歷士.古木)和其他戰士，站在不同方位、山丘制高點上，砰！砰！砰！射擊敵人，敵人又誤認為烏來盧馬的人在那兒等候射擊他們，因此正追殺婦女、孩童的敵人立時退下來，也因此烏來盧馬社才有存活下來的人，並沒有完全被殲滅。部落戰將Pengan Kumu直接抄近路攔截莫那・魯道，怒罵：「狗糞便的日本走狗，別逃，有種和我單挑」，莫那・魯道怒罵：「你是誰？膽敢向我指名道姓單挑」，Pengan Kumu吼道：「我是Pengan Kumu，你這個日本走狗-莫那・魯道，我今天就要把你的頭砍下來」，立時雙方砰！砰！砰！槍聲大作，互相射擊，過不了多久，莫那・魯道舉起槍大聲說「Pengan Kumu，你贏了，我的腳被你擊傷了，下回我一定討回來」，莫那 魯道看看戰況，被襲的烏來盧馬社死亡慘重，而奇襲隊員本身一下子也死亡多達十幾位，莫那 魯道看著自己也受傷，於是大喊這些人怎麼那麼會作戰！於是命令隊員盡速撤離戰場。鄰近的Ksetan部落族人，知道他們被襲擊趕忙過來救援時，莫那 魯道等人已經逃離現場，他們看到烏來盧馬社當時被屠殺的情形，其淒慘之情況，猶如太陽被黑幕遮蓋，眼前都是無頭死屍，哀嚎之聲，響澈山谷。烏來盧馬社的人大人小孩被殺了29名，首級都被日本番人奇襲隊砍下帶回去了。此時莫那・魯道一行人已經遠離大甲溪，爬向白狗大山，趕往霧社方向準備向日本官方報功領賞。烏來盧馬社的泰雅人被殺的很慘，死了將近二分之一，老頭目Syat kukmu和重要耆老Hayung Nomin、Mekah Bliyah 的爸爸Yabu等人也在當時戰死，莫那・魯道的奇襲隊也並沒有好到那裡，現場留下14名賽得克族人死屍，幾乎兩敗俱傷。烏來盧馬社算是小社，大大小小才50幾名，可出戰的男人大約只有12位，一下子突然來了一百多名番人奇襲隊來襲，若非來魯固的薩拉茂人及時前

來救援，可能還無法將莫那 魯道等敵人趕走。烏來盧馬社的勇士為：Siyat Kumu、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Mekah Walis、Hayung Nomin、Walis Nomin、Siyat Hayung、Yabu Hayung、Yukan Hayung、Yumin Hayung、Yabu Mawi(黃秀娥祖父)、Pihaw Ali等13名，Ksetan小社的Yumin Peho兄弟也來不及趕到現場救援。

七、蘇阿金 Watan Yabu 耆老

Watan Nabu 口述烏來魯瑪被奇襲情形::

第一回 青山事件

- 1.近溪邊平坦之處←在青山、平坦、50me
- 2.日方警察叫他們移位到青山上面，車路邊→日方就不理它們
- 3.之後再移到 Hrng 哈崙台部落

日方叫我們下來，給我們水田，平坦地居住。

這是 Tbulan 德芙蘭人的水田、土地，排我們的土地，日本叫我住過去給我們。

Kuras 土地很多，寒訓中心均為 Kuras 的地；但他們人確不多，我們比他們多。

我們請 Yumin Peho 一起下去，→Yumin Peho 他們和我們都是同一個族源，他們比我們先移位到 Kuras。

兄弟的這些人是：

Yumin Peho

Syat Peho

Wilang Nokan (林誠之父)

第一次莫那魯道來攻擊烏來盧馬社

Mona 第一次攻來時，我們住在 Tunuh Balong 在平原山上

雙方真正的會戰於溪邊@

有橋，台電的橋，曾住有 Goyume 50 位的那個地方

那一戰，我方死亡—Syat Kuma、我的祖父 Huyung Nomin（Walis Nomin 的弟弟、Walis Kumu 的小孩→叫 Kusong Walis 她正背小孩，小孩也死，我記得的共有 24 位，共被殺大約 24 位，這是我能點出的名字（林誠說 29 位）。

瓦旦亞福口述（Watan Nabu 口述）《第二回青山事件》

第二次攻擊時 攻入 Gong Knuwal，這些是 Ksetan 部落的戰將：

Yumin Peho→蘇東海

Syat Peho→翁家國之祖父

Iban Peho→林講文（Yabu Neban）

被南勢人 Tawkil 殺死，由南勢那邊投奔過來的，固 Iban 常取笑 Tawkil。Ex: Iban 叫他去拿芋冰，背回芋頭回來時，Iban 就取笑（諷刺譏笑）說：「Tawlki 背著人頭首級回來囉！」去背南瓜時，也是如欺負取笑他，Tawkil 被欺壓的抬不起頭來，他忍氣吞聲，最後有一回請 Iban 吃飯，Iban 不領情，Tawkil 當時忍辱到用刀殺死 Iban 了，那個時候 Ktasig 的莫那魯道奇襲隊攻擊 Ksetan。

Mona 來襲 Ksetan 時，被殺的是 Iban Peho

1 Yumin Peho 射殺二位 Ktasig 戰士，射殺莫那魯道身旁的一位副頭目

2 Suyan Pihik 胆怯拋棄孩子逃跑，去跟 Lituk Peho 逃亡，妻子先被 Ktasig 打死，也把孩子丟下，孩子也被對方打死了。

1 Mona 的人殺死 Ksetan 的人大約六位

2 Yumin Nokan 也跟太太 Lituk Peho 逃跑，沒有留下來應戰，那一次戰後，也帶著新婚太太逃到 Tbulan 了，沒有再回來山中。他聽太太的話說：「你不要等 Mona 來襲，你會被打死了，那麼我怎麼辦呢？跟我們逃跑」

因此，迎戰的 Ksetano 其實並不多，真正迎戰的是 Yumin Peho、Syat Peho、Iban Peho 被對方射死，Wasig Biyan 也跟 Litulc Peho 逃亡。二位 Ktasig 被射死，副頭目被射死了，因此 Mona 他們不追逃亡的，婦孺這時撤退，Yumin 射死副頭目。

開戰當時，「Kagi Ku Nomin，Ktay Ktasig！」對方也回（吼）「Yaku Mona Noran，Kanig S'ilkga」，Kagi 徒地跳起來：「混蛋！這群吃狗大便的混蛋！！」雙方開戰之前，首領互報姓名，報出姓名，讓對方知道。「Kuing ga Kagi Nomin Lagi ni Yumin Peho」.... 對方唸完。

知道對方是誰，指名通姓的單挑，表明我挑那一位，你是哪一位，開戰後，即可知道誰殺死誰？我方敵方誰開槍擊給對方，即可知道。

Mona 到青出奇襲，出來二次。Mona 最後一次來攻打我們時，我爸爸擊中 Mona 的頂頭頭皮，我爸爸本來瞄準正胸膛，Mona 瞬間低下避開，因此子彈破他的頭頂皮膚，Mona 頭頂上就留下一道傷痕疤痕，氣憤難消，種下抗日起義的「霧社事件」。

Mona 起義之前，向各部落奔走一同起義，他也到過梨山、礮山，唯獨不敢來我們部落來，因為我們是敵人，曾經互相打過仗。泰雅族的部落，表面上應允答應起義，並非真心話，但是那裡會幫他，他是壞蛋（Zruy）他替日本跑腿，殺了許多泰雅族的人，他是我們的敵人哪！

Mona 攻擊 Pesyux 時，他們被我們殺死 14 名，那場戰後我祖父 Hayung Nomin 也在當時戰死。Ulay Ruma 他們都是來自 Stbwan 部落，他們在 Stbwan 與日本作戰，殺死日本警察，拿走他們的槍，舉家逃亡到大甲溪來。Mona 第二次攻擊 Ksetan 時，就是 Yumin Peho 他們的部落時，他們二名被殺死，副頭目也被 Yumin Peho 射死，然後立時撤退。他們逃，「逃到 Kobah 山，裡可以遠眺他們的故鄉，即可安全了」Mona 說：他們逃亡的那個時間，我們 Pesyux---

蘇阿金（Watan Nabu）口述：2006.9.3.于哈崙台部落

陳和貴的媽媽 Sayun Hobing，佳陽人，Mekah Walis 頭目夫人，她的爸爸是佳陽部

落頭目叫 Hobrng Nomin，其叔叔（or 阿伯）Uking Nomin 是畢茨坦事件的六位主角。

Pengan Kumu 脾氣暴躁，常殺人，沒有當頭目，Walis 頭目雖然死了，頭目一職未交給他，妹妹嫁到德芙蘭社，Yumin Peho 紅杏出牆，做哥哥的 Pengan 就削掉妹妹耳朵，二耳全割下。

Tapas Kumu 嫁到 Yumin Peho，育有 Kagi Nomin（蔣敏真的爸爸以及 Yukih Nomin 蔣東海），Yumin Peho 再婚 Kopat Tawluk 生黃榮勇（Pawan Nomin）。黃秀娥父親叫 Meka Nabu（又稱 Meka Blyah）。Meha Blyah 的爸爸為 Blyah Hayung，陳和貴的祖母叫 CiwasHayung，因此黃秀娥和陳和貴是真正的表兄弟。

八、採訪 **Kici Mekah 陳和貴頭目**

時間:2006.9/3

受訪人:陳和貴

地點:南勢村和平區公所附近陳和貴頭目住宅

採訪人:尤巴斯 瓦旦

Kici :

民國 17 年 6 月莫魯道 mona 攻擊我的部落,我當年記得最清楚，然後莫那魯道回去之後，他有了民族自覺的意識—他問自己：「為什麼，日本人會以番制番呢?」然後霧社事件時強暴婦女，又不給工錢，再加上山地人打山地人，莫那魯道回去想了這些種種，他們稱日本人為 Talah Tunuh，「nana talah tunuh gani!(這個紅頭的人啊!)」。

莫那到各個部落去採詢起義之事，也到過梨山地區當時梨山的頭目是 Tahus Pilin，但是 Tahus 不敢相應起義，他懼怕。那個時候，梨山地區已經被日方控制管理，又得@疾，而且日方又會給他們一些米糧，梨山地區的人覺得日本人不壞啊！不錯！覺得管理照顧的不錯，因此，不接受 Mona 起義抗暴之說。他也打算拜訪 Walis Kumu，

但雙方曾打過仗，不敢來，他傳話告訴 **Walis Kumu**：「我們殺日本霧社事件起義時，你們也攻擊殺吧！」他要我們這一方把所有電話切斷。**Mona** 的頭腦是軍事家...。

先有青山事件，二年半之後才有霧社事件，這個青山事件的歷史，我跟黃教授一起採訪研究，我有趕祖父年代，我的祖父 **Walis Kumu** 那個時候已經九十歲，不能走路了。青山事件，真正有參戰的是蘇阿和的爸爸—**Yutas Yabu**，我爸爸羅達訓的祖父 (**mama okan**) 楊德樹的爸爸，有參戰的再加上朵山一些，其他的都已過世了，(並不多喔!) 老了。我家族這裡三個兄弟，**Yonay** (楊德樹) 的爸爸和我爸爸一樣，民前六年，民前九年，跟我爸爸一樣。**Mama Okan**、**Yonay** 的爸爸、**Pengan Kumu**、**Yutas Yabu**。

莫那魯道無法完成奇襲我們部落的任務，七七事變以後，日本開始攻打中國大陸東北，對於「以番制番」政策有影響到，日本預備侵犯南洋，日方認為台灣原住民勇猛、英勇，要培養「高砂族義勇隊」，投入到南洋，背東西也會，打仗也行，有計畫性的組織、訓練，台灣原住民野外求生能力又起強。

那個時候日方又派葛文德的祖父—**Lbak Paran**，還有林朝欽的祖父 (**Mpasing**)，**Mpasing** 部落的頭目，(他叫什麼名字?) 那個要問林朝欽了，**Nanu Purata**、**nanu Putata** (**XXpurata**) 都已賜日姓了。日方托他們上山去說服 **Walis Kumu**，說：「你們住在深山做什麼？你們又不是彌猴。請下來到平坦地區，我會給(分配)你們水田」。其實，十文溪的水田，(原先都)是松鶴原住民的水田，我們是沒有地的。還有 **michang** (吳秋霞) 的祖父 **Yumin Nokan**，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Yumin Nokan** 和我祖父 **XXNokan** 的這一方，就是我祖父的祖父；這位這小的弟弟 **Yumin Nokan**，他之前就先入贅到 **Tubulan** (德芙蘭) 地區，他們當時先移住到 **baybara** (南投眉原地區)，後因不太習慣又跟著 **Yukan Syat** 的爸爸，他也是 **Stbwan** 來的嘛，他們自 **Stbwan** 出來，先到 **ba ala**，再轉到這裡，他們和 **Walis Kumu** 討論遷徙下山之事宜。我祖父 **Walis Kumu** 等人深怕歷史重演，擔心為對方所騙而陷入日方計謀中被抓，他們研究差不多一年，我的祖父 (**Walis Kumu**)、劉智義的祖父 (**Pengan Kumu**)、幾個代表，一起下山，祖父對部落交待：「如果我們就這樣而死亡，你們自己設法生存下去，山

高又廣，動物很多，你們不會死的；認真努力工作，播種米糧」。他們下山而來，日方好好接待他們，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雙方談論的都很好。

日方將 **Tubulan** 挖好水田—就是十文溪水田交給我們，而且也將日方建好的房屋—漂亮的社區分配給我們去住，每一戶分配一棟房屋，讓我們居住；也從八仙山那裡拉電讓我們使用。我的祖父等人，認為日方很有誠意，下山移住的配套措施不錯。他們一行人回到深山之後，林朝欽的祖父和 **michang** 的祖父也一起隨行到 **Uray Ruma** 深山部落，他們對祖父（說）：「你們何必艱守住在這裡呢！日本政府照顧的很好啦！不要再殺戮出草了」，他勸服我祖父等人。

部落移時，也採分批下來，最先下來是男的，接著是婦孺以及所有東西，全部落遷徙下來，先到哈崙台。家裡是日本人做的。二方面，日方尊敬我的祖父，大頭目啊！是真正的英雄，敢殺日本人。到了哈崙台，人口愈來愈多以後，我爸爸接部落頭目之位，就帶族人再遷到上方居住，就是現在的十文溪位子。

我們是具有歷史淵源，好像那個朝代生一般，因為頭目像是一個王者，要愛他的族人。在 **Uray Rima** 時，第一個是我的祖父，打日本之後，避居到 **Uray Rima**。在那裡大概有二十幾年吧！然後與日本談和，和平之後遷到哈崙台，哈崙台字彙是來自 **hrong**（樹名），到了哈崙台那個時候是我爸爸領導了，我爸爸是 **Mekah Walis**。還有一位 **Mekah Blyah**，是黃秀娥的祖父，他也有和 **Mona Rutaw** 作戰過。那時候，我們遷到現在的十文溪，我父親過逝之後，頭目之職交棒給 **mama Hayung**（**Hayung Walis** 陳文筆），當時的耆老有：**mama Hayung**、劉金生的爸爸、林金木的爸爸、林文生的爸爸（林德利）、羅進河等，他們都受日本教育，生活比較進步，這些長者過逝之後，頭目棒子就是第三代時，就交給我了。因此，頭目的依序是：**Walis Kumu**→**Mekah Walis**→**Hayung Walis**→**Kici Mekah**

頭目人選民我們這一代時，本來要投票，那一次林文生本來要競爭競選頭目，部落長老都說：「什麼投票！雖然是民主，**Tayal** 的頭目是有制度的，不要破壞 **gaga na** 頭目」。大家一致說我才有資格做頭目。

日方利用原住民來打原住民，日方用炮用什麼，他們知道原住民在那裡嗎？那

個那麼大，日本那裡知道，所以日本人要消滅原住民是絕對不可能的，沒有辦法消滅的。日方祇有用「以番制番」策略才有可能，山，祇有原住民瞭解它。Mona 知道山，我的祖父也知道，日本派 Mona 組織番人奇襲隊來偷襲我們，有沒有效？還是沒有效啊！最後，Mona 退回去，民族自覺，醒悟過來，原來日本人利用他來消滅反日、抗日的原住民同胞，這個是霧社事件的根源，林春德承認瓦力士。貝林承認，他們認為一定有原因的，不可能說是祇有虐待啦！

我們在 Uray Rima 的期間，第一次日本政府派力行村的泰雅人來奇襲我們，他們到了，和我方談了一陣之後，無功而返，第二次來襲時，就是 mona 他們來突襲時，我們沒有預備，第三次時，我們等候他們來襲。第三次來襲時，有些婦女被殺害，我們追擊他們，一直追到青山總統別墅，追到第一道山，第二道山才放開的，mona 帶來的奇襲隊被打散掉不成軍了。我們的人先抵達青山山頂去等候 mona 他們，後面也跟蹤他們。等到 mona 等人抵達山頭時，我們的戰士前後夾擊攻打，把他們打得七零八落，落荒而逃。

我現在已經退休，回想過去我和黃誠博士撰寫訪談的青山事件，我還是有點印象，但是事件發生前後的年月日，我們都是用西元，沒有用民國，也沒有用昭和。但是我爸爸的生日不對啊，他是民國前六年，但是明治算來是明治九年，不對的啊！我媽媽民前六年，這是對了。

有關青山事件，我們可以重新整理。青山事件的泰雅語是 pintriqan na Ulay Rima。Tunuh balong 就是 Ulay Rima，日本正式有寫的文獻 Ulay Rima,泰雅語有三種講法，一個是 Pyasan,一個是 Ulay Rima，一個是 Tunux balong(沒有叫 Pesyux 嗎?)，那個地方是 gong pesyux(pesyux 溪)，但不能稱 pesyux 社。部落的名稱起源是 tunuh balong，那邊 rima(桂竹)其實並不多，稍有一些，我的祖父就將部落賜名稱為 Ulay Rima。我爸爸是一位 nqarux tagal(真正的泰雅人，勇猛剽悍的男人)，他到任何高山深山，他都可以單獨一人睡覺過夜，唯獨那個地方—Ulay Rima，他不敢睡，會想啦，他青少年就是在那邊，童年時他是在 Stbwan 部落，青少年以及青年都在 Ulay Rima。(第一次 mona 來攻擊時，你們已在 Ulay Rima 了嗎?)已經在那裡了。(那麼松鶴的

tubulan 人，他們那個時候在那裡呢？)

我祖父輩的姐妹是這樣，Yangay Kumu，嫁到雪山坑陳家，就是陳榮@他們家族，我們互為姻親，Payan Yapu 是頭目；第二位是 Yaway Kumu，是林文生的祖母，所以我跟林文生是表兄弟，很親的，Yaway Kumu 的女兒，就是林文生的媽媽，第二個女兒就是嫁給羅進河；Yaway Kumu 祇有一個兒子，就是張信義的爸爸 Buyung Nawy，其名為 Yawy Nokan 就是孫家，孫正文那邊的人。

再過來 Tapas Kumu，蔣東海的媽媽，蔣東海和我爸爸同輩，是我的叔父輩，Tapas Kumu 男孩是蔣東海，女兒是嫁到南勢的 masako，胡學意的媽媽，那是我阿姨。由此看來，林文生、張信義，十文溪部落絕對不可以通婚嘛！我們都是娶外面的女孩進來的，這種優良文化還能保留到現在。祖父輩兄弟們，有 Walis Kumu、Syat Kumu、Pengan Kumu 等三位，另一位兄弟叫 XX Kumu，我已經忘了，也有可能是在 Stbwan 時已經死了。族譜、我們有整理，我自己家裡的，我有整理。全鄉族譜總理時，那個時候我當村幹事，楊開枝主辦，我協辦；自達線，是由陳秋生、陳秋盛主辦；梨山環山線是林清隆主辦，這些人都已死了；南勢村、十多@村是我負責的。

吳東發，是 Yumin Nokan 的養子，Yumin Nokan 是我祖父最小的弟弟，Yaki Bilun 是我的 Yata(阿姨)，她是蘇阿聰爸爸的妹妹，Bilun 和 Yabu 是親兄妹，同父同母啊！都是 Bilun Hagung 和 Yabu Hayung；Bilun 的媽媽叫 Bawlong，她是 Bilan Bawlong，陳建勳的爸爸叫 Yupas Bawlong，蘇阿聰爸爸(Yabu Bawlong)的弟弟。

Yumin Nokan 和我的曾祖父是弟弟，名字叫什麼，Watan(蘇阿金)知道，你提前三天來找我，我們到哈崙台找他，我叔叔 Hayung Walis 因喝酒身體變差了。

以前環山和花蓮的秀林鄉打過仗，因為我們泰雅爾族像我們和你們苗栗是一個兄弟，你看嘛，台中縣苗栗縣以及仁愛鄉，那個是大哥，留根啦！有一個不喜歡耕種，喜歡狩獵的，那是住南湖大山，是宜蘭大同鄉、南澳鄉的祖先；然後，射日英雄的那一位，住大霸尖山，那裡就是新竹了嘛！台灣真正的原住民，真正的根是泰雅爾族。

(用餐前，與陳議員夫婦合照留影留念)

主人陳和貴以最豐盛的鱸鰻大餐招待，席間我仍然繼續和受訪人聊往事的歷

史。陳先生擁有高貴領袖特質，睿智、果斷、精神奕奕。

青山事件，Pintrigan na Ulay Rima，Ulay 是溫泉，但是那裡其實是沒有溫泉，馬崙那邊才有溫泉。我們之說 Ulay，乃是 Ulay Rima 那裡的石壁上有滴水，遠從高山的水鹿會下來，到那裡舔這些石壁上滴下來的水，我們會說：「Ulay na ganux」，那石壁上的水不會乾掉，有礦物質，像海澡一樣，會吸引各種動物野獸下來吸吮舔食，因此獵人們在那裡捕獵相當數目的高山水鹿。

我的祖父 Walis Kumu 和父親 Mekah Walis，都曾經和 Mona Rutaw 親自作戰。祖父八十幾歲下到哈崙台，九大幾歲在那裡過逝。青山事件和霧社事件，都有人寫書描述，但是黃教授說，一半以上不對，捏造事實，日本人很虐待霧社人，真正原因是民族自覺，良心受責備。

你看嘛，有牽涉到環山，黃秀娥的祖父，她的爸爸叫 Mekah Blyah，祖父為 Blyah Hayung，我的祖母叫 Ciwas Hayung，我和黃秀娥是二代兄妹，Curu 是我真正的表姐，故從那裡我該稱呼你 Yama。

霧社事件的那個電影，我不看，風中飛櫻還比較好，比較接近事實，但是與事實有差。

文建會裡退休的人員溫先生，專門研究客家文化，他有泰雅族仁愛鄉古老照片。我們連二二八事件我們都有打呢！林講文老鄉長也參戰，民國三十六年，那時他是第一次鄉長呢！就是 Yabu Wasig 帶領先父他們去參戰的，那時先父說：「我們又要打戰了嗎？那些孩子怎麼辦了呢？退回去吧！這個戰爭又不是我們的，與我們何干呢！」這是先父說的，於是全部撤退回來不參戰了。他說被一位謝先生（謝雪虹？）蠱惑挑撥離間出來的。Yabu Wasig 老鄉長很聰明很果斷，第一任的鄉長。Yabu 當二任鄉長，當議員時，鄉長換陳文秀了。二二八事變是剛剛台灣光復二年多一點，Yabu Wasig 剛從南洋大東亞戰爭回來，勇敢，民眾又服從他，他們當時參加二二八事變的目的，是去擄掠搶奪槍枝武器，那些都是新式槍枝，長柄槍等都是新式的。我爸爸說：「我們已經坐上車，到豐原地區了，還沒看到國軍」，那個時候共產黨在背後操縱鼓動，挑撥國民黨和閩南人戰爭，為了香菸嘛！共產黨在背後煽惑。先父對 Yabu 說：

「我們還要打嗎？Yabu，他們（國民黨）會把部落殲滅掉了，我們怎麼（如何）用這些新式武器呢？」當時，阿兵哥連機關槍都搬出來了，砰！砰！砰！不斷傳來。族人戰士瞧見之後，都說：「這個大問題，麻煩大了，不打！不打了！我們怎麼打！」

Yabu 就全部把部落的人員撤回來了，像林金木的爸爸，林文生的爸爸@人，他們都有拿三八式的槍啊！二二八之後，他們還是又繳回去，那時候，我們對象是誰？不知道啊！國民黨還是誰？都不知道，先父說那些都是平地人對平地人的戰爭，不關我們的事。

Talah Tunu 是 Ktasig 稱日本人的稱呼，當泰雅爾族人出草時，他們連小孩幼童一律屠殺，這是不好的，在日本文獻中，他們提出台灣當時的民間英雄有三位，客家人的劉銘傳，閩南人的丘逢甲，原住民的莫那·魯道，三位民間英雄。

我是民國卅三年出生，民國六十年考上公務員，五十八年退伍的。霧社事件的歷史，有很多是被誤導的。 2006.9.3 採訪 2007.12.28 手寫完成

我們逃竄到大甲溪青山一帶時，日方派奇襲隊來攻打我們，最先是力行村—Lepa，被日本人派遷攻擊我們，結果，不好意思打了，自己人，所以他們往返回去，第二次時，莫那·魯道率領賽德克人奇襲我們，那一次他們獵首很多，我們沒有防備之故，第三次時，莫那·魯道又率領 Ktasig 人再次奇襲過來，之後，莫那回去了。第二次是民國十七年，第一次是民國十二年，民國十七年 6 月來攻擊我們的部落，我參考的很好！

九 Lawa Pengan 和劉金生 田野訪談

受訪人：Lawa Pengan(劉貴美)民國 24 年 4 月 1 日.劉金生(Yawi silan)

地點：Lawa Pengan 住宅(上谷關橘園)

時間：2014 年 8 月 2 日

訪問者：尤巴斯瓦旦

劉金生：Pengan Kumu 由山上到這裡之後，他的工作就是去打獵，那是台灣光復之後，整個四周圍的高山都是他獵區範圍。

尤巴斯：請問你們在 ulay Rima 時，現在下博愛的蔣家(蔣東海他們)和林誠牧師的祖先(上一代)，他們是住在那裡？也和你們同住一塊嗎？就是 Yumin Pehu 他們？

Lawa：yumin Nokan 他們也是我們的親屬(glun yaba mu ai)，他是被召郎到蔣家的 Lituk Pehu 的。那是我爸爸很近很親的親戚。

劉金生：吳東發也是入贅的，入贅到 Bilun Hayung.

Lawa：Yumin Pehu 他們是在 ksetan，來自 kanazi。

劉金生：我外公(Pengan Kumu)的姐姐嫁到 Yumin Pehu。我們是有姻親關係。

尤巴斯：你們在 ulay Rima 時有被番人奇襲隊突擊過？或者也被 Lepa 奇襲隊攻擊？

Lawa：莫那.魯道他們有來突襲我們

劉金生：相同語言的(泰雅人)，沒有沒有打過仗。就是那些 mspakux hmali 的賽德克人，才有來攻擊我們。

Lawa：莫那他們和日本同伙，聽從日本命令的。

劉金生：日本佔領霧社，賽德克人歸順之後，就以霧社為理番中心，那時候日本勢力沒有進入 slamaw 和 sqoyaw 地區，最後有霧社事件的發生，間接跟我們有關。

老人家常講番人奇襲攻打我們和 slawan 有輸有贏，打來打去，他們帶多少人也無法殲滅我們，有的時候他們被打敗，打不過就逃竄，改天再來老人家講說在一次正統的打仗喔！面對面正面交戰，有一個唯一的獨木橋，要過來對岸要過那個嘛！結果七~八個，橋的藤條被我們砍掉統統掉下死亡慢慢他們人少了，就開始另外找路，就要攻啊！他們來了箭、槍綿密射他們，那一次他們死傷慘重…老人家也講那個時候也打到莫那.魯道，他也受傷…但是我們這邊並沒有將他們趕盡殺絕，沒有追殺他(莫那.魯道)，在對岸喊話：「我們為什麼要殘殺自己，日本人給你們什麼好處？為什麼你們一直來追殺我們？小孩子也死掉了，你們沒有一點人性嗎？Pengan Kumu 和 Mona

Rudaw 認識，他喊話：「Mona Rudaw.你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日本的話不能聽，不要太信任這些人的話，我們沒有理由這樣互相殘殺啦！我們又沒有對不起你們……」莫那魯道受傷的回去了。剛好莫那回去的那個期間日本輪姦了他的一個村民(女兒)，還有日本打罵教育，他們深受污辱他們回想並覺醒…發動霧社事件。

尤巴斯：事件之前，他們有沒有派人來說我們一起起事？

劉金生：沒有，沒有很遠了，我沒有去看「賽德克巴萊」……。

尤巴斯：你們在 Pyasan 被攻擊，戰士男人都沒有在社內嗎？

Lawa 劉金生：Ktasiq 攻擊我們 Pyasan 時，男人們都上山打獵，那個時候我們被番人奇襲隊莫那他們攻擊，傷亡最重…山下的部落被擊，在山上打獵的男人，聽到槍擊才下來救……

Lawa：我爸爸擊傷了莫那.魯道的腳，他們逃走了。男人聽到槍擊就下來啦，沒有輸贏，雙方傷亡慘重打到最後他們退回去了，但是他們奇襲我們部落，清理戰場的時候，那一戰是我們死亡人數最多的時候。

尤巴斯：大概那一戰，你們死亡人數有多少？

劉金生：老人聊天時，都有講..那個孩子死掉了…那個爸爸、媽媽死掉…，我的祖父祖母沒有被射死，他們是老死在那裡的，很多小孩和婦女被射死…人數多少？說法不一…死亡人數得確很多很慘…。

尤巴斯：聽說 ulay Rima 的戰士有直接到白狗大山那裡攔截 Mona Rudaw，你們有聽說嗎？

尤巴斯：地名方面有 ulay Rima、Pesyux、Pyasan、Ksetan 等那是如何？

劉金生：這是不一樣地方、不一樣地名。從 stobown 和 knaiz 逃回來時，大家都是一起，命運共同體的，統稱 Ulay Rima。後來受番人奇襲隊突擊攻擊，族人隨時都有備戰狀態，在同一地方不能待太久，不斷移動。其次是獵物逐漸稀少，也要移動，第三個耕種農作物小米地力不肥沃了，必須從新另僻新地耕作。移防或活動的空間要

防備敵人攻擊，地方要易守難攻才行。所以才有許多不同名稱。Ulay Rima 要有四個遷徙地點，第一個是德基的山裡面半山腰、第二個是 qong pesyux，第三個是 Pyasan，最後一個是青山別館一帶稱 tunux Balong。之後日本叫我們下山，給我們蓋房子做水田，完全提供免費給我們，我們遷到十文溪(哈崙台)部落。日本將原來住在那裡的人遷到德芙蘭，也將上谷關的地給我們，原使用者遷到松鶴上部落 qalang slag。

那個時候日本非常聽從 Walis Kumu.Pengan Kumu 等人的話，霧社事件發生之後，日本人覺得不可以再用強勢手法統治，而改用柔性人性方式對待。理番政策改為能就近管理，……。

劉金生：年青時，老人家常常要我聽往日戰爭的事情，還用歌謠方式來講說過去的歷史，唱出當時戰爭的人、事、地、時、物。陳和貴的爸爸 mama mekah,就對我說：「yawī,換你了」…那個時候我也會喝酒，才給他們倒酒、買酒，因為老人家沒錢啊！我的印象裡，老人家不酗酒，一瓶太白酒，就可以喝喝喝一個晚上，都是在聊天，不是像我們現在的乾乾乾杯……，老人家喜歡在陳和貴爸爸(Mekah Walis)那邊聊天…。

尤巴斯：我再問一下 yaki(阿嬤)，有聽說過 pistan 事件？

Lawa：有聽過我媽媽的那個年代，佳陽、佳陽…我媽媽、我媽媽…qalang kayo(佳陽部落)發生的…我的媽媽她的哥哥三位都參與…所有部落族人全部都在大平台，日本召集他們過來，日本帶豬肉、日本酒、日本鱒魚…我媽媽說日本人把族人都集中在一個房屋內，…我媽媽那個時候大約十一~十二歲，我不太清楚…日本人把我媽媽的三位哥哥抓起來，她的爸爸、媽媽統統都被抓在那裡，放在同一個房屋裡然後用大火燒起來，燒死他們。

劉金生：當時三位佳陽被抓的人，用繩子綑綁起來，為防備逃跑，日本警察也用繩子綁在自己手上，一邊拿槍一邊牽著犯人繩子，準備往松鶴方向走下去…。三個佳陽的人知道下去也會被日本處死，因此超過德基再下去，一個大懸崖，三位用泰雅語說：「再見囉！我們把這些(日本)人帶去死」，一起的連日本兵也一起，拉下去跳崖掉到懸崖全部死掉…。這就是畢茨坦事件的約略情形。

尤巴斯：Yaki(阿嬤)您說的那一位婦女是…？

Lawa：那時住在部落附近的族人，日本(兵)就叫他們全部過來，召集他們回來，集中在同一屋內，給他們美食吃，給他們美酒喝，給他們豬肉，住在很遠的就沒有來了……日本用食物欺騙他們來，騙他們來喝酒，騙他們來用美食、豬肉，族人相信日本人真的是誠心真意的要招待他們..當時我媽媽的祖父祖母以及兄弟姐妹都有去參加，只有我媽的媽媽在園裡，沒下來，我媽那時候年紀還小，我媽的祖父母對我媽說：「日本好像不懷好意，有陰謀…」，所有 kayo(佳陽)的人都被日本燒死，燒光光呢！我媽對有一位會講泰雅語的兵說：「我們去山上拿槍，那裡有很多槍藏在山谷那一帶」因為她顧念到園裡還有一位媽媽，只有她一個人在那裡，那個時候被反鎖在屋內的人中、祖父母、爸爸及三位孩子都被抓了，是一家人被抓呢！所有住附近家的人都被日本召喚來喝酒吃飯吃豬肉，族人乖乖的相信，附近的族人都去了…祖父母對我媽說：「妳騙日本人說你要去山上拿藏在那裡的槍」，日本相信因為她們是女人，覺得我媽的話可以相信說：「好！好！」，裡面的人都喝的酩酊大醉了，我媽媽往外面跑，碰！碰！碰！日本兵在後面開槍，沒有打中，也沒有受傷…直接逃到溪(大甲溪)底，回頭看，哇~我們活下來了，一直逃一直跑，再回頭時，火光已沖天，他們被燒起來了，房屋被燒了，哇~哇~，kayo 的人很多很多在那裡被燒起來…因此，我媽媽活到現在，非常憎恨日本人…我媽媽名叫 Tapas Yayut，祖母是 Yagut 什麼？我忘了就是我祖母，騙日本說我們去拿槍的…我祖母的三兄弟都被燒光，他們的父母也燒死在那裡…這個仇恨，我媽媽怎麼可能了結，我妹妹恭恭帶日本朋友來家裡時，媽媽都非常討厭憎恨，極度不歡迎…很多整個 kayo 的人都在那裡被大火燒光燒死，一家一戶，大人婦女小孩統統燒死，凡是住在附近被日本召喚請客的人，都在那裡被大火燒死…沒有任何原因喔！沒有打仗呢！日本真的是有意要屠殺 kayo 的人…我媽說凡住在附近的人都下去了，我祖父母及三個哥哥都去了，我媽媽想到園裡獨自一人的媽媽，在那裡，因此騙日本人說我們去拿槍…。我們是真心誠意相信日本的話說要和平了，才下去的。幸好我媽媽很聰明，騙過日本才逃回來的媽媽說她逃出來跳入懸崖，都沒有傷，也沒有

被日本兵打中，碰！碰！碰！日本子彈都在身邊，就是沒有射中身體，真是幸運逃開…
kayo 社被日本兵用大火屠殺，這是我媽媽跟我講的。

莫那魯道被擊傷，不是頭部，我爸爸(Pengan Kumu)說他是擊傷莫那魯道的腳(kakay)，那是我爸爸射傷的，…kayo 社參加畢茨坦事件之一 Walang，他有四位小孩，本來日本要抱他丟掉到大甲溪急流或中淹死的，後來被 ulay Rima 我們的部落救回來了…。大人的罪過，不可泐及無辜小孩，然後交由沒有生育的 Tapas Ali 和 Yukan Hayung 夫婦撫養，我爸爸他們去把四個小孩接來之後，部落的人一直幫忙他們的生活，四個小孩可憐啊！Pengan Kumu 和 Walis Kumu 兄弟很會幫助照顧人…。

尤巴斯：Yaki(阿嬤)，您有聽說過 qalang Lbluki(來魯固部落)嗎？

Lawa：我不太清楚，好像是 kayo 人逃亡到那裡的，在 Pyasan 溪那邊，我爸爸也有說過，他們在那裡藏躲的，都是懸崖峭壁，易守難攻。爸爸說他們已經躲到最深山了…番人奇襲隊攻進去，都是被打敗回來的…是在劍山後面了。我媽媽說 Kayo 的人真的很慘，死的很多很多…slamaw 的人，是年青人很多很多被設宴擺酒誘殺而死的，…

Lawa：我媽媽的父親及三位哥哥都被燒死，我媽媽是最小的女孩，家人四位統統被燒死，那次日本的大屠殺，之後我媽變的呆痴傻瓜似的，她親眼目睹大火燒了他爸爸和三個哥哥，整個人變呆痴了。我媽和她媽媽躲藏到很深很裡面的山，敵人來搜尋找她們…我媽媽說剩下的不多了，大部份都被火燒死了…還好媽媽很聰明，逃亡也沒被日本兵擊中，跌倒也沒受傷，在峭壁上滑下去也無傷…我媽媽談論往事時，一面講一面哭泣…她的親戚都被燒死、阿姨、姑姑、伯父、叔叔、大哥哥、大姐姐，還有從小一起長大的玩伴，還有小弟弟小妹妹，統統都被大火燒死，一整個部落的人都被火燒死了，二百多個…所剩無幾了，就是現在的魔鬼島，舊佳陽對面的大平台啊…我媽媽她們躲在大平台往內山的深谷中，沒有煮飯夜裡就赤裸裸忍受寒風過去，她們不敢生火，我媽媽叫 Tapas Yayut…沒有剩多少了，只有園裡在很遠地方，沒有來的人，

才存活下來了。Kayo 社的人都在一大房屋內擠滿滿的，我媽也有擠進去…。

劉金生：中部地區日本理番過程中，Walis Kumu 和 Pengan Kumu 是響噹噹的人物…日本運用各種手段，務必將他們殺盡…。

Lawa：莫那魯道攻打我們部落時，男人們正好在高山上打獵，聽到山下槍聲，統統跑下山救援，下到部落時，我爸爸(Pengan Kumu)直接抄到敵人後方攔截莫那.魯道，大罵：「莫那.你們是狗嗎？怎麼無緣無故來攻擊我們，一點 gaga(gaga)都沒有，你出來！我們單挑，一對一的決鬥…」莫那傳來謾罵之聲：「Pengan 你這個死肯哈古兒！」頓時雙方槍聲大作，激戰一段時間之後，敵方傳來莫那.魯道吼聲：「Pegan 你贏了，你打傷我的腳…」莫那把他的槍高高舉起道：「這回你贏了，我們下回再戰…」他們立時就撤走了，我爸爸他們也沒有追襲，他們人多，部落死的人也很多，也趕緊退回部落，處理後事…。

尤巴斯：可以再請 yaki 阿嬤自己簡單介紹嗎？

Lawa：我的名字叫 Lawa,爸爸是 pengan Kumu, 大姐是 Tupay,其次是我，我有二位哥哥，大哥叫 Wilang，二哥是 silan，還有一位妹妹 Kung kung，真正名字叫 yayut，我爸爸生下五個小孩，二男三女…媽媽叫 Tapas Yayut…。

尤巴斯：你(劉金生)還有趕上祖父(Pengan Kumu)嗎？

劉金生：我祖父，我升中尉的時候，我給他掛二個槓，告訴他：yutas(阿公)，你看！我升中尉了」我把二條槓掛在他的帽子，他就嘻！嘻！高興起來，我從小很喜歡到阿姨這裡，我喜歡長者或老人…有一年我們陪老人家上山打獵，他吊到一隻幼熊，他要我們抓活的…我和陳和貴爸爸(Mekah Walis)抓住壓各一邊，對我說：「你是軍中來的你壓另一邊…」，熊很凶猛，二個人一下子被熊摔甩開，阿公一下子就壓住下來道：「你們算什麼男人…」把熊一手就一抓就制服住了。

尤巴斯：你有國語名字嗎？

Lawa: 劉桂美啊！民國 24 年 4 月 1 日，我爸爸他們的那一代，大伯是 Walis Kumu，二伯是 siyat kumu，我爸爸常稱他 Toci，老三是我爸爸 Pengan Kumu，女孩子也有三位，Tapas Kumu、Abay Kumu、Abay Kumu 就是嫁到雪山坑 sbqi(此勢群雙崎社頭目)，還有 Yaway Kumu 嫁。我(Lawa)有二位哥哥，大哥是 Wilang Pengan 在日本新兵訓練中心，日本兵叫他劈刺，第一次他並未用全力，日本兵叫他劈刺，刺他胸部，用力的刺呀！再一次！不用力就開槍斃了你，這一次他用全身力道劈刺，嘖！刺刀全部刺入日本兵胸膛，日本兵當場倒下去死了…我哥哥真可憐呢！日本兵全部圍攻上去用槍托敲打我哥哥全身…內傷極重，傷痕累累，日本說他自己跌倒的，我哥哥吐血骨頭斷裂都露出來了…訓練中心是在德芙蘭，就是要準備到南洋作戰的高砂義勇隊訓練…他們都不讓我爸爸知道實情，比令.蘇彥他們都不敢講，日本軍方警方全面封口不能洩出去，因為他們知道我爸爸…日方希望他早早死亡，我哥哥不敢(懼怕)告訴我爸爸，媽媽照顧他哥哥告訴我說：「Lawa 我骨骼都斷了，內臟都壞了…」我說：「Wilang 真的呢！你的胸膛都軟軟了…」不久哥哥就死了。因此我媽媽對日本人極為憎恨，我爸爸並不知道我哥哥是被日本兵打成重傷而死的，之後我爸爸也過逝了。日本投降離開了，最後比令.蘇彥才把事實真相公佈出來…當時事件發生，我爸爸知道了，他一定馬上去殺那些日本，一定去殺的，他不知道被隱瞞著。我媽媽真的很可憐，她爸爸兄弟被日本人用大火燒死，她的男孩也被日本人打死，能不恨日本人嗎？她真的很可憐，她在佳陽(Kayo)的所有親戚都被日本燒死打死，在玩笑歡樂場所中，她都無法笑出來…。我爸爸是個英雄豪傑(ngarux squliq ai yaba mu)人物。

尤巴斯：Walis Kumu 的後代有那些人嗎？

Lawa: Walis Kumu 的小孩 Hayung Walis 也死了，孫子很多最大的女兒是 Labi Walis 也死了，白清文的媽媽最大；對了！最大是 Mekah Walis，其次是 Labi，再其次是 Hayung，還有 Lawa 已經過逝了。Mekah 的小孩是陳和貴 kokici，Labi 的小孩是白清文。女孩還有 Tapas Mekan，謝進講的太太，還有 yungai Mekan，嫁到松茂胡長老，還有 Iwal Mekah 陳美花，嫁到美國。Walis Kumu 共有三位小孩，Mekah、Labi 以及 Hayung

等三人。Mekah Walis 的小孩是：Tapas、Yukih、Turay、kokici kapah(又稱 yungai)、Tlaw(陳豐盛)、Iwal(陳美花)等七位小孩。

尤巴斯：可否多講一些爸爸的事情？

Lawa：他把甘薯放在櫥櫃裡，我沒有福氣和爸爸一起用餐，那次應該是爸爸和我最後的用餐了…我看到爸爸在洗臉洗手，他已經把飯菜用好了…他沒有胃口，不想吃飯…他倚在桌子上沒有跌倒…「Lawa~」他在呼喚我，馬上回「喂！」，飛快奔到爸爸那裡扶著，爸爸說：「Lawa~我要回去了(Lawa~Musa Ku Iki!) 我說：「你要去那裡？」「sgaya ta la(再見囉!)」就這樣，爸爸就走(斷氣)了…那個時候我和二位友人在 Tmapus Pagai(搗米殼)，爸爸在屋內煮甘薯，爸爸說甘薯如果熟了我們一起用餐，我說「好」…當時我忙碌忘了一起去用餐…現在想起來我真的沒有福氣和爸爸吃最後的一餐…第一次、第二次叫我時我還反應不過來，最後一次呼叫「Lawa~」時，我才飛奔過去抱著爸爸問「怎麼了？」「你要去那裡？」「再見了~」，我也沒呼叫另外二位女，她們也跑來了問「妳爸爸怎了？」「不知道為什麼在咯！咯！咯！了」，我抱著爸爸，她們扶爸爸的腳扶到床上，那時爸爸已經斷氣走了…他大概八十幾歲走的，還很健壯，沒有生過病，一次都沒有…他喜歡喝酒，你不給他買酒會生氣的…爸在部落不會隨便罵人，對人慈祥愛護，他很會招待梨山地區來的親朋好友，給他們吃的飽飽的，還送很多食物…很慷慨，對我說：「Lawa 即使是妳不認識的陌生人，他們渴時給他們水喝，為他煮 ayang yahoo(野菜湯)給他們食物吃，因為出外人很可憐…爸爸常常這樣告訴我，「可憐，要給他們，吃的東西又不是什麼…不要吝嗇…要幫助人…」因此我也常常接待陌生人，請他們到家…即使只有 ayang yahoo(山菜湯)來招待都可以…。死掉時，我爸爸為什麼知道要回去的時間呢？大概有一個月的時間，他的話不一樣，他說：「mstobown 老故鄉朋友來訪，我叔叔、兄弟、親屬他們都來看我了…Lawa 請替他們準備餐煮飯，我的親屬親戚都來了…」「在那裡？」我問著，「都在這裡啊！」原來這是爸爸臨死前，他們先來等他，準備迎接爸爸回去…我那裡知道還以為是酒後的醉話，以為爸爸頭腦有點問題了，「你看那麼多的親戚從 mstobown(瑞岩)來的，Lawa 趕

緊給他們煮飯、那邊有很多醃肉、魚類、還有豬肉在這裡…拿給他們吃…」我自己都笑了，爸說不可以笑會失禮，他們專程來探望的，我說會給他們預備，爸說「好！好！」。我媽要走前也是那樣呢！三更半夜早上黃昏她都會呼喚我，清早她會清早叫我起來嘍！只有一次清早沒呼喚我，我偷偷看過去她在洗臉洗手，我走過去，媽摸著我手我的臉，我請她吃飯，媽媽嚼了半天，她是活到九十五歲走的，我問媽媽：「有什麼話要說嗎？怎麼嚼了那麼久」，「媽媽張開口看看，您是怎麼嚼的，媽妳的舌頭返回深處底部了，媽媽，您的舌頭怎麼會那樣…您是要走了嗎？」「是~Lawa」聲音非常微弱，「我本來打算三更半夜走的…我爸爸、媽媽、阿姨…所有的親戚，都在旁邊四周圍…我說先等我的 Lawa，不會先走的…」她這樣回答我，「所以我等你的」…我撥電話叫我妹妹恭恭他們趕快回來…「不要等啊！台北很遠的，您可以先走…」媽媽微弱聲音說：「好！好！」「媽媽，謝謝您等著我…如果三更半夜您走了，那你怎麼辦了呢？」「不會的他們都在等我，我都告訴爸爸媽媽，請他們稍等一會兒，…我一定等妳，跟妳交待話別我才會走…」我也是最後照顧媽媽走的，她把她的祖先，以前的事情都告訴我。爸爸生前我常常給他買酒喝，一瓶他就高興了，「我死了以後，Lawa，妳要給我酒」爸好像用玩笑的語氣對說「你怎麼喝？你已經死了，你怎麼來吃來喝酒呢？」爸說「妳要呼喚我(hai ku mlawa)，我要帶朋友前來，妳要先把瓶蓋打開，因為我無法打開，你切一塊豬肉放在那裡，妳就先去工作了，我們就會慢慢喝，妳要先叫(呼喚)我啊！」，我也半開玩笑的說：「您來了把房子東西都嘎啞！嘎啞！的敲響著，我不是會生病了嗎？」「不會！我又不是神經病來找吃的，妳為我預備了酒，叫我呼喚我，就會很高興過來看妳了，沒有豬肉沒有關係，帶酒來就好…記得酒的瓶蓋先打開…我有很多朋友會一齊帶過來…」，「您那來的朋友？」「很多家族的死去的親屬都是我朋友，很多呢？」，「好！我知道我會給您，但不要吓啞！吓啞！的來嚇啊！」「我又不是神經病，我會罵人嗎？不會的」…爸爸特別交待酒瓶蓋子一定要打開，他無法打開…酒放好就去工作了…。

尤巴斯：作戰的期間，您爸爸的戰友伙伴是那些人呢？

Lawa：爸爸同伴們在一起聊天時，會一起聊好像是七位呢！一同自南投逃亡的好像七位呢！我爸爸 Pengan、大哥 Walis、二哥 Siyat 三位，都是自己人，就是我爸爸三兄弟，還有 Yabu Hayung、Mekah Blyah(黃秀娥的爸爸) Yukan Hayung(尤勞的爸爸) Pihaw Ali 等七位，不是很多，都是自己人…就是他們七位和莫那.魯道番人奇襲隊作戰，utux 照顧我爸爸他們，沒有在那次戰鬥中戰死，莫那.魯道被擊傷，霧社那邊的頭目說：「哦！我被擊傷腳囉！Pengan Kumu 你贏了」，統統逃走退回去了，莫那.魯道如果沒有被我爸爸擊中，他們統統一定會碰！碰！繼續攻擊，他們槍多人多，日本給他們槍來打我們，幸好神憐憫我們；莫那.魯道如果沒有受傷，我們部落所有的人都會死光了，因為來襲的 Ktasiq 賽德克突擊隊非常多，utux 憐憫照顧我們…我爸爸說他擊傷了莫那.魯道的腳，「你贏了 Pengan~你擊中我的腳了」，莫那呼叫所有奇襲隊的隊員「撤退！撤退回去啦！我腳被擊傷了…」，我爸爸說他們把莫那.魯道揹著回去，他的同伴把他揹回去。

尤巴斯：Lepa 也有來攻擊突襲他們嗎？stobown 呢？

Lawa：沒有，stobown 是我爸爸自己的部落，他們都沒來。

爸爸在 stobwn 部落期間，日本相當討厭他，命令他去工作，他違抗日本命令，泰雅人去砍樹(要蓋房屋)，小孩都沒有飯吃了，所以爸爸的家族都不聽日本命令，去砍樹孩子怎麼辦?所以他們逃出來，就是那七位戰友的家屬統統一起逃出來，逃離日本魔掌，是日本派賽德克奇襲隊來追殺我們…我爸三兄弟、Yabu Hayung、Yukan Hayung、Siyat Hayung 三兄弟，再加上 Pihaw Ali、Mekah Blyah，總共是八個家，不是很多都是帶自己最親近的家人逃亡躲藏，來到大甲溪的 Ulay Rima。每次開會，我爸不多話講重點，沒廢話身材不高、健壯結實，圓圓的身體，粗壯結實作戰時，跳躍來去如飛，日本追不到，敵人打不到…。年紀雖然大了身體仍然硬綁綁，非常結實，爸爸非常慷慨好客…。

尤巴斯：你們是如何遷徙過來的？

Lawa：我是在 tunux Balong 出生，就是總統別館那裡，那是我們的部落…幾個月之後就遷到哈崙台。我們並沒有先到德芙蘭，日本把房屋都蓋好之後，我爸爸才下來的，遷徙下來時已經有蓋好的房舍，做好的水田，還有園地，我爸爸和伯父 Walis Kumu 一句話，日本就說好…日本曾經帶我們先到大道院，看是否適合居住，伯父和爸爸不肯，沒有水我們要吃什麼…他們喜歡哈崙台，有敵來襲時，後面有大山可躲藏，伯父 Walis 中意那裡，德芙蘭曾經在那裡耕作水田有水源，日本對他們說把哈崙台給烏來社的人，就是給我們…曾經在上谷關耕作的泰雅人，遷到 qalang slaq(上部落)，我們就接續過來耕種，我們遷到哈崙台之後，我們自己繼續努力開闢水田，土地都是大家分配好的，水管是鐵管，日本替我們拉的，水源充沛。哈崙台部落，位於麗陽軍區後面的平台，有日本派出所，再過去遠一點是公墓，光復後就是現在的哈崙台派出所了…部落在公墓後面大的平原上，很平…都還有舊址…現在已經有登山路，登到 maniuri，就是敵人如果來襲時，伯父 walis 他們退守躲藏敵人的場所，登山客喜歡到那裡遊覽…。政府有開闢登山客的路線，有一個登山客不知怎麼一回事就死在路上。我們水田與園裡距離很遠，所以就離開原來的部落到現在的十文溪部落了。舊部落很廣很寬地方很好，社區日本建的很美…只是搗米時路程遠，所以我們才離開的…在部落時已有公墓、很漂亮，現在都是樹林了。(Lawa Pengan 劉金生採訪文稿到止結束)

十、Lawa Hobing 有關畢茨坦事件口述

受訪人：吳愛妹 Lawa Hobing

年齡：

地點：台中市東勢區土牛豐勢路 90 巷 24 號

採訪人：尤巴斯瓦旦

拉瓦：我們老家是民佳陽（Kayo）的淹水區，大姐是 Sayun Hobing，其先生來

自 **Mstobown**，佳民青山底下烏來廬馬社。在達見曾經發生達見事件，又叫畢茨坦事件。去殺日本達盤駐在所的人中，有二位是我哥哥，原因是什麼，我都不知道，那時候我還沒出生，哥哥他們去殺日本人的時候，並沒有讓父親知道，我父親叫 **Hobing Nomin**（侯賓尤敏），日本就抓我父親...。

我曾經嫁給蘇阿金（瓦旦亞福），我們結婚在一起十年，他人很好，不會對我行暴力，祇因為我不生育，不會生小孩，他就告訴我他要取第號太太，我不肯，大約有半年，我陷入痛苦失眠，以後我要到那裡？我十六歲那年媽媽過逝，我爸爸是住在佳陽（**Kayo**）的人，大約是在我三歲的時候死的。

尤巴斯：那麼年輕就走了？真的啣？

拉瓦：是的，我告訴你有關我的人生，一生坎坷艱苦，說真的我是佳陽（**Kayo**）的人，就是舊佳陽（中橫公路站牌）站牌的底下，那是以前的老部落，德基水庫興建之後，溪水把部落掩沒掉了，那個部落就是我原先住的地方，我的家鄉。

（老老去煮開水，泡茶）

我有讀日本教育所，讀到六年級。說真的我是巷佳陽被水淹沒的舊部落的人，我的大姐到烏萊廬馬社的 **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我大姐叫沙雲保賓（**Sayu Hobing**），我姐姐很早就嫁給我姐夫，姐夫 **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來自南投縣仁愛鄉發祥 **Mstobown** 馬斯多普翁。姐姐結婚就住到烏來社，就是在青山的烏來麗馬，我姐夫他們是 **Mstobown**，我們是佳陽（**Kayo**），**Mekah Walis**（美卡 瓦力士）是英雄人物是頭目，他連日本人都不怕，就是陳和貴（**Kokici**）的父親，在日治時期是頭目，他都不怕日本人，能力很強，姐姐嫁過去時，他們住在烏來社，就是青山日本時期的理蕃道路青山的路上，大姐是 **Sayu Hobing**，老二老三都是男的，名字我不知道了，二個都是哥哥。二位哥哥告訴我們的爸爸（**Hobing Yumin**）說我們要去打獵，原來他們不是去狩獵，他們是去殺達見駐在所的日本人。二位哥哥告訴我們的爸爸，我可能還沒出生，哥哥說我們去追獵（**mesbu**），去獵動物，以前動物很多，原來他們去殺日本人，就是達見事件，日本不會記載德基事件，達見事件，他們去把駐在所

內所有的日本人和家屬都殺光，可能有遠因？或原因？我並不知道，當時我爸爸並不知道。

尤巴斯：你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拉瓦：Hobing Nomin 是爸爸的名字，哥哥他們（當時）對爸爸說讓我們去狩（追）獵，爸爸說可以啊，你們去啊！如果哥哥他們說是要去殺日本人時，爸爸不會准許的，爸爸會阻擋，因為當時我們泰雅人和日本人剛剛和解不打仗了。我哥哥他們叫什麼了呢？我不知道了，到底去多少人呢？二個三個四個？我二個哥哥還有另外一位，我也不知道，一共三位，好像是三位。達見發生事件時，會部都被殺，只有一位婦女躲進廁所，沒有被殺，泰雅人忽略了，沒有把電話線切斷，倖存的婦女就打電話到烏來社的日本駐民所說 Kayo（佳陽）的人屠殺了達見駐在所的人，Kayo（佳陽）的泰雅人出草殺人了，日本馬上連夜派大批警力來 Kayo（佳陽）部落抓人，他們強力抓我爸爸，認為是我爸爸聳恿孩子們去殺日本人的，我爸爸其實什麼都不知道，而是那二位哥哥自己的主意計劃。日本人抓住了我爸爸，把他網綁放在外面（屋外），不管風吹雨打就綁在外面不管，真的很可憐呢！只為了孩子的出草，又不是爸爸叫他們出草殺日本人，一直放在外面。活下來的人，有我媽媽，我二姐，哥哥，哥哥有去參加當日日本兵，也死在南洋，沒有回來了，哥哥名字叫 Yawi Hobing（雅衛侯賓）。事件發生之後，我姐夫 Mekah walis 剛好在烏來駐在所。我父親是 Hobing Nomin。我姐夫 Mekah walis 知道岳父和小孩他們殺了日本人，日本叫他到烏來駐在所。日本人以為是我爸爸叫孩子去殺（日本人）的，而事實上是我哥哥他們自己心裡要去殺的，聽說去殺的共有三位年輕人。我爸爸被抓了以後，日本警察很快的從東勢上來，除了我爸爸被抓，還有一位也被抓，就是 Suyan Walang 兄弟的爸爸，叫 Walang Noraw 二位被抓，日本人打算把他們帶到東勢，用電椅處死刑。他們把我爸爸他們二人綁起來，一個日本人在後面牽住，擔心我爸爸他們逃走，Walang Noraw 在前，我爸爸在後面，日本一共是四位，都互相被綁住，這樣泰雅人逃也無法了。後面還有多位日本人持槍，以防萬一這些泰雅人會發生狀況，就當場射殺擊斃。

我爸爸和另外一位互相用泰雅語講話，我爸爸說：「Walang，我們這回下去，日本人一定會把我們處死，我看我們帶他們赴死吧」他們選一個最高最陡的大峭壁，我知道那個大峭壁，但是名字我忘記了。那個時候路有通，Yungai Uking 的爸爸和我爸爸是兄弟，她已經過逝了，她爸爸和我爸爸是兄弟，UKing Nomin 和 Hobing Nomin，他們被抓就綑綁帶到東勢，我爸爸在前，日本警察在後，Walang 和我爸爸互相講話，我爸爸說：「我們帶他們（日本警察）去自殺帶他們去死吧，我們只要下去就會被處死，用電椅電死，好走到大峭壁，我大聲喊之後就跳崖下去」，我爸爸大聲呼喚就帶二個日本人跳躍大峭壁，Walang 也同時帶二位日本人跳下去赴死。那次的事件（畢茨坦事件）日本人有把日本人的屍體收回去，我爸爸和 Walang 就沒有人收屍就埋在那裡了，日本人就發佈達見事件，Hobing Nomin 的小孩和 Walang Noraw 等五人在達見駐在所殺日本人，我的哥哥兩位其他三位等，日本警察命令 Kayo 社 Kiyai 社總動員去搜尋，他們（日本警察）和二個社的泰雅人全部出動，全面搜山，最後發現他們在高山上一個大平台。三位，就是達見對面山上。日本有望眼鏡，看到三位在高山平台上瞭望，他們大概也明白日本人會全面搜山尋找，殺了日本人，日本人當然會互相聯絡上山找。日本動員 Kayo 社泰雅人上山，泰雅人是不得已的，找到之後雙方開槍激戰，我爸爸他們先開槍射日本警察的，但沒有射中那些跟日本人去的部落族人，日本警察強迫命令族人槍射擊，砰！砰！砰！有一位日本人被三人擊斃，日本再命令繼續開槍，砰！砰！砰！三位同時間被擊斃，被丟棄在平台，暴屍荒野，無人敢去收屍，日本會殺。我爸爸被抓，大哥也沒有了，二位哥哥戰死在平台，親戚鄰舍都不敢，因為日本警察會殺，日本警察都帶槍等候埋伏，在高山上，有人來收屍就開槍，因此三位就這樣暴屍山野。達見事件沒有霧社事件大，因此沒有大篇幅報導，很少人知道。我爸爸死的時候，我大約是三歲，我出生於昭和五年四月一日，中華民國是民國十九年四月一日。事件發生之後我姐夫來接我們，陳和貴的爸爸 MakaX Walis 來接我們，我爸爸 Hobing Nomin 和 Walang Noraw 跳入峭壁死了之後，我大姐 Sayun Hobing 的先生，我的姐夫覺得我們太可憐了，我媽媽已經年紀大，沒有男人照顧，小孩又都幼小，就去拜託日本人讓他去接(允許他接)我們到他那裡，日本允許我們這一家(Hobing

家人)和 Walang Noraw 家人都跟著我姐夫到烏來社(烏來廬馬社)去。Walang Noraw 的小孩是 Hayung、Cili、Yakaw 以及 Suyan 等四位，Hayung Walang 和我哥哥 Yawi Hobing 有去南洋新基內亞當日本兵。日本人和幾位 Kayo 的人本來打算要把 Hoyung Walang 和 Yawi Hobing 二位小孩帶到大甲溪去淹死，帶到深水激流之處，他們真的要淹死呢！那個時候 Yungai UKing 的丈夫 Walis Temu 和 Besu Nomin 趕過來拯救他們，要淹死他們的好像是 Takun Lawpaw、Wilang Nabu、Maray CireK 三位以及多名日本人。阻反對溺水的還有周吉德的祖父 Lbak Watan，(周之父為 Yabu Lbak)。我姐夫向日本保證，以自己和人頭保證，保我全家和 Walang Noraw 的小孩(Hayung、Cili、Yakaw、Suyan)安全搬到烏來社，Walang 的小孩全部由 Yukan Hayung 領養，因為妻子 Tapas Ali 不生育。我這家到烏來社住的包括：我媽媽、二姐 Kusong、二位已逝的姐姐，其次是我，另外還有我外祖母，大約是六位姐夫帶我們到烏來社，再到哈崙台，包括我媽媽、媽媽的媽媽，Yawi、Kusong 二位姐姐及我，一共七位。我們沒有住烏來社，大約我三歲，姐來接我們，就直接住到哈崙台，Kayo 人 Yukan Hayung 夫婦也是我姐夫保他們到哈崙台的。Yukan Hayung 的太太是 Tapas Ali，他們沒有小孩，就領養 Walang 的四個子孩。

我媽媽名叫 Ciwas Lawa，Kayo 人，賴家的，賴鴻憲爸爸的媽媽和我媽媽是姐妹，我們自己是一家人；或者是鴻憲媽媽的爸爸是我媽媽的兄弟姐妹。

UKing Nomin：賴鴻憲媽媽的爸或鴻憲爸爸的媽媽

Hobing Nomin：是 Lawa（受訪人）的爸爸

LawaPengan 的媽媽 Yayut Tapas 的媽媽與 Lawa Hobing 的媽媽

Ciwas Lawa 的媽媽是姐妹

我父親 Hobing Nomin→Yumin Prayan

UKing Nomin→Yumin Prayan

這些人曾經住在 Lelukus 深山中

有一天頭戴紅色圓盤帽的日本人，叫所有 Kayo 的人來，來吃豐盛的食物，有蓬

來米做的飯，有煮豬肉，日本鱒魚，還有日本清酒。Kayo 的人統統都來，藏在高山深山的統統都出來下來了，他們在大平台上統統都醉了，有一位婦女說我媽媽還在深山中，我先上去接我媽媽，也告訴那裡更多的泰雅人（Kayo 的人）一起下來吃，她看出日本心懷不軌有陰謀，很危險，她的媽媽一個人在高山上，她騙日本人說高深山還有很多人，我去叫他們下來，日本人說好！好！拿槍跟這位婦女一起上去，這位婦女突然跑！跳到危險亂石危崖，日本人開槍都打不到她，她拼命跑到年老的媽媽那裡，她回頭往下看，部落上空燒沖天，整個部落都在火海中，燒死相當多人。Lawa Pengan 媽媽的媽媽與我媽媽的媽媽是姐妹，都是 Kayo 人，Pengan Kumu、Walis Kumu、Toci Kumu 三兄弟來自 Mstbown（瑞岩），都是英雄人物，都很強，曾經和莫那魯道打過仗，並不怕他們，也讓莫那他們吃過癩，馬力巴還有霧社群都曾經跟烏來社的 Walis Kumu 他們對戰作戰過，日本人打不贏 Walis Kumu 他們，就派賽德克族莫那魯道奇襲隊去攻打烏來盧馬社，還是沒有把他們打下來。霧社事件是昭和五年，正好我出生。我媽叫 Ciwas Lawa，祖叫 Lawa Ciwas、曾祖母 Ciwas Lawa，我們來到哈崙台時，祖母他跟我們一起來哈崙台，她死在哈崙台。畢茨坦事件就是達見事件。UKing Nomin 是賴鴻憲媽媽的爸爸，他和我爸爸 Hobing 的親兄弟，他們 Kayo 社很勇猛的人 那時候還太年輕。

Ktasig（Seedig）說 Walis Kumu 三兄弟是最勇猛剽悍的人，他們無論搶攻過橋攻擊，始終打不贏這三兄弟，奇襲隊衝向橋要打過去，却一個一個掉到橋下，都被三兄弟打死，真的英雄。我有聽說 Kayo 社有三位很壞的人，一直要日本人抓我爸爸和 Walang Noraw，這三位就是 Takun Lawpaw、Wilang Nabu 和 Maray Cirek 等三位。我們這一家從 KaYo 來到哈崙台的人是：我、我媽媽、祖母、某一位阿姨、祖母再婚夫 Takun Habik，我哥哥，我二姐 Kusunghg 等一共七位。Lawa Pengan 的媽媽叫 Yayut Tapas，祖母和我媽媽的媽媽 Lawa Ciwas（我祖母）是姐妹。跳入大峭壁的人是 Hobing Nomin 和 Walang Noraw 二位，也可能是三位我不清楚了，他們抱著日本人跳大峭壁懸崖，其他日旦警察開槍都沒有用了，他們知道日本人帶他們去城市之後就會嚴刑凌辱，用電來電死，所以決心赴死比較好。我的兄弟姐妹是 Sayun、男、男、Yawi、

Kusung、我、Kusun 和我中間還有二位，我最小。

我們在 Harong 社區的住家，第一個是 Mekah Bliyah，一共有兩列，左排與右排，中間是慢慢爬坡石梯的寬走道。右列的第一家是 Mekah Bliyah，往上第二家是 Yumin Hayung，妻子為 Yawai Nomin，第三家 Yukan Hayung，妻子為 Tapas Ali，沒有生育，他們領養 Cili walang、Yakaw Walang、Hayung Walang（有去當日本兵），還有最小的弟弟 Suyan Walang，這四個兄弟都是 Yukan Hayung 領養照顧的，太太是 Tapas Ali，因為他們沒有孩子。第三家是 Yabu Huyung，是蘇阿金 Watan 的爸爸，Watan 就是我的前夫。

尤巴斯：這位 Hayung 到底是誰？

拉瓦：Yabu Hayung 這位 Hayung 我忘記他是誰了，Hayung Nomin 嗎？...第五家是 Pihaw，女兒是 Kagaw Pihaw，第六間是 Mekah Walis，就是我的姐夫，陳和貴的爸爸。其次大馬路的左列家庭，第是 Siyat Hayung，他的手肘不好，他是 Watan 爸爸的哥哥，他的妻子為 Ipay，小孩就是 Pakaw，他的前妻為 Buku Nomin，Ipay 是第二任妻子。Hayung Nomin 有三個小孩，Siyat Hayung、Yabu Hayung、Yukan Hayung，Siyat Hayung 的小孩就是 Pakaw（詹金和），Yabu Hayung 小孩就是蘇阿金 Yabu Hayung 兄弟，Yukan Hayung 的小孩就是蘇阿連 Yuraw。第二家是 Cili Walang，他有四兄弟，就是 Hayung、Cili、Yakaw、Suyan，Suyan 是我（Lawa Hobing）的同學。Toci Kumu 之子為 Basi，可能先走了，我怎麼不知道他住那裡。第三家（間）是 Payas Bukaw，就是林文生的爸爸，第四間是我的家，就是我媽媽的家，我媽媽叫（Ciwas Lawa，從母我叫 Law Ciwas，那個時候我還很小。）第五間 Kawas Nabu，就是我家上面，他是從環山來的，他的後代就是 Yawi 劉金生，小孩有 Silan Kawas 和 Yawi Kaula（劉金生）還有其他的二位。Kawas Nabu 的太太是 Miciko 生產 Habaw Kawas 之後，去山上時失蹤，再也找不到了，他們夫婦也是我姐夫 Mekax Walis 接回烏來盧馬社的，之後再娶 Tupay Pengan。第五間是 Yukan Bawlung，也是 Yabu Hayung 的兄弟他是用

母姓的，Bawlong 可能是媽媽吧。再下一間，就是第六間是 Pengan Kumu，就 Lawa Pengan 的爸爸。最後一間最上面，就是 Walis Kumu，就是 Hayung Walis 他們，Walis Kumu 的孫子孫女就很多了，一位是 Labi walis，Taciro 的媽媽，嫁到環山，Taciro 就是白清文啊！Hayung Walis 的姐姐 Lawa Walis，都是兄弟姐妹，Makax 是老大，共四位。在 Harong 社共有十四間，林誠牧師次男林照最像 Makax Bliyah，我都叫他 Makax，林誠的太太 Aking Kopat，其父為 Makax Bliyah，其母為 Kopat Tawlk，陳德祥的爸爸和 Kopat Tawluk 是兄妹（或姐弟），當過警察。Pengan Kumu 的小孩為 Wilang、Silan、Tupay、KongKong 等四位。

尤巴斯：還記得 Mkharongo 人常出去對日或 Ktasig 作戰的嗎？英雄？

拉瓦：就是三位 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 這三位就是英雄人物。日本派 Ktasig 人就是從霧社來的，日本命令這些霧社來的去攻擊 Walis Kumu、Pengan Kumu 及 Toci Kumu，他們說這三位都很厲害很強。番人奇襲隊過橋時，他們在那裡等候埋伏，在那裡射殺了很多敵人，來一個射殺一位。他們的槍是殺了一個日本人，就有一隻槍了，他們本來沒有的，先用箭射，就搶他的槍和子彈，以前傳統的泰雅人並不笨，他們常利用峽谷無處可躲之處，上面放大石頭巨木，滾下去壓死日本人的，泰雅人作戰是很有智慧。

尤巴斯：有聽過 Takun Lawpaw 嗎？

拉瓦：是 Kayo 人啊，聽說他本人很暴躁很壞，他們二兄弟都很壞，就是 Takun Lawpaw 和 Yabu Lawpaw。等我懂事的時候，知道要淹死我哥哥的時候，前去搭救的人是 Walis Temu 和 Besu...Besu Nomin，那時候他們要淹死我哥哥和 Hayung Walang，二位同時都去南洋作戰，也都死在南洋，Hayung Walang 就是 Cili Walang 的哥哥，被 Walis Temu 和 Besu Nomin 拯救的二位小孩就是 Hayung Walang 和 Yawi Hobing，到南洋參加大東亞戰爭就再也沒有回來了。Cili Walang 是參加保衛台灣的日本海軍，守衛台灣。前面二位是做自願兵到南洋作戰的，到新幾內亞，死在那裡。林講文、蘇

阿金、陳文筆都有去南洋作戰，Watan 說他有在南洋的新幾內亞看（遇）過我哥哥。我大約十二歲就訂婚，我還很小，根本什麼都不懂，是大人講好的，女孩不喜歡也沒有辦法，以前總是那樣的。聽說有一位 Pyanan（南山）的人，那位女孩被強迫要嫁一位男人，他並不是這位女孩心意的那一位，是父母喜歡的，最後這位女孩在穀倉之下上吊自殺，現在的時代很好了，可以自由選擇戀愛了。訂婚之後，我的未婚夫 Watan Nabu 去南洋作戰，大約四年之後出現回來了，大約我十六歲就結婚了。

尤巴斯：那些被日本焚燒的人，不知道有多慘呢？

拉瓦：就是 Kayo 社被日本軍警燒的，Lawa Pengan 比較知道。那個時候日本人都是戴紅色圓盤帽子，是紅色的，非常多的泰雅人被日本人聚集起來。在平台的地方，日本在那裡招手呼喚：「來啊～來啊～，你們統統都來，來吃豐盛的餐飲，有白白的蓬萊米飯、豬肉、日本清酒，叫部落人下去吃，儘量享受。」有一位婦女想辦法挑出去，她就對日本警察說我去叫部落的人來吃，還有很多還在山上，使他們下來一起吃，日本高興的說好！好！你去你去！日本人還拿著槍跟著過去，擔心小女孩騙他逃走。日本人跟著，老婦女就在懸崖地方，拿出最大的熊心勇氣跳落下去，砰！砰！砰！日本子彈都射在身旁岩石，就是沒有射到老婦女，這位婦女死命逃回家，就是要去老媽媽那裡，告訴媽媽說：「媽媽我回來了，我們的族人都沒有了，族人和房屋都被日本燒光了」，被燒的人相當多，却逃不出來了，都醉了，被日本灌醉。都沒有了，都被日本燒光，很多呢～都被日本灌，無法逃出來，都被燒死了。日本準備很多的食物，有豬肉、米飯、酒，統統都來，都來吃...，什麼樣的原因？不知道呢！

Pengan Kumu 有男孩 Wilang 和 Silan，Wilang 和 Silan 都是被日本軍人虐殺死的，只剩下三位女兒 Tupay、Lawa 以及 KongKong，Tupay 是我讀番童教育所的同學。我從三歲起到今天的八十五歲，經歷非常多的事情。

Payas Bukaw 是林文生的爸爸，當過警察，那時我們已經由哈崙台部落遷到十文溪了；Yukan Bawlung 的小孩是蘇阿連 Yuraw 老實忠厚，媽媽叫 Yuma Watan，來自松鶴 Galang Slag，Yukan Bawlung 是很好的人，雖然喝醉但可愛不發酒瘋，不會罵人。

Yuraw 的太太還活著，叫 Kagaw Pihaw，爸爸是 Pihaw Ali 是 Siyat Hayung Pakaw 的爸爸，手肘故障，好像是上山打獵時被山豬咬傷的。

尤巴斯：你的兄弟姐妹是...？

拉瓦：如今只剩下一個我了，都過逝了，我沒有生孩子。我的家人都是姐夫把我們接到烏來社，否則我們都會在新佳陽。我們由烏來社搬遷哈崙台時，我大約是三歲，我都沒有見過爸爸，長的如何都不知道。張信義的爸爸也是 Pengan Kumu 的兄弟姐妹之一，媽媽從霧社叫 Sabong。Walis Kumu、Pengan Kumu、Toci kumu 三兄弟以及 Yawai Kumu 和 Tapas Kumu。Yawai Kumu 嫁給張信義的爸爸 Buyung Nawi，他非常帥，當過警察，頭腦好又帥。嫁給，又看上別的男人，結果耳朵被切下來懲罰，紅杏出牆，她和情夫私奔到園裡，Pengan Kumu 知道妹妹紅杏出牆，他就直到園裡，配著刀趁著黑夜到工寮怒吼「出來」，男孩從窗戶逃出去，女孩怎麼逃？怕的要命了，Pengan 進入切掉了妹妹 Tapas 的耳朵，之後她一直用布包住頭耳，女孩 Yungay 嫁到南勢也死了。Yawai Kumu 的小孩就是張信義兄弟，林文生的媽媽是 AKing Nawi，Cili 的太太是 Kagaw Nawi，都是 Yawai Kumu 的小孩，Yawai Kumu 的男孩是 Buyung Nawi。

Buyung Nawi→小孩為張信義兄弟

AKing Nawi→小孩為林文生兄弟

Kagaw Nawi→的太太，只有一位女孩，嫁給外省，住台中

Pihaw Ali 的小孩為 Suyan Pihaw 蔡阿財，女兒 Kagaw Pihaw，Kagaw Pihaw 嫁給 YuKan Bawlung，現已在醫院中風。

尤巴斯：如果我去時，我要去找誰？

拉瓦：去 Kayo 找鴻憲啊！Wilang 也還健在，鴻憲媽媽拉瓦 (Lawa)，叫 Lawa Nabu，住台中市，生過大病，外勞在看顧，她是我唯一的親戚了，她爸爸 Yabu。新佳陽找鴻憲，那裡還有幾位耆老，黃輝榮，舊佳陽也當有女的耆老。(訪談結束)

